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复仇的女神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第一章 序曲

玛柏儿小姐习惯在下午，看第二份报。每天早上，有两份报送到她家里。如果头一份能准时送到的话，她会在吃早点时读它。送报童很不一定，不是换了个新人，就是临时找人代送。报童对送报的路径，各有各的做法。这也许是送报太单调了的缘故。但定报的人，总是习惯看一早送到的报纸，以便在搭车去上班前，可以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；报纸如果送晚了，他们不免就烦恼，但宁静地安居在圣玛丽梅德的中年和老年的太太们，常喜欢在餐桌上，看报纸上的新闻。

这天，玛柏儿小姐完全被这份日报前页上的几行标题吸引住了；她戏称之为“每天的万花筒”，事实上，这句话有点讽刺意味。她订阅的这份报纸——每日新闻报，由于社长的更动，对她自己和友人们，带来了莫大的烦恼。现在占去大幅版面的，全是男士们的服装、妇女们的时装、女性的化妆美容、儿童们的比赛、妇女投书等诸如此类的文章，而有价值的新闻全被隐藏在前一页，和一些不易看到的角落。玛柏儿是个有点旧派的女人，认为报纸就是报纸，是给人们看新闻的。所以对于版面的变化，有点不敢苟同。

吃过午餐，睡了二十分钟之后，背部患风湿痛的玛柏儿小姐，坐在一张特制的靠背扶手椅上，翻开了《时代日报》。这份报纸适合在闲暇时熟读，但它的风格也不象往日那样平实了。更糟的是，有时你甚至看不到任何新闻。今天她没去看前页，只匆匆浏览了一下其他的消息，其中没有让人感兴趣的特殊文章。在报上，只有两页附有详细说明，到卡帕尼旅游的文章；比往日刊载在更显著位置上的体育消息；法院通告和讣闻似乎更中规中矩、按格式地被刊登。而那些曾首先引起玛柏儿注意的出生、婚姻和其他的专题报道由原来的显著位置，已转移到不同的部分，尤其近来，玛柏儿注意到，它们几乎一成不变地全以充数填空的身份被登在报纸的末页了。

这天，玛柏儿先大略看一下前页的大新闻。对于这些报道，她并没有花很多时间，因为在早上，她已看过了同样的新闻。她再继续浏览目录、杂文、评论、科学、体育；然后按她平时的做法，在翻过报纸，迅速看过出生、婚姻和丧事的消息后，再翻到通讯栏上，在这里，她几乎常能看到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；接着，她再看法院的公告，在这页上，她也可以看到今天拍卖场的消息。一些科学上的短文，也经常刊载在此处，但她并不想读它，因为这对她没什么意义。

象往常般地翻过了报纸，玛柏儿沉思着：“这真可悲，但今日，人们却只对死亡有兴趣！”有人生了孩子，可是那些人，玛柏儿甚至连他们的名字，也不可能知道呢。但如果有一栏说到婴孩，并注明是孙儿女的话，就有令人愉快的有些认识机会了。有时，她自己也会在想：“玛莉有第三个孙女了！”但即使是如此，也不可能让她有更亲近的关系。

她轻松地看着婚姻启事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因为她老朋友的子女们，大多数在几年前全已成了家。她再看看丧事一栏，并给予相当程度的注意。她仔细地看了一遍，赫然出现了“拉斐尔”这个名字。拉斐尔？有些思潮被勾起来了。这名字好熟悉啊！

玛柏儿放下报纸，再瞥视了一眼，她觉到迷惑似的记起来，怎么会熟悉拉斐尔这个名字的。

“我想起来了。”她说：“就是这样。”

她望着窗外的花园，转开视线，打算不去想这园中的情景。修剪花木是她最喜爱的事情，也是她最大的喜悦。是这许多年来，她所最认真从事的一件工作。现在呢，由于医生们的大惊小怪，她被禁止做花园里的工作了。有一次她曾想和这禁条抗争，可是结果，还是乖乖地接受医生们的忠告，屈服了。她将椅子，移动了一下，好让自己不容易看到那所花园——除非园中有真能引起她兴趣的事情。

她叹口气，拿起编制衣物的袋子，取出仍在编制的小孩毛衣。这件衣服的背部和胸部全已织好。现在她要继续编织袖管了。袖管编织起来，是最令人讨厌的。两只袖管全是一样，都怪令人讨厌的。漂亮的粉红色毛线。啊！编织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不错，和她在报上刚看到的那名字，倒真巧合呢。粉红色毛衣、蓝色的海洋、加勒比海、沙质的海滩、暖和的阳光；噢！当然，还有拉斐尔先生。

她回想到那次到加勒比海圣荷诺岛的旅行，侄儿雷蒙的款待；还有她那位侄媳妇裘安。

“珍妮姑妈，别再去多事啦！和任何的谋杀事件扯上关系，对你并没有什么益处啊！”

唉！她也并不想同任何的谋杀事件扯上关系。不过，总是会凑巧地碰上。那次，也是因为一个戴着一只玻璃眼镜、上了年纪的市长，一定要告诉她一些冗长又令人厌烦的故事。可怜的市长！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她一时想不起来了。拉斐尔先生和他的秘书，华尔透女士，是的，她叫依谢华尔透。还有他的随侍保健员佳克逊。她全想起来了。呃！

可怜的拉斐尔先生。拉斐尔先生故世啦。在好久以前他就知道自己快死了。事实上他也曾对她这么说过。不过，他似乎比医生所预料的，还活得久一些。他是个强者，一个固执的人，也是一名富翁。

玛柏儿沉浸在思潮里，针织有条不紊地动个不停，可是她的脑筋，并没完全放在编织上面。她在想死去的拉斐尔，想起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他真是个人难忘的一个人。

她能很清楚地记起他的声音笑貌。是的，一个有坚定意志的人，难以接近，又容易动辄发怒，有时甚至很粗鲁。但没有人会对他的粗鲁不满。他的富有，使人们对他的粗鲁，不敢有不满。的确，他非常富有，有秘书、保健人员等随侍在旁。如果有了这些人，也许他不可能从事这些频繁的交际应酬。

那名随侍的护士，是个奇怪的人物。有时拉斐尔对他很粗暴，但他似乎从不计较，这或许是拉斐尔很富有的原故吧！

“旁的人付的钱，没能有我给的一半。”拉斐尔说：“他很清楚这点。不过，凭心而论，他的工作做得也还不错。”

玛柏儿在奇怪，是佳克逊？或是约翰逊仍继续为拉斐尔服务。再继续服侍一年？或一年三四个月。她又想这不大可能，拉斐尔是个喜欢变化的人。常常会厌烦某些人，讨厌他们的做法，看厌了他们的脸，听厌了他们的声音。

玛柏儿了解他的心理。因为有时候她也有这种感觉——对于那个声音有点象鹧鸪叫、容貌美丽、殷勤，但又狂妄的女人。

“唉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多么美好的改变啊！自从——”啊，天呀，她忘掉那人的名字了。是雪柏小姐吗？不，不是毕雪柏小姐。当然不是。为什么她要想到“雪柏”这个名字呢？哦，天啊，要记起一个人的名字是多难啊！

她又想到拉斐尔的保健员。啊！对了，不是叫约翰逊，是叫佳克逊——

瑟佳克逊。

“噢，天啊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老把名字搞错了。当然我想到的是奈特小姐，不是那个雪柏小姐。我为什么老把她们想错呢？”她得到答案了。原来她们两人长得很象。

“不过，真的，她不是欺骗任何人的那种人。拉斐尔先生的那个漂亮秘书，依谢华尔透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继承了拉斐尔先生的一些遗产？她有可能得到一份遗赠呢。”

她想起，拉斐尔曾告诉过她的那些事情，啊，天哪！当你确实的想起，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情，“依谢华尔透”这个名字就令人觉得很不舒服。她是个寡妇，可不是吗？玛柏儿希望依谢再嫁一个和气、亲切、可靠的男人。这似乎有点不大可能。她在想，依谢怎么老是嫁错人，这真是一件怪事。

她怎么说好呢？

玛柏儿又想到拉斐尔。报上说，没有人送花圈，她自己也没想到要送花圈给拉斐尔。

其实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他甚至能够购下全英国的花圈。无论怎样，她和拉斐尔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亲密到送花圈的地步。他们不是朋友，或有某种感情。她应该怎么称呼这种关系呢？盟友。是的，他们曾做过短暂时间的盟友，共有一段让人兴奋的时日。而他是个有价值的盟友。关于这点，当她在加勒比海度过了一个阴暗、闷热的夜晚时，她就明白了。她又想起了她将那件粉红色绒毛围巾环围在她的头上，而拉斐尔望着她那副模样大笑的情景，后来当她说出了一个字，他停住了笑，遵从她的请求，做了。“唉！”玛柏儿叹口气，她不得不承认，那一切是多么令人兴奋啊！她从没把这件事，告诉她的侄儿，或是可爱的裘安，因为这毕竟是他们叫她不要做的事。她自言自语：“可怜的拉斐尔先生，我希望他去世前没有遭到痛苦。”

这或许是可能的，也或许医生们用了止痛药，阻止和减轻了死亡的痛苦。在加勒比海的那几个星期里，他受尽了痛苦，可以说是天天在痛苦之中。但他不愧是个勇敢的人，什么都忍耐了。

一个勇敢的人，如今却死了，她真难过。虽然他上了年纪，又是个病人，但这世界好象因为他的死去，而失去了什么，她无法形容这种感觉，在事业上，他无情、粗暴、压制和具侵犯性，是一个英勇的攻击者。但却是一个好朋友。他心地仁慈却从不在表面上露出。是一个她愿意赞美和敬重的人。唉！她真难过他逝去；希望他死得很平静。

无疑的，他将会被火化，安葬在某处宽大、美观的大理石拱形圆顶墓穴里。关于他，她甚至不清楚，他有没有结过婚。他也从未谈起过是否有妻子。她怀疑他是个孤独的人？或是他生活得很充实，根本没时间感到孤独？

那天下午，她在那里坐了好长的一段时间，想着一些有关拉斐尔的事。自从她回到英国后，她再没见过他，也从没希望再见他。让人奇怪的是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她总觉得和他的联络仍然持续着。但如果他想接近或建议他们再见面，她会是一种束缚的关系，而此种关系是基于他们曾共同救过一个人的性命，或是一些旁的束缚。

“当然罗！”玛柏儿说。她对孕育在自己脑子里的一个想法吃惊了。“我们当中可能有一种无情的束缚吗？”她，珍妮玛柏儿曾如此无情过吗？“这点我以前想都没想过。

我认为，我可能是无情的人呢！”玛柏儿在自言自语。

门打开了，有个乌黑、卷发的头伸了进来。那是秀蕾，照顾她的人。

“你是叫我吗？”秀蕾问。

“我对自己说话呢！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正在想，我这人是不是很无情。”

“甚么？你吗？”秀蕾说：“绝不会！你天性仁慈。”

“都一样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认为，如果我有正当理由，也许会很无情。”

“所谓的正当理由是指什么？”

“公正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我必须说，你遇到小葛蕾霍蒲金斯，就很无情了。”秀蕾说：“就象那天，你抓到他在折磨那头猫时的态度，别人看到了绝不会知道你有这么仁慈的时候！那天，你竟然把他吓呆了。我想，他永不会忘记这件事情。”

“我希望他不会再折磨任何一头猫了。”

“哈！当你不在时他一定会再做那种事。”秀蕾说：“其实我还是不完全相信，有没有旁的孩子被吓怕了。看到你披上羊毛围巾，织着你那漂亮衣裳时，任何人都会认为，你温顺得象只羔羊呢。可是如果你受到刺激时，举止可真象是一头狮子呢。”

玛柏儿的表情看起来有点迷惑的样子。她不太清楚秀蕾现在派给她扮演的角色。她沉浸在回忆里了。

那晚，她带着逐渐升起的怒气，沿着花园慢慢地走过去，她又开始思考了。可能是因为看到了金鱼草，让她勾起了回忆。真是的，她一再地对着乔奇说，她只想要硫磺色的玄参，不是那种有点丑陋、花匠们喜欢的紫色调。

“硫磺黄色。”她大声说。

在靠近小径篱笆的另一边，有人走过她的屋子，转过头说：“对不起？你在说什么吗？”

“我在自言自语呢！”玛柏儿说，转过头望着栏杆。

在圣玛丽梅德的大多数人，她全认识，可是这人她没见过。这是个穿着陈旧，但很整洁的苏格兰呢裙子和一双乡下鞋子的矮胖女人。她的上身套着一件翡翠色套头绒线衫和一条羊毛织的围巾。

“我觉得一个人象我这年纪多少会有些成就。”玛柏儿接着说。

“你在此地有一座美丽的花园呢。”那个女人说。

“现在不行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当初我可以自己照料时——”

“哦，我懂。我明了你的感觉。我差点也以为你是她们中的一个，很抱歉！我对她们有许多不同的称呼——大多数很粗鲁无理——那些老家伙说，她们很懂得园艺的事。而事实上，有些事她们懂，有些她们一点也不知道。她们跑来，喝喝茶，拔一点杂草。她们之中有些人很好，但全一样，会使人忍不住发起脾气。”接着她补充说：“我可是个对园艺有相当热心的园丁哟！”

“你住在这里吗？”玛柏儿感兴趣地问。

“噢，我寄居在海斯汀太太那里。我好象听过她说起你。你是不是玛柏儿小姐？”

“哦，是的。”

“我一向担任园丁兼伴护的工作。我叫巴瑞脱。你可以叫我巴瑞脱小姐。我喜欢草木植物和诸如此类的东西。当然我也做一些临时的工作。诸如购物呀这类的事情。无论如何，如果你园里需要人的话，我可以替你工作一两个小时，也许比你现在能找到的家伙更让你满意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最喜爱花。对木本植物不太有兴趣。”

“我替海斯汀太太种些木本植物。既没兴趣，又不得不做。呃，我要继续工作去了。”她将玛柏儿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，好象要把她牢记在心一样，然后高兴地点头走掉了。

海斯汀太太？玛柏儿记不起任何有关她的事了。当然，这位海斯汀太太，一定不是个老朋友，也绝不会是一个热心园艺的知己。啊！对了！她可能是住在给不勒他路尽头新建屋的人，去年曾有几户人家搬进去了！玛柏儿皱着眉，烦恼地再看一下金鱼草，和其它的几处杂草，她真想用大剪子减掉其中一两株茂密的树枝，她终于叹口气，果断地抗拒了这诱惑，由小径饶回到她的屋子。她又想到了拉斐尔，和他俩常引用的那句话“在夜晚航行的船只”。那本书叫什么名字的？当她想到时，那是有点巧合的。在夜晚航行的船只是在那个夜晚，她去请求他，请求他的帮忙。她坚决地要他不要浪费时间。

而他答应了。立刻把行李放上了火车！那时候她也许真象一个勇士？不，不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？她当时并没有感到不耐烦。她只是坚持立刻进行一件需迫切解决的事。

可怜的拉斐尔先生。在夜晚航行的那艘船。是一艘有趣的船。对他的粗陋，如果你习惯了，他也许是个非常令人愉快的人。唉！她必须把拉斐尔的形象驱出她的脑子。

“夜晚航行的船只，擦身时相互招呼；
出现了一个信号，和黑暗中的遥喊。”

她也许不会再想他了。或者她会找找看，在另一份《时代日报》上，有没有他的讣闻。不过，可能不会有的。他不是个有名的人，只是很富有。当然，有许多人因为他们的富有，在报上有很大的讣闻。但拉斐尔的富有，没有这样的情形。因为在任何大企业上，他不是个很具名望的人，他不是个有理财能力的天才，或是引人注目的银行家。

他只不过是毕生赚了不少钱的暴发户。

第二章 一个暗号

大约在拉斐尔死后一星期左右，玛柏儿在早餐桌子上，拿起一封信，并在拆开前看了一下。早上送达的另两封信，可能是帐单，也可能是收据。而不论何种情形，那两封信，并不会特别的令人感兴趣。但这封信可能不一样。

这是一封长型质地精美的信封，封套上盖着伦敦的邮戳和打字员的住址。玛柏儿用在她餐盘中常备的裁纸刀，利落地拆开信。信上开头有勃洛尼和区斯透律师公证公司的字样，地址是百诺斯伯雷。这是一封礼貌周到、措辞适当的信，内容是问她能不能在下个星期里的某一天，到他们的办事处去会见他们，并讨论一件与她有切身关系的事情。他们建议在二十四日的星期四。万一不方便的话，她可以通知他们，最近她可能到伦敦的日期。信上又说，他们是已故的拉斐尔的律师，他们知道她认识这位拉斐尔先生。

玛柏儿有点迷惑地皱皱眉。她缓缓地站起身，想着她接到的这封信。她由秀蕾陪着下楼，秀蕾正在客厅里徘徊，以便确定，玛柏儿不至于一个人悲伤地走下楼梯，这个旧式的楼梯，在走道中央有个回旋甚大的转弯处。

“你对我的照顾真周到，秀蕾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是呀！”秀蕾用她平时惯用的语调说：“好人象凤毛麟角。”

“啊，谢谢你的夸赞。”玛柏儿边说，边把最后一步安全地踏到地面。

“没什么事吧？是不是？”秀蕾问她：“你怎么看起来有点慌张？”“不，没什么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刚接到一封从律师事务所寄来，有点不寻常的信。”

“不会有人找你打官司吧？”秀蕾向来喜欢把律师的信，同某种灾难扯上关系。

“啊，不是，不是这样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他们只是要求我，希望我能在下星期到伦敦去会见他们。”

“也许你可以因此获得一笔财富呢！”秀蕾满怀希望说。

“我想，那多半不可能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这很难说。”

玛柏儿在椅子上坐下。边从袋子里取出编织的毛衣，边想着拉斐尔先生，是否会如秀蕾所说的遗留给给她一笔财富。这似乎不太可能，拉斐尔并不是这样的人。

短期内，她也不可能前往。于是她写信约定了下星期的一个日子。这次，马上就接到回信了，日期便这么确定了。她很想知道，勃洛尼和区斯透是怎样的人？来信是勃洛尼签的名，显然他是公司的首脑。玛柏儿猜想，可能拉斐尔的遗嘱里赠给她某本小的传记、纪念物品；或是他书房里某些有关珍贵花卉的书籍；这种书他以为可以博得一个喜欢园艺的老太太欢心。也有可能是要送她某种属于他的某个伯叔祖母的一件有浮雕的饰针。她陶醉在自己的幻想里。不过这也只是幻想而已，因为她知道事情没有这么容易，否则东西会直接邮寄给她，不需再见面了。

“唉！”玛柏儿叹口气说：“到了下星期二，我就会知道了。”

“我在奇怪，她会是怎样的一个人。”勃洛尼瞟了时钟一眼，对区斯透说。

“一刻钟后就到啦。”区斯透说：“只是不知道她会不会遵守时间呢！”

“啊，我也在这么想呢。不过，她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应该比目前的年轻人，要注重细节吧？”

“我很想知道，她是个胖子，还是个瘦子？”区斯透说。

勃洛尼摇摇头。

“拉斐尔没对你说过她吗？”区斯透在问他。

“他说她做事特别的精明干练。”

“这整件事，把我都搞糊涂了。”区斯透说：“如果我们对事情多了解一些的话——”

“有些事情也许和密契尔有关系。”勃洛尼想着说。

“什么？经过了这么些年头？你怎么会想到他呢？是不是他提到了——”

“没有。他没有提到任何事。他脑子里所想的事情，我一点也不清楚。”

“你认为他性情有点乖僻，是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。他象往常一样的热情。不论怎样，他身体上的病痛，从没影响到他的头脑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，他还赚得了额外的二十万磅呢。”

“他可真有本事，”区斯透说。

“有个会赚钱的精明头脑，”勃洛尼说：“可惜没有很多人象他。”

桌上铃声响起来了。区斯透拿起话筒。一个女性的声音说：“玛柏儿小姐要和勃洛尼先生说话。”

区斯透望着他的伙伴。扬起眉毛等回答，勃洛尼点了一下头。

“请她进来吧。”区斯透说。“我们终于会面了。”

玛柏儿走进办公室。一个消瘦身躯，有一张长型而有点忧郁面孔的中年绅士模样的人，起身迎接她。这人显然是勃洛尼，他的容貌多少有点和他的名字不相称。他的伙伴，身躯比较魁梧，也比较年轻。黑头发，一双尖锐的小眼睛，几乎是双层下巴。

“这是我的合伙人，区斯透先生。”勃洛尼介绍着。

“我希望你爬这楼梯，不至于太累了。”区斯透说着，心里在嘀咕：“她有七十岁了，也许快有八十了。”

“我上楼梯时，常有点喘不过气来。”

“这是一幢老式建筑物。”勃洛尼歉疚地说：“没有电梯。唉，我们这公司设立了很久，但一直没有我们希望有的那种现代化装置。”

“这间办公室很舒畅。”玛柏儿客气地说。

她坐在勃洛尼为她安置的一张椅子上。区斯透悄悄地走出房间。

“我希望这张椅子，会让你觉得舒适些，”勃洛尼说：“要我把窗帘拉上一点吗？光线也许太强了一点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玛柏儿说。

她笔直地坐着。穿的是一套素色的苏格兰呢衣裳，并挂着一串珍珠，戴着一顶紫的色边女帽。勃洛尼心里估量着：“有点土气，但人可能蛮好，脑筋不知道怎么样，眼睛好锐利。真不知道拉斐尔是在什么地方遇见她的？”他一面想着，一面闲扯着天气。

玛柏儿得体的回答，平静地等待这次会见的初步开始。

“你可能会奇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”勃洛尼移动了一些文件并给了她一个得体的微笑。

“我想，你已经知道拉斐尔先生的噩耗了吧！”

“是的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他是你的一个朋友，是吗？”

“我们是在一年前认识的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在西印度。”

“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为了健康原因，才到那里去的。那次旅行对他有点好处。不过当时他身体已经很坏，快要残废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和他很熟吧？”

“不，我们只是住在同一家旅社的观光客，偶尔谈谈话。我回英国后，就没见过他了。我一直静居在乡下。而他呢？我猜想，他完全专心在事业上。”

“呃，我几乎可以说，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，他还在进行他的事业。”勃洛尼说：“他有个很棒的、会赚钱的头脑。”

“我体会得到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物。”

“你是否清楚——不知拉斐尔先生有没有和你谈过——这件事情？”

“我无法想象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拉斐尔先生要向我表示的，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情？我完全无法想象。”

“他很钦佩你呢。”

“他太过奖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只是比较朴实罢了。”

“我想你一定知道，他是个很富有的人。在他逝世前一些时候，他已把遗产安排好了，例如一些委托人和旁的受益人什么的。”

“这是目前一般的做法，”她说：“虽然我自己对钱财的事，不太在行。”

“这次会面的目的，”勃洛尼说：“是要告诉你，拉斐尔给你留了一笔钱，在一年后便完全是你的了。不过，是有条件的，你得接受某种建议，我必须让你知道这些建议。”

他在面前的桌子上，拿起一只长信封一封好的信封，递给她。

“我认为这比较好，你应当自己去看里面的内容。不必急，慢慢看好了。”

玛柏儿用勃洛尼递给她的一把裁纸小刀，慢慢拆开信封，取出信纸，是一张打字纸张，她看了一遍，叠好，再看一下，望着勃洛尼。

“我还是不太清楚是怎样一回事。没有更明确的指示吗？”

“就我来说，到目前还没有。我必须把这封信交给你，告诉你遗赠的总数。这笔钱有两万磅，免扣遗产税。”

玛柏儿望着他，吃惊得说不出话了。一时勃洛尼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紧盯着她看，心里在猜测她头一句话会说些什么。她说话时几乎是用谴责的语气。

“这真是一笔巨款呢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其实也不多。”勃洛尼说。（他正想说：在今日这不过是小儿科而已。）

“我必须说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真是大吃一惊。坦白地说，非常的吃惊。”

她拿起这封信，仔细又看了一遍。

“我推想，你知道这条件了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，拉斐尔先生亲自和我说的。”

“他没有向你提示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没有。”

“如果他告诉你了，你的建议可能会更清楚？”玛柏儿说。现在她口气有点酸溜溜的了。

勃洛尼悠然一笑。

“你说得对。那便是我要做的。我说，你可能会觉得困难——要完全明白他想要做些什么事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好啦！”勃洛尼说：“现在你要给我一个回答了。”

“不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应当让我先想想。”

“象你说的，这确是一笔巨款呢。”

“我老啦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象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，的确老了。也许我可能活不到能拿到这笔钱的时候。”

“在任何年纪，金钱总是不用蔑视的。”勃洛尼说。

“的确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而且我以为，拉斐尔很明白，他这种出人意料的做法，会让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有说不出的喜悦。”

“是啊，的确。”勃洛尼说：“或许你可以到国外做一次游历？安排一次适当的旅行，参观剧院、音乐会等地方。”

“我的胃口比较小一点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想享受一只松鸡——完完整整的一只；一匣糖炒栗子这都是些颇贵重的嗜好，是我不能时常满足的。也有可能去观光歌剧院。”

这是说，需要一辆车子，来回柯凡脱花园一次，在一家旅馆破费一晚。但我现在可先不要胡说八道了，我会接受下来，做番思考。真的，到底什么使拉斐尔先生——你知不知道，为什么他要做出这件特别的事情；无论如何，为什么他认为我能替他做？他必定知道，时间已过一年多了，自从他第一次

见到我至今已快两年了，可能我较以前更软弱无力，更没有能力做到这么一件事情。他是在冒险。应该还有旁的人，比我更适合担任这件工作。？”

“老实说，我们也是这么想，”勃洛尼说：“可是他选中了你。玛柏儿小姐，请原谅我的好奇心，可是，我想知道，你有没有一哦，我要怎么说呢——和犯罪有任何的关系，或是犯罪的事情？”“严格的说，我应当说没有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从没有做过一个监视缓刑的官员，或是当过法庭席上的陪审人员，或和侦探社有任何的关系。如我所说，勃洛尼先生，我认为，我这么做是很公正的；我和拉斐尔先生曾经做的事，无论用任何方法说明，我只能说，在我们住在西印度的那段期间，拉斐尔先生和我两人与发生在那里的一件犯罪、一件令人困惑的凶杀，有相当的关系。”

“而你与拉斐尔先生破了这件案子？”

“话倒不是这么说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拉斐尔先生，因为他的个性，而我呢，由于我注意到的一两件可疑的迹象。因为我们的凑合，终于成功地防止了即将发生的第二件凶杀。这是我一个人无法做到的，我身体太软弱了。拉斐尔先生也不可能一个人做到，他是一个残废的人。我们是联合行动。”

“玛柏儿小姐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你。‘复仇的女神’这句话，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”

“复仇的女神，”玛柏儿重述了一遍，脸上露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微笑。

“是啊，”她说：“对我和拉斐尔先生，确是有些意义。我对他曾说过这句话。”

不论勃洛尼怎样想，事情却不是如此。他带着些惊异望着玛柏儿。那样的惊异是拉斐尔先生在加勒比海的一间卧室里，曾一度感到过的。一个可爱又非常有智慧的老太太。

真的——复仇的女神！

“你同样感觉到了。”玛柏儿说。

她站起身。

“对这件事情，我实在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勃洛尼先生，如果你接到什么新指示的话，请务必告诉我，好吗？”

“你好象不认识他的家人朋友或”“不，我已经告诉过你。我们是在一件神秘的事件上，象盟友般的有相当的联系，其它没别的。”当她快走到门口时，她突然转过身问：“他有一个秘书，依谢华尔透太太。如果我想问：拉斐尔先生是不是遗赠给她五万磅，会不会对你不方便。”

“他的遗产分配会在报上披露，”勃洛尼说：“但我能肯定回答你一个问题。华尔透太太现在是叫安德逊太太了。她再度结了婚。”

“我真高兴听到这个消息。我记得她是个寡妇，有一个女儿。是个很适合当秘书的人才，她很了解拉斐尔先生的心理，是一个好女人。我真高兴她得到了遗赠。”

那晚，玛柏儿坐在靠背椅上，把脚长长地伸到壁炉前，炉内烧着一堆小木头的火；她再度从长型信封里，取出今天早上勃洛尼交给她的文件。她仍然有点不相信，早上发生的事象幻境般。文件上写着：

“玛柏儿小姐，这遗嘱在我死后，由我的律师，勃洛尼交给你。他是我雇请来处理我私人事务上法律事情的人。他是个有名而可靠的律师。象大多数人一样，他对罪恶的好奇心，是敏感的。在某些方面，这件事会存留在我之间。我的可爱小姐，我们用的暗号是：复仇的女神。我想你应该不会忘

记，你最初说到那句话时，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环境之下说的。在我从事商业活动的历程上，到现在，已有一段漫长的生涯了，而我也得到了一些关于雇佣人所需的经验，那就是人必须有眼光。对我要他做的工作，必须要有眼光。这不是知识，也非经验。唯一能说的就是眼光，这是做事的天然本能。

我可爱的小姐，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？你对正义和公理，有天生的特质，这也使你有了破获罪案的天生本能。现在，我想要查明一件曾发生过的犯罪事情。我嘱咐留存一笔相当数额的钱，如果你接受这请求的话，当你对这件犯罪事情查明了结果，有了合理的解说时，这笔钱便完全是你的。我给你一年的时间，来从事这件工作。虽然你并不年轻——请原谅我的放肆——但你够坚强。我想，我能信得过你。

关于这件工作，我想你应该不会没有兴趣。老实说，你有侦察的天才。现在，我可以说明的是，侦察这件事所需的费用，会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汇给你。我对你的这个建议，是你目前可能生活的一种选择。

我想象你现在正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，或许有了某一种风湿症。（我认为，象你这样年龄的人，多半患上一些表面上的风湿症。）如果这种病痛，影响了你的腿和背部，你一定不能活动太频繁，你可能会花上大部分的时间在编织上，我记得那天晚上，被你要命的惊叫所惊醒，那时我从熟睡中起床，看到你好象被裹在一团粉红色的云雾里。

在我想象中，你现在可能在编织更多的短上衣、头巾或其它许多我叫不出名堂的衣物东西。如果你宁愿接着不断地编织下去，那是你的权利。如果你喜欢伸张正义和为公理效劳，我相信在这件事上，你至少可寻到乐趣。

让正义象流水般源源不绝，公理象青山般绵绵常存。

阿摩斯”

第三章 玛柏儿小姐采取了行动

玛柏儿把这封信看了三遍——然后放到一旁，她的眉头微皱，心里在想着信中的含义。

她头一个想到的，就是这件事完全缺少明确的详情。她能从勃洛尼那儿得知更详尽的情形吗？她几乎可以确定，这不太可能，因为这不合拉斐尔的计划。然而拉斐尔怎能希望她做什么事情？尤其是在一件她一无所知的事情上，能采取任何行动呢？她想了一会，认为拉斐尔有意要把这件事，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。她又想起和他相处的那段短暂的时光。他的残疾、坏脾气、焕发的丰采、偶然的幽默在使她感觉到他是在享乐。而这封信几乎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挫折了勃洛尼的天生好奇心。

他在信里丝毫线索也没给她，也没说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她认为，拉斐尔并没有意思要给她任何的协助。以她如何说好呢？——他另有主意。这全是一样，在这令人沮丧，一无所知里，她无法着手去做。这几乎可说是，没有线索可寻的填字游戏。也许应当有线索的。她应当知道，她需要做的事，她需要去的地方？她坐在扶手椅子上，考虑着是否要搁下她的编织，以便更能集中心思，解答一些问题。可能拉斐尔有意要她搭上一架飞机，或坐一只小船，到西印度或南美去，或者到旁的某些指定的地方？这得要她自己去找出，她必须要做的事情；要不然，她可能会接到一些明确的指示。拉斐尔可能认为，她有丰富的创造力，能推测事情，发掘问题，不，她认为自己无法

做到。

“如果他真的认为那样，”玛柏儿大声说：“他可说是精神错乱了。我是说，他在去世前是精神错乱。”

但她并不认为，拉菲尔会精神错乱。

“我会得到指示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但会是什么样的指示呢？在什么时候？”

正当这时，一个灵感突然涌现在她脑海里，她确实得到了指示。

“我相信永生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拉菲尔先生，虽然我不能肯定你的灵魂在何处，不过我不怀疑，你是在某个地方——我会尽一切力量完成你的愿望。”

三天过后，玛柏儿写信给勃洛尼。这是一封很短的信，写得完全切中要点。

“亲爱的勃洛尼先生：我已考虑过你的意见了。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已决定接受去世的拉菲尔先生对我所做的建议。我将尽一切力量，遵从他的愿望，虽然我不能肯定会成功。而且在他的信里，我没有得到直接的指示，和言辞上的蛛丝马迹。如果你有保留任何更详尽的消息和确实的指示，请你寄给我，不过我想象，你还没有这么做，情形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

我想知道，拉菲尔先生去世时，神志是否完全清醒，而且头脑敏捷，预做了某些安排？我问这些问题应该是很正当的，不知在他最近的生活上，是否有任何犯罪的事情，使他感到兴趣？在他的事业，或在他的私人关系上，他有否对你表示过，他强烈的感觉到某些值得注意的、在法律上被误判的事情，而让他有任何的愤怒或不满？如果有的话，我有理由请求你告诉我。他和遇到的某些困难，有何关系，及近来有某些不公正交往上的受害者，或是可能类似于这类的事情？我相信，你会了解我问这些事情的理由。的确，拉菲尔先生一定也希望我这么做的。”

勃洛尼拿信给区斯透看，靠到椅子上，吹着口哨。

“她要动手啦！有趣的老太太，”他说：“我想她对这件事情，颇知道一些的呢！”

是不是？”

“显然不是。”勃洛尼说。

“我希望我们知道。”区斯透说：“拉菲尔真是个怪家伙。”

“一个难缠的人。”勃洛尼说。

“我还是不太明白。”区斯透说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也不明白。”勃洛尼说：“我想，他也不想让我明白。”

“呃，他这种做法，使事情的进行更困难了。我实在无法想象出，某个乡下来的老太太，能够判断一个死人的脑筋，知道使他苦恼的幻想。你不认为，他正领着她走上花园的小径吗？引她上了路？象开玩笑的？或者他认为，她自以为是解决村子上难事的能手。而他想给她一个严厉的教训——”

“不，”勃洛尼说：“拉菲尔不是那种人。”

“有时候，他是个恶作剧的魔鬼呢。”区斯透说。

“是啊，但不是一我想，他对这件事是很认真的。事实上，我完全确信，有什么事使他担心呢。”

“而他并没告诉你是什么事，或是给你一点线索？”

“没有，他没有。”

“那么你怎能希望——”区斯透停住了话。

“他不能真的希望从这里得到任何事情啊！”勃洛尼说：“我意思是说，她要如何着手呢？”

“一个恶作剧。如果你问我的话。”

“二万磅可是一大笔钱啊！”

“不错。但如果他知道，她无法做到呢？”

“不，他不会那么有兴趣的。他必定认为，不论是什么事，她会有机会做到，或查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“等待呀！”勃洛尼说：“等待下一步的发展。毕竟，会有某些发展的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得到一些密封的命令，是吗？”

“我可爱的区斯透，”勃洛尼说：“拉菲尔对我做个律师的判断和人格道德，是绝对的信任。那些密封的指示，只有在相当的情况下才公开，但还没到这种情况呢。”

“永不会有的。”区斯透说。

他们结束了谈话。

勃洛尼和区斯透对他们过的全然职业性生活，是这么幸运。玛柏儿却没有这么幸运。

她编织衣裳，思索，也到外面散步，有时候，由于这样的劳动，受到秀蕾的劝告。

“你要听医生的话。不要操劳过度。”

“我散步得很慢呢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没有做任何事情。我是说，挖土和割草。我只是一呃，我只是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，想知道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秀蕾感兴趣的问。

“但愿我知道就好啦。”玛柏儿说，由于起了寒风，她要秀蕾给她去拿另一条围巾。

“什么事请使她踌躇不安了，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事情。”秀蕾边对她丈夫说，边把一盘中国米饭，和腰子放到他面前。

“中餐。”她丈夫夸赞的点头。

“你的烹饪技术一天比一天进步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在担心她呢，”秀蕾说：“她好象有一点忧虑。自从她接到一封信后，她便激动起来了。”

“她需要的就是安静的坐下。”她丈夫说：“安静的坐下，心情轻松，从图书馆里找些新书，或是有一两个朋友来看她。”

“她在思考某些事情，”秀蕾说：“象计划啊。想出怎样应付其它事情。”

她停住了话，端了杯咖啡，去到玛柏儿的身边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，住在此地附近一幢新房子里有个叫海斯汀太太的女人？”玛柏儿问：“还有一个叫巴瑞脱小姐的人，和她住在一起——”

“你怎么对村子那头的重修漆过的那幢房子有兴趣啦？那户人家搬进去并没多久。

我不清楚她们的名字。你为什么要知道呢？她们并不很有趣。至少我觉得她们说话蛮无聊的。”

“他们有亲戚关系吗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不，我不认为，只不过是朋友。”

“我想知道为什么——”玛柏儿停住了话。

“你想知道为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把小桌子弄干净吧，替我把钢笔和信纸拿来。我要写一封信。”

“写给谁？”秀蕾好奇心地问着。

“写给一个牧师的妹妹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他叫甘萨派拉柯。”

“就是你在西印度国外认识的那人，是不是？你曾让我看过他的照片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关于想写信给牧师和想做所有的这些事的念头，你觉得不坏，是吗？”

“我觉得好极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急着要为一些事情忙起来了。派拉柯小姐可能对我有所帮助呢。”

玛柏儿小姐写道：

“亲爱的派拉柯小姐：我希望你没忘记我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我是在西印度的圣荷诺，认识了你和你的哥哥。我希望可爱的甘萨在去年寒冷的冬天，患的气喘病已好了。

我想请教你，你能不能把华尔透太太——依谢华尔透——的地址告诉我，你可能还记得在加勒比海的那段日子里，她是拉菲尔老先生的女秘书。她曾把地址告诉过我，不幸的是，不知给我放到什么地方了。我很想写信给她，因为她曾问我一些园艺学上的问题，我现在可以回答她了。最近我间接听到，她又结了婚，但是告诉我这消息的人，对这件事并不很确定。也许你比我对她更清楚一点。

我希望这封信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。请代我向你哥哥问好，祝福你。

玛柏儿”

玛柏儿寄出了信，觉得好过多了。

“至少，”她在自语：“我已开始做啦。我对这不报太大希望，但也可能有所帮助呢。”

派拉柯小姐几乎立刻回了信。她是做事最讲效率的女人，信上并附了要问的地址。

“我还没有直接听到华尔透小姐的任何消息。象你一样，我听到一个友人，她们看到了她再婚的启事。我相信，她现在称叫艾尔德太太，或是安德逊太太。她的地址是汉斯靠近亚尔顿的温斯诺洛奇。我哥哥在此问你好。可惜我们住得这么远。我们住在北部，而你住在南部。我希望哪时候我们可以见见面。

派拉柯敬上”

“亚尔顿的温斯诺洛奇，”玛柏儿说，一边记了下来。“真的。离此地不远呢。我可以——这不知道算不算是最好的办法——叫一辆印区的街车。这是有点花费，不过如果有任何结果的话，可以很合理的支领公费。现在要事先写信给她，或等待机会？我想，等待机会会更好。可怜的依谢，她一定记不起我了。”

玛柏儿失落在涌起的层层思潮中了。她在加勒比的行动，在不甚久的将来，很可能会挽救了华尔透不被谋杀。无论如何，这是玛柏儿个人的意见，可能华尔透并不相信任何这类的事。

“一个好心的女人，”玛柏儿说，她用柔软的声音再大声说：“一个非常好心的女人。会这么轻易的嫁了一个坏家伙。事实上，这样的女人，是否会有一半机会，嫁一名凶手。我仍然要思考。”她边想着，边把声音放低了。

“事实上，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救了她的命。但我并不认为，她会同意这观点。她可能不甚喜欢我。利用她来打听消息，会使得事情更困难。但仍旧值得一试。总比坐在此地干等的好。”

当拉菲尔写那封信的时候，也许是在开她的玩笑？她常不是一个特别和善的人——而且非常不关心人们的感受。

“无论如何，”玛柏儿说，她瞥视一下时钟，认为该上床睡了。“人们常常在入睡前，想出许多好主意。”

“睡得好吗？”秀蕾边问，边把早点盘子，放在玛柏儿手肘的桌子上。

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噩梦么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不是那样的梦。我正在对什么人说话，不是我很熟识的一个人。

只是说着话。然后当我望着时，我看到的，却完全不是我对说话的那个人，是另一个旁人。真怪。”

“有点搞错了。”秀蕾同情地说。

“不管它了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替我叫印区吧，要他十一点半左右到此地。”

印区是玛柏儿过去用的一个人。原有的车主，老印区已去世了，现在由他的儿子“年轻的印区”继承他的衣钵，他把这一家庭职业，转变为车行，有两辆过时的车子。

“不是要到伦敦去吧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到伦敦去。也许我将在哈斯米用午餐。”

“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？”秀蕾怀疑的望着她说。

“我希望我能装得出碰巧遇见某个朋友的样子来。”玛柏儿说：“这真的不很容易，但我希望我能尽力做到。”

到了十一点半，街车已在等着。玛柏儿指示秀蕾说：“秀蕾，给我拨这一个号码。

好吗？问问看，安德逊太太在不在家。如果她接的电话，就说勃洛尼先生要和她说话。

说你是他的秘书。如果她出去，问她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“万一她在，怎么办？”

“那就问她一下，下星期的哪一天，她能抽空到伦敦勃洛尼先生的办事处去会见他。

等她告诉你时，谢谢她，挂断电话。”

“你想到的！为什么全是这种事，为什么你要我做呢？”

“记忆力是令人奇怪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有时候一个人记得一个人声音，即使过了一年没听到，仍能辨别得出呢。”

“哦，你是说她不会知道我是谁，是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玛柏儿说：“这就是为什么，我要你打电话的原因啊。”

秀蕾替她打电话去，对方回答说安德逊太太外出购物了。不过，她会回家用午餐，下午在家。

“呃，这样事情就容易多啦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印区在不在？早啊！爱德华。”她对站在那里的司机说。他真名字叫乔奇。“现在我要你到这地方去一趟。我想，不必花上一个半小时。”

她开始这次的探险了。

第四章 依谢华尔透

安德逊太太步出超级市场，朝着她停车子的地方走过去。她在想，停车子一天天的困难了。她忽然撞到什么人身上，一个脚步有点跛的年老女人，正朝着她走过来。

她陪了不是，对方惊呼了一声。

“呃，真是的，这——这一定是华尔透太太，可不是么？依谢华尔透？你不记得我啦。”

我是玛柏儿。很久前，哦——哦，我们在西印度圣荷诺的一家旅馆里，曾碰过面呢。到现在快有一年半啦！”

“玛柏儿小姐吗？当然，是啊。真没想到会遇见你！”

“见到你真高兴啊！我和几个友人在附近午餐，我等一会回去时，必定会经过亚尔顿的。今天下午你在家吗？我多么喜欢你和你痛快的谈谈呀！见到老朋友，真叫人高兴。”

“我也是。三点过后，我都有空。”

就这样约好了。

“老玛柏儿，”安德逊太太微笑地自语着：“想不到能见到她。我还以为她早就死了呢。”

玛柏儿准三点，按响温斯诺洛奇的门铃。安德逊太太打开门，请她进去。

玛柏儿坐在为她安排的一张椅子上，不安的颤动一下，当她慌张时，便常会这样——无论如何，她好象真的有点慌张了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是会引起别人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而这也正是她所希望发生的情形。

“见到你真高兴，”她对安德逊太太说：“你知道，我认为上天处理世界上的事情，是多么的奇妙！你希望再遇见的人们，真的又遇见了。日子过去了这么久，我们能有这样的巧遇真叫人意想不到。”

“然后，”安德逊太太说：“人们说，狭路相逢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的确，我想那话有点意思。我是说，这似乎的确是个很广大的世界，西印度离英国，有这么一段漫长路程。呃，我是说，当然我可能在任何地方遇见你。在伦敦，或是在哈诺德。在火车站，或在汽车上。有这么多可能。”

“是啊，有这么多可能。”安德逊太太说：“想不到就在此地我遇见你，因为你根本就不住在此地。是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是。不过你家离我住的圣玛丽梅德不太远。我个人估计，大约只有二十五里路远。在乡村的二十五里路，对一个没有车的人来说——当然我无法买得起车辆的，我不会驾驶车辆——就不能这么说了。所以，一个人真的只有在汽车路上，看到他的邻人，要不然就是在村里有街车的路上。”

“你气色好极啦。”安德逊太太说。

“我正要说，你气色好极了呢。天啊！我不知道你就住在此地。”

“才住没多久，我结了婚。”

“啊，我不知道。这多令人高兴。我想，我一定是错过了。我一向忽视了婚姻的启事。”

“哦，我结婚已有四五个月了，”她说：“我现在叫安德逊太太。”

“安德逊太太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是啊，我必须试着记牢。你先生呢？”

她想，这问题有点不自然了，她没问到她丈夫该多好。老处女们是以多问出了恶名的。

“他是个工程师，”安德逊太太说：“他经营建筑和装潢分社。他——”她在踌躇了。

“比我年轻。”

“好极啦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哦，天啊，好极啦。这些日子，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变老。”

我知道，这么说是个不礼貌的，不过确是真的。男人们要做更多的事情，担心工作问题。

然后他们得了高血压，或是低血压，或心脏病、胃癌。你知道，我们通常不用太担心生活。我想，我们有顽强的个性。”

“或许吧。”安德逊太太说。

她对玛柏儿微笑，使玛柏儿两度安了心。上次她已见到过依谢，依谢样子似乎很恨她。但现在呢，呃，或者她可能感到有点愉快了。她可能体会到，如果不是玛柏儿的话，她现在可能是在一处令人敬重的墓地石板下面；而不是和安德逊先生，过这种被人认为是幸福的生活。

“你的气色好极了。”她说：“好快活吧。”

“你也一样啊。玛柏儿小姐。”

“呃，当然，现在我有点老啦！一个人有这么多病痛，虽然不是绝望的病痛，但一个人若患上某些风湿、头痛、或其他什么病的话，实在也真烦人。天哪！我老是这么唠叨。哦，你住的地方多好啊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搬来只有四个月。”

玛柏儿向四周望望。她宁愿认为情形是这样。她认为当他们搬来时，就已搬进了令人完全满意的地方。高贵的家具，舒适又豪华。精致的窗帘，高雅的椅垫，显示出特殊的艺术风味。她知道了这表面上豪华的原因了。这是去世的拉菲尔先生的慷慨遗赠强有力的表现。她高兴的想到，拉菲尔先生没有改变他的主意。

“我想，你已看到拉菲尔先生去世的启事了。”依谢说，她好象已知道了玛柏儿的心思一样。

“是的。我看到了。大约在一个月前。我好难过，也很惋惜。虽然我知道，他自己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。他也暗示好几次，他的日子不会久了。他不愧是个勇敢的人，可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。他确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真的是个好人。”依谢说：“以前我替他工作的时候，他给我的薪俸非常优厚，那时我就把这笔钱储存下来。因为我是个独立的人，我不希望得到他任何更多的钱。”

“是啊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对这非常高兴。或许我认为——当然，他什么也没有说——可是，我在奇怪。”

“他遗留给我一笔巨额遗产。”依谢说：“意想不到的的一笔巨款。真令人大感意外！”

最初我几乎不相信。”

“我想，他想使你惊奇一下呢？也许他是那样的人。”玛柏儿接着说：“他有没有遗留下什么给——哦，他叫什么名字的？——那个男侍从，服侍的护士？”

“哦，你是说佳克逊吗？没有，他并没有遗留给佳克逊什么，不过，我

相信，去年他送了一些漂亮的礼物给他。”

“你常看到佳克逊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仅在那岛上见过他一次。他同拉菲尔先生回英国后，便没和拉菲尔住在一起了。我想，他到杰萨或瓜阿萨，什么贵族那边去了。”

“我真想能再见到拉菲尔先生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在我们被这么搞乱了之后，似乎是可怪的。他、你、我，还有某些旁的人。然后，当我回到家乡时，六个月过去了一有一天我忽然想起，我们在紧要的关头，是多么的亲密，但我对拉菲尔，了解得又多么少。”

当我看见他的死讯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并希望我能多知道一点。他在什么地方出生的？还有关于他父母的情形，他们是怎样的人？拉菲尔先生有没有子女、侄儿、堂表兄弟姐妹或任何家人。我多么想知道呢。”

依谢微笑了一下。她望一下玛柏儿，表情似乎在说：“是啊，我相信，你对认识的任何人，总想知道每一件事情的。”可是，她仅仅说：“不，每个人真正知道他的，只有一件事。”

“就是他富有，”玛柏儿立刻接上说：“这就是你想说的，是吗？当你知道某人有钱，呃，说不出怎的，你就不会再多问了。我是说，你就不会再多知道些什么。”

当你说：“他很有钱”，或是你说：“他有钱极了”，你说话的声音，就会放低一点，因为钱财给人的印象总是这么深刻，是不是？”

依谢大笑了一下。

“他没结过婚，是吗？”玛柏儿问：“他从没有说起过有妻子。”

“他妻子已去世很久了，好象是在他们婚后的四五年吧。她比他年轻多了。听说，她是患癌症死的。真不幸。”

“他有没有子女？”

“哦，有啊。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一个女儿嫁了人，住在美国。另一个在年轻时便死了。我有一次遇见在美国的那个女儿。她不太象她父亲，是个样子很冷静的年轻女人。拉菲尔先生从没提起过他有儿子的事。我相信，他儿子在几年前死了。”

“哦，天啊！这多么令人伤心。”

“这事情发生在好久前了。他大概是搭飞机去了什么地方，可能是到国外去了。结果再也没有回来过——他就在那地方死去的。”

“拉菲尔对这件事很烦恼吗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！”依谢说：“他是这样的人，总是不要吃人的亏。如果他儿子不成器，他会认为他是他的一个负担，而不是指望；我想，他不太重视他的孩子。也许他会寄钱给他当生活费，负了应尽的责任。不过，不会再多想过他。”

“他从没说过他，或提过其他任何的事吗？”

“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他是这样一个人，对私人感情，或他自己的生活，从没有多说过什么。”

“我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只是我认为，也许你当了他这么些年的秘书，他可能对你吐露过什么烦恼。”

“哦，他不是个吐露烦恼的人，”依谢说：“有时我甚至怀疑，他是否有过什么烦恼。人们也许会说，他专心在他的事业上！只关心他的事业，就好象这是他唯一的儿子或女儿一样。他的乐趣全在这上面。”

“他到死的时候，也没享过福呢。”玛柏儿噤着重复地说了一遍。“因此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使他烦恼，在他死前也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为什么你要这么想呢？”依谢好象吃惊了。

“呃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只是奇怪，因为事情的确令人烦恼——我不是说年纪老了一因为他真的不老；我是说，当一个人患了病，对某些事再无能为力，需要把事情看淡些时，那些未了的事情便会让人更加烦恼。”“说得对。我懂你的意思了。”依谢说：“但我不认为，拉菲尔先生是那样的人。我已有几年，没当他的秘书了。”

“哦，是啊！拉菲尔没有你，一定很苦恼。”

“哦，”依谢说：“他不是会为了那种事苦恼的人，他不久就有了另一名秘书了。”

如果他认为不适合，他就会亲切的和这位秘书握手，请她走路，再请旁的人。直到找到合适的人为止。他一向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。”

“是啊，我明白的。虽然他常发脾气。”

“他确实喜欢发脾气。”依谢说：“我想，这让他的行动有点戏剧化了。”

“戏剧化，”玛柏儿想着说：“你认为——我时常想知道——拉菲尔对犯罪方面，有什么特别兴趣吗？我是说，做做研究啊？呃，我说不出”“你是说，为了在加勒比海发生的那件事吗？”依谢的声调突然变得生硬了。

玛柏儿觉得她感到怀疑，她必须想法子，试试运用一些有用的知识。

“呃，没有，不是为了那件事，不过后来，也许他对正义和公理，和没有得到应有的伸张的案件，感到了兴趣，或是一呃”她好象更慌张了。

“为什么他对那样的事情会感到兴趣呢？我们先别提在圣荷诺发生的那件怕人的事情。”

“啊，我想你说得对。我真的很抱歉。我刚想起，拉菲尔提到某些事情时古怪的语气。我只想知道，他是否有什么见解，你知道，关于犯罪的原因方面？”

“他的兴趣常都放在金融上面，”她说：“但一个真正聪明的欺诈犯，也许会令他感兴趣，其他没别的——”

她仍冷冷地望着玛柏儿。

“对不起，”玛柏儿歉疚地说：“我——我不应当提起过去的幸和痛苦。我必须走了，去赶搭火车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哦，天啊！我的旅行袋怎么啦？哦，在此地呢。”

她收拾旅行袋、阳伞，和旁的一些用的东西，磨蹭得让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。

她走了出去，回头望着依谢，依谢正想留她喝茶。

“不，谢谢你。可惜我没时间了。我真高兴再见到你，祝福你，希望你生活得快乐。”

“你现在应该不会再接受什么工作了，是吗？”

“哦，有些人们会接受的啊。他们可以由此寻得乐趣。若她们没事可做时，就烦闷了。不过，我想，我宁愿享受清闲的生活。我也在享受这笔遗赠呢。他真好，他想要我——呃，想要我享受他遗赠给我的财产，即使我享受得使他认为有点笨，这种女性的做法！”

高贵的服装、时新的发型，类似那样的事情。拉菲尔曾认为，这么做是很愚蠢的。”她忽而接着说。“我真喜欢他，你知道，玛柏儿小姐，是啊，我

非常喜欢他。我想，这是因为他对我象是一种挑战吧。他不是个容易应付的人，所以，我做得很开心呢。”

“应付他？”

“哦，不完全是应付他，不过，也许你比他更了解我呢。”

玛柏儿急速的从马路上走去。她回头望了一下，挥挥手，依谢仍站在门前石阶上，高兴地挥手回礼。

“我想这可能和她有些关系，也许有些事情她知道的。”玛柏儿自语：“我想我错了。不，我不认为她关心到这件事。噢，天啊！我感觉到拉菲尔先生，希望我比那时更聪明一些。他希望我把事情凑合在一块儿——可是，什么事情呢？我想下一步该怎么做呢？”她在摇头。

她需要很仔细地思考了。这件事情好象在等着她一样。等着她拒绝、接受、或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或希望给她某种指点。她偶尔闭上眼，试着想拉菲尔的脸。他坐在西印度群岛旅馆的花园里，坐在他热带地区的套房里；发脾气时抽着的脸；偶尔的幽默。

她真想知道的是，他心里在想哪些事情当他计划了这件事，并动手引诱她答应，劝她接受——呃，也许人们会说——威胁她答应。了解了拉菲尔的人，会认为第三个想法更有可能。

姑认为他是想把某件事做到，他便选种了她，不一定要她去做成。为什么呢？

因为他突然想到了她？但为什么他该想到她呢？

她在回想拉菲尔先生，和发生在圣荷诺的这些事情。也许他死的时候，他曾思考过的问题，使他又回想起，那次在西印度的旅行了。这是否和在那里的某些人有关联呢？那些参与的人，或是一名旁观者，而使他想到了她？有某种连接或关系？如果没有，为何他忽然想到了她？她有什么地方能对他有帮助呢？她是个上了年纪，很平凡的一个，身体不怎么棒，心理上也几乎不比往日那样的灵敏。她有什么特别可贵的地方呢？如果说有的话。她想不出有什么可贵的地方。在拉菲尔方面，可能是有点开玩笑性质？即使是在他快死时，也可能想出一些玩笑，来配合他特别的幽默感。

她不否认，拉菲尔非常可能想开个玩笑，即使他临终时候，他还是不会放弃他的幽默感。

“我一定，”玛柏儿坚决地自语着：“我一定有某些特质。”毕竟，因为拉菲尔先生已不复存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本人无法享受他的玩笑了。而他到底又有些什么特质呢？

“我有什么能力，能为了任何事情，对任何人有用处呢？”玛柏儿自语说。

她相当谦虚地在自做思考。她天性好奇、好问，而这也正是这种年纪的典型表现。

你可以从心理学方面，或请私家侦探调查，喋喋不休和多管闲事正是她这种年纪的人的特征。

“一个多嘴老太太，”玛柏儿自语着说：“是啊，我完全明白了，做一个多嘴的老太太。世上有这么多爱长舌的老太太，她们全这么相象。当然，是啊，我很平常。

一个平凡又有点浮躁的老太太。这当然是很好的掩护。天啊！我想知道，是不是我想对了路？有时我的确明白，人们是怎样的人。我是说，我知道人

们是怎样的人，因为他们使我想起，我认识的某些旁的人。因而我知道一些他们的缺点和优点。我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。就是那样的人。”

她又想到圣荷诺和金棕榈滩旅馆。尝试利用访问依谢后可能获得的连结，这却没有确实的结果。从那里似乎没有指引出任何更进一步的步骤。他的请求，同玛柏儿应当忙碌的一些事情，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她仍旧不知道事情的性质！

“天啊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拉菲尔先生，你真是个无聊的人！”她放大声音说，音调里充满了谴责。

稍后，她爬上床，用热水枕舒适的放在背部风湿最痛楚的部位，半歉疚地说：

“我已尽了最大力量了。”

她大声地说，象在对房里的某个人说话一样。真的他可能在任何地方，甚至在他俩之间，可能有一些精神感应或电话上的联络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她就要说得确实和中肯了。

“我已尽力。这是我能力最大的极限。现在我必须看你的了。”

她边说，边让自己睡得较舒适些。

她伸出手，关上灯，睡了。

第五章 拉菲尔的遗言

过了三四天后，她接到了一封信。玛柏儿拿了信，象平日一样，翻转过信，看一下邮票，再看一下写的字，认为这并非是帐单，便拆开了。它是封打字的信。

“亲爱的玛柏儿小姐：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死去，也被埋葬了。我真高兴，我没有被火葬。因为变成灰烬的我怎可能从一只漂亮古铜瓦瓶里爬出，对任何人作祟？虽然我真需要这么做呢！老天知道，我渴望和你联络呢。

现在我的律师们会和你联络，并对你提出某些建议。而我希望你会接受。如果你不接受，也不必感到后悔。主权全在你。

如果我的律师们，已遵嘱做了，邮局也尽到了责任，这封信便会在本月十一日，寄到你手里。离现在还有两天，你将接到伦敦一家旅行社的通知。我希望这建议，当不致令你厌恶。我不再多说了，希望你能小心照顾你自己。我想你会设法做到的，你是个聪明透顶的人。祝你好运，愿守护神常在你身边保护你。你也许需要一位守护神呢。祝好运。

你亲切的朋友 拉菲尔 ”

“两天！”玛柏儿说。

她发觉时间难以打发了。两天后，一份通知寄达了。

“亲爱的玛柏儿小姐：遵从已故拉菲尔先生给我们的指示，我们把在英国的著名庄园和花园的第三十七号旅行通知寄给你，这次观光旅行定在下星期四—十七日，从伦敦出发。

如果你能到我们的办事处来的话，我们的桑德朋太太（她陪同做这一次的旅行）将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所有的详细情形，并回答一切问题。

我们的旅行要花上两三星期的时间。拉菲尔先生认为，这次特别的旅行，

将游览英国的部分名胜，会令你愉快。就他所知，你好象还没到过那些地方，也没有游览过那些真正吸引人的风景和花园。他替你安排了最好的设备食宿，和一切我们能供应的豪华招待。

也许你可以通知我们，哪一天你能到贝克莱街我们的办事处来？”

玛柏儿叠好信，放进手提袋里，记下电话号码，想到她认识的几个朋友，打电话给其中的两个：一个参观到过著名庄园和花园旅行的人，对它们大加赞扬；另一个人并没亲自参加过旅行，不过有友人们曾参加过这家旅行社的旅行；他们说一切都处理得圆满极了，对上了年纪的人，不太劳累，但是贵了点。然后她拨电话给贝克莱街，说她会在下星期二去拜访他们。

第二天她对秀蕾提到了这件事。

“秀蕾，我可能”她说：“去做一趟旅行。”

“一趟旅行？”秀蕾说：“你是说，带着一大堆行李到国外去旅行？”

“不是到国外，就在国内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主要是观光历史性的建筑物和花园。”

“你认为，对你这样的年龄适合吗？你知道，这些旅程可能非常累人喔！有时候，你必须步行好几里的路。”

“我的健康情形良好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常听到说，在这些旅行里，他们会替我们这些不太强壮的人，安排旅程。”

“呃，我只是要你当心自己。”秀蕾说：“我们很不希望你在游览一处特别美丽的喷泉，或其他什么的时候，因心脏病而倒下了。你知道，做这样的事情，你是年纪太大了些。原谅我这么说，这句话实在不中听，但我不希望你为了参观或旅行这类的事情，而累昏了过去。”

“我会当心自己的。”玛柏儿威严地说。

“好吧，可是你要当心哟！”秀蕾说。

玛柏儿整理好一只旅行袋，到伦敦去了，在一家预定好房间的旅馆里住了下来。她心里在想：“唉，贝脱瑞旅馆，是一家多么好的旅馆啊！哦，天啊！我必须忘记所有这些事情；圣乔奇是何等令人愉快的地方。”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她在贝克莱街，被领到这家办事处，有个年约三十五岁的愉快女人，起身迎接她，自我介绍是桑德朋太太，她亲自负责这次旅程。

“我了解我这次旅行的情形。”她踌躇地说。

桑德朋太太感到有点为难了，她说：“哦，是啊！或许我们在给你的信里没有说得很清楚。拉菲尔先生已付清了一切费用。”

“你知道他死了么？”玛柏儿说。

“哦，是啊，不过这件事在他去世前就已安排好了。他说起，他健康情形恶劣，可是想要款待他的一个从没有机会得到这种旅行的老朋友。”

两天过后，玛柏儿带了她时髦的新手提皮箱，交给司机放在一辆舒适又豪华的车子上，向西北方向驶出了伦敦。她翻着一本附在精美小册子里的一份游客名单，在这本小册子上说明有车子每天驶行的路线，以及多种详情，关于旅馆、餐物、游览的地点，以及日后偶尔要变更的日程，为年轻和活动的安排的节目；和为适合上了年纪的人——那些易感脚痛、患关节炎、或风湿痛，喜爱坐下，不爱走远路，或爬太多山的人，安排的节目。安排得非常周到和适切。

玛柏儿看着这份和她一起旅行的游客名单。当她在看时，和她同游的人，也一样地浏览说明书。不过没有人，象她那样的专心，象她那样抱着特殊的

兴趣。

这份名单上列明有：尼斯莱波透太太、裘纳克拉福小姐、上校和华克太太、白脱瑞夫妇、依莉莎白邓波儿小姐、温斯德教授、查理吉米逊先生、伦姆纳小姐、班兹姆小姐、卡斯派先生、柯克小姐、巴诺小姐、艾姆那派拉兹先生、和她自己。

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。玛柏儿先把她们记了下来，好象要把她们剔出一样。

有两个人是一同来旅行的。玛柏儿记下了她们的年龄，大约是七十岁。大概可以被认为是和她同一时代的人。坐在里面的一个，可以认定是好抱怨这类型的人，另外一个，总想占有车子前面的座位，还有一个常喜爱坐在车子后面的座位上。有的喜爱坐在靠有阳光的一边，有的喜爱坐在阴凉的一边。有的想呼吸大量新鲜的空气，有的只爱呼吸到少许的新鲜空气。有的带了毯子、编织的衣物，和旅行指南这一类书籍。有的跛子足，常嚷着脚痛、背痛，或腿痛。即使她们年纪大，有病痛，也阻止不了她们的游兴，享受她们的生活。有的全是不喜爱呆在家里的老太太。玛柏儿一一将这些记在随身带的笔记本里。

总共有十五名游客。这数目不包括她本人和桑德朋太太。这些游客里面，至少有一名，一定在某方面，是个重要分子，或可做消息来源的供应人。或是有些关心法律上或犯罪案件的人，或甚至可能是个凶手——一个可能杀过人，或是可能要杀人的凶手。

玛柏儿在想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同拉菲尔先生有关系的！无论怎样，她需要把这些人人一一记下。

在她笔记本的右边一页上，她会从拉菲尔的看法上，记下可能值得注意的人；

在左页上，她会记下或划掉那些只可能引起什么兴趣的人，如果他们可能对她提供一些有帮助的消息的话——也许他们甚至并不知道已握有了什么消息。甚至他们虽握有消息，却并不知道，可能对她，或对拉菲尔，或对法律，或对正义和公理有帮助。在她小笔记本后面，她今晚也许会记下一两件事，可能有任何人，使她想起过去在圣玛丽梅德和别的地方，曾经认识的。任何类似事情，可能全是有用处的指引。这是她一向的经验。

另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，显然是彼此无关的游客。她们大约有六十岁。一个是保养得体，穿着漂亮的女人，显然她认为自己是社交界上的重要人物。她说话的声音响亮又专横。她带着一个侄女，一位大约十八九岁的女孩子，那女孩唤她做吉娜汀姑妈。

玛柏儿记下了，这个侄女显然惯于和吉娜汀姑妈的主宰抗衡。她是个能干、动人的女孩子。

通道隔着在玛柏儿旁边的，是个高大的男人，高耸的肩头，笨拙的身躯，样子看起来好象是被一个粗心大意的小孩，随便拼凑而成的。他的脸型虽然圆滚滚的，但脸色却反叛了这一点，而形成一种四四方方的效果。他那个动人的下巴，厚厚的灰白头发，浓密的眉毛，上下震动，每每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他说话似一连串的犬吠，好象他是一头多嘴的牧羊犬一样。他同一个深色皮肤高大的外国人坐在一起，这人不安定地坐在位子上，装出自由自在的姿态。他说话的口音特别，偶尔会说着法语和德语。这个身材高大的人，似乎非常有语言能力，他急急忙忙地用法语或德语替换着说。再迅速地瞥视

他们一眼，玛柏儿在想，这个有浓密眉毛的人，一定是温斯德教授，那个易激动的外国人是卡斯派先生。

她在奇怪，他们这么起劲地在讨论什么事情，但被卡斯派先生的敏捷和有力的说话，截断了。

在他们前面的位子上，坐了另一个大约六十岁的女人，她个子高大，也许有六十岁了，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很突出的人。风韵犹存，黑灰的头发高高耸在头上，衬托出动人的额头。有着低沉、清晰、尖锐的声音。是一个有个性的人。望着她，玛柏儿觉得似曾相识。“我想起了，”她在自语，“艾密莱华德隆夫人。”艾密莱华德隆夫人，是牛津大学校长。一个著名的科学家，有一次在她侄儿的介绍下，认识了她。

玛柏儿重新再对这些游客们做一番观察。两对已婚的夫妇，一名美国人，中等年纪，和蔼可亲，一个健谈的妻子，和一个沉着令人愉快的丈夫。他们显然是喜欢旅游的游客。

还有一对中年的英国人，玛柏儿毫不迟疑地把他们记下来，当作是一个退休的军人和妻子。她在名单上的上校和华克太太名字下面，做上了记号。

坐在她位子后面的，是个大约三十岁的瘦高男人，说话非常有技巧，显然是个建筑家。还有两个后来上车，一同旅行的中年女士。她们正在谈论这本小册子，在猜测这次旅行会带给她们什么吸引人的事情。一个是黑皮肤的瘦个子，另一个则是浅色皮肤的胖子，她的脸对玛柏儿似乎有点熟悉，好象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或遇到过。可是，她却一时想不起了。也许是鸡尾酒会，或在火车上见过的某个人。可是她一点特征都没有，无法使人记起来。

还有一个使她感兴趣的，是一个年轻的男人，约十九到二十岁。穿着和他的年龄很相称；紧身的黑色工装，圆领毛衣，头大了些，没梳理过象拖把般的黑头发。他有兴趣地望着那个专横女人的侄女；而那个专横女人的侄女，也在有趣地望着他。除了在人数上占优势的年老女人，和中年女性外，游客里面还有两个年轻人。

他们在一家适中的河滨旅馆停歇，进了午餐，上午安排的旅程是去游览勃伦赫。以前玛柏儿曾两度游过勃伦赫了。因而她省下了脚力，只做些室内游览，不一会就去观赏花园和美丽的景致了。

他们到达要过夜的那家旅馆时，人们在互相寒暄招呼。能干的桑德朋太太，在尽她导游的职责时，仍一无卷态地活跃着，并把她分内的工作，做得令人非常满意；集合一小伙人后，她开心地说着：“我们请华克上校，描述一下他的花园。他收集了许多奇异的晚樱科植物。”她说了这么一点话，就把人们吸引在一处了。

玛柏儿现在对所有这些同车的游客，都能说出名字了。那个有浓密眉毛的人，是温斯德教授；那个外国佬叫卡斯派；样子专横的女人叫尼斯莱波透太太，她的侄女叫裘纳克拉福。那个年轻人叫裘姆那派拉兹，他同裘纳克拉福，彼此热切地讨论生活上的某些事情，譬如象心中的想法，他们对金钱、艺术、和这类的事，有共同的想法。

那两个年纪最大的太太，自然把玛柏儿老和自己归于一类了。她们愉快地谈着关节炎、风湿症、节食，新来的是何人，医生们和专利品这类事情。谈着她们旅行过的某些地方。旅馆、旅行社、最后讲到伦姆纳和班兹姆小姐住过的苏缪萨，再谈到最近很难请到合适的园丁这类事情上面去。那两个在一起的中年女士们，就是柯克和巴诺小姐。玛柏儿仍旧觉得她们中的一个，

例如那个皮肤美好的柯克小姐，对她而言有点面熟，不过她还是想不起来，以前是在什么地方曾见过面。这也许只是幻觉，但她总是觉得，巴诺和柯克小姐两人，似乎有意要避开她。她走近时，她们似乎急着想走开。当然这也许全是她的想象。

十五个人里，至少有一个人，一定在某些方面有关系。这晚在偶然的谈话里，她提起了拉菲尔的名字，如果有任何反应的话，她可以记下来。那个漂亮女人，证实是依莉莎白邓波儿小姐，她是一所著名女子学校的退休女校长。在玛柏儿看来，似乎没有一个人，可能是凶手，除了那个卡斯派先生，这可能是相称的偏见。那个瘦肖年轻人，查理吉米逊，是一名建筑师。

“也许明天我能进行得更顺利吧。”玛柏儿自语说。

玛柏儿确是累了，她早早地上床。游览风景让人愉快，也令人筋疲力竭。而且想立刻查明这十五六个人中的某个人，可能与一件谋杀案有关系，都会使人更筋疲力竭。同时，这些人似乎全是善良的人，只是随意地从事着这次旅游。不过，她对这些旅客名单，再做了迅速和匆促的一瞥，在她的笔记本上，记下了一些事。

尼斯莱波透太太吗？和犯罪扯不上边。她太自我本位，也太善交际了。

她的侄女，裘纳克拉福吗？也一样，不过很能干。

波透太太可能有某些消息，玛柏儿也许会发现，和这些事情扯上关系。她必须和波透太太维持亲切的关系。

邓波儿小姐呢？一个有个性的人。有趣的人。她没有使玛柏儿想起她知道的任何凶手。

事实上，玛柏儿自语说：“她完全正气凛然。如果由于某些堂皇的理由她会做杀人勾当的话，那天下可真要大乱了。”不过，这也并不会令人满意。玛柏儿在想，邓波儿小姐将会明了她所做的事，以及她为什么要做，而且在邪恶存在时，就不会有任何愚蠢的想法。“全是一样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她是个重要的人，可能——可能正是拉菲尔，为了某些理由，要我见到的一个人。”她在笔记本上的右页，记下了这些想法。

她改变了观点。在思考着一个可能的凶手和一个未来的受害者？而谁是可能的受害者呢？没一个人有这可能。也许波透太太可能够资格——够富有，而那个能干的侄女，可能继承她的财产。她和艾姆那派拉兹可能会联合一致。不过这不是很坚固的论点。

温斯德教授呢？她认为，他是一个有趣的人，也很亲切。他是个科学家，或是个医生？她还无法肯定，不过她把他看作是科学界的人。她自己对科学虽一无所知，但要了解他似乎并非完全不可能。白脱纳夫妇呢？她把她们划掉了。善良的美国人，同她在西印度认识的任何人，全扯不上关系。她不认为白脱纳夫妇有可能涉嫌。

查理吉米逊呢？那个瘦削的建筑师。玛柏儿看不出建筑工作怎么会扯上这件事，然而有此可能。也许他们将观光的一所庄园，可能有一处牧师的密室，里面藏着一具骨骸。

当建筑师的吉米逊应会知道，牧师的密室在何处。他可能帮助她找出它，或是她可能帮助他找出它，然后他们会发现一具尸体。“啊，真是的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的想法多无聊。”

柯克和巴诺小姐呢？最平常不过的两个人。其中一个，以前她一定见过的。至少以前她见过柯克小姐。哦，呃，她认为她会想起来的。

上校和华克太太呢？好人。是退休军人。大部分时间全在国外服役。说起来不坏，她也不认为有什么可说的。

班兹姆和伦姆纳小姐呢？两个老小姐，不可能是罪犯，不过，上了年纪的她们可能听到了不少闲话，或有一些消息，或可能做一些启发性谈话，即使碰巧说到和风湿、关节炎、或专利药物这类有关系的事情。

卡斯派先生呢？也许是个危险人物，人很激动。她暂时把他保留在这张名单上。

艾姆那派拉兹呢？大概是个学生。学生是很激烈的。拉菲尔先生会请她去追踪一名学生吗？呃，或者这要看这学生做过什么，或希望做些什么了。

“哦，天啊！”玛柏儿突感疲惫地说：“我要去睡了。”

她的脚在痛，背也在痛，心理上却没有反应。她立刻睡着了。并做了几个梦。

她梦到温斯德教授的浓眉没有了，因为那不是他自身的眉毛，是假眉毛。当她醒过来时，首先的想法是，这个梦已解答了一切。“当然！”她想：“当然罗！”他的眉毛是假的，这解答了全部的事情。他就是这个罪犯。

然而让人伤心的是，她知道，这只是个幻境，即使温斯德教授的眉毛会掉光了，也解决不了事情。

现在，她再也睡不着了。她十分清醒地坐在床上。

她叹口气，批上睡衣，下了床，坐到一张直背椅子上，从她手提皮箱里，拿出一本稍大的笔记本，开始写了起来。

“我进行的这件事，”她写着：“当然是和某种犯罪有关联。这点拉菲尔先生在他的信里已清楚地提到了。他说：我有伸张正义和公理的眼光，那必须包含对犯罪的眼光。

因而扯上了犯罪案件，大概并非是间谍、欺诈、或抢劫，因为这类事，我从没碰过，我同这类事，也扯不上边，对这类事情，我也没有认识。拉菲尔了解我的，只是我们两个在圣荷诺这段期间的情形。我们在那里同一件凶杀扯上了关系。象报纸上所报道的凶杀案件，从不会引起我的注意。我从没读过犯罪学的书，或真正对这种事感兴趣。

不，只是事情正巧发生时，我发现自己恰在凶杀的临近地方。我的注意便集中在牵涉到的友人们或认识人的凶杀案上了。这些同特殊事情扯上关系的好奇巧合，似乎常会发生在人们的生活上。我想起，我有一个姑妈，有五次遇到轮船失事；还有我的一个朋友，人们全叫她做祸星。我认识她的几个朋友，全拒绝和她一同搭车。她发生过四次街头的车祸，三次旁的车祸，还有两次火车车祸。象这样的事情，似乎没有理由可说明，怎会碰巧发生在某些人身上。我并不想记下这些事，但凶杀真的好象就发生在我邻近一样。”

玛柏儿停住，换个坐姿，用只垫子垫到背后，接着写：“我要尽可能对我进行的事，做合理的观察。我所得的指示，或任务提示，象我那些海军友人们说的，到目前还不完全充分呢。实际上也不存在。所以我必须问清楚自己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回答啊！”

我真的说不出。好奇心和兴趣而已。象拉菲尔这样的人，对事情怪异的做法，尤其他又是个事业和经济上有成就的人。我以为他要我猜测，运用我的本能，观察和遵从这些告诉我，或暗示我的指示。

所以，第一点，从一个死人身上发出的指示将会给我。第二点：我牵涉到的问题，是正义和公理。不是要平冤，就是要对罪恶的报复，伸张正义和

公理。这和拉菲尔先生给我的暗语：复仇的女神，不谋而合。

在这牵涉到的原则，解释明白后，我最先接到确实的指示是由拉菲尔在去世前安排的，就是我要做的第三十七号旅行通告，到著名的庄园和花园去观光旅行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我要问自己的。是为了某些地理或地方上的原因吗？一种改正或是一个线索？某些特别著名的庄园？或某些事情和特别的花园或风景有关？这不大可能的。较合理的解释是在这次特别的旅行团体的这些人，或当中一个人身上。我个人对他们一个也不认识，但至少他们中有一个人，一定和我要解答的这个谜，扯上了关系。在我们的游览团体里的某个人，和一件凶杀案扯上了关系。某个人握有一件凶杀案的受难者的消息，或和这事有特别的关系；就某个人自身而言，是名凶手——还没受到嫌疑的一名凶手。”

玛柏儿写到此地突然停住。她点点头，对她目前所做的分析，感到满意了。

所以她上床睡了。

她在笔记本上又加写上：“第一天到此地结束了。”

第六章 爱

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去游览一所安妮王后的小庄园。车子驶到那里，并没有花多久，也不累人。那是一所很迷人的小庄园，具有有趣的历史，也有一个很美丽和设计别致的花园。

查理吉米逊，那个建筑家，对这幢庄园的精美结构，满口赞美，他是个爱吹牛的年轻人。当他们走过每个房间时，管理员流连忘返的，指点出每一处嵌线或壁炉，说出历史上的日期和引证。有的人表示敬慕，但在他对这种有点单调的讲述，说个没完的时候，大家有点不安静起来，有些人甚至偷偷的溜掉了，溜到团体的后面。这名管理员象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干扰一样，颇觉很不高兴。他费了一番功夫，又重控制了现场，可是，吉米逊先生却不甘罢休。这名管理员做了最后的尝试。

“各位先生女士们，就在此地这间房里，人们叫它做白室的，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。

那是一个年轻男人，被一只短剑刺中，倒在炉旁的地毯上。这要回溯到一七零零年。据说那天摩弗脱太太的情人，从一道小侧门，走上一层陡峭的楼梯，进了这房间，经过一面宽广有嵌板的墙壁时，就在这壁炉左面被袭击的。她的丈夫，摩弗脱爵士，当时正在荷、比等国，但是却突然的回家来了，也因此撞见了妻子的红杏出墙。”

他骄傲地停住说话，对游客们专注的反应，颇觉高兴，一时把人们对这些建筑物叨叨不绝的议论，阻止住了。

“呃，这不是够罗曼蒂克吗？亨利。”白脱纳太太说，带了和谐的美洲口音。

“你知道，这房间是多么的有气氛啊。我已感觉到了。”

“妈咪对气氛好敏感呢。”她丈夫得意的对周围这些人说：“呃，我们一到了路易斯安那那幢古老的庄园”游客们对妈咪特别敏感的故事，有了反应，玛柏儿和一两个旁的人，抓住了机会，轻轻的侧身走出房间，走下雕琢美观的楼梯，到了楼下。

“我有一个友人，”玛柏儿对她旁边的柯克小姐和巴诺小姐说：“在几年前，就有过最痛苦的经验。有一天早上，在他们书房地板上，发现了一具尸体。”

“一个家人是吗？”巴诺小姐问：“癫痫病发作了？”

“啊，不是，是一件凶杀案。穿上晚礼服的一个陌生女孩子，一个金发美人。”

她的头发被染过了，其实她是一个浅黑头发的人——哦”玛柏儿中断了话，眼睛盯在柯克小姐的黄头发上，头发从她头巾里钻了出来。

突然她明白了，为什么她老觉得柯克小姐如此面熟，以前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。那時候她见到的她，头发是浅黑的——几乎是黑的。现在却变成金黄的了。

波透太太走下楼梯，边越过她们，边坚定地说话，走完了楼梯，转进了大厅。

“我对这些楼梯，真的不能再跑上跑下的了。”她说：“天天的站在这些房里，相当的累。我认为，此地的这些花园，虽不宽广，但在园艺圈子里，却享有盛名呢。我们快到那里去吧！别再多浪费时间了。看样子好象天空就要全被乌云遮住了。我想，早上还没过完，我们要淋到雨啦！”

波透太太的威严，助长了她说话的力量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。所有挨近和听到的那些人，全听从地跟着她，走出餐厅法国式门，到花园里去。花园的确象波透太太说的那样。她自己坚定地挽着华克上校，轻快的出发了。旁的人跟着他们；另一些人朝相反的方向，走上一边幽雅的小径去。

玛柏儿抄近路走到一张椅子前，那椅子又舒适，又艺术。她松口气坐了下来，邓波儿小姐和她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，跟着坐到她身旁。

“游览庄园，真是件累人的事。”邓波儿说：“简直可说是世界上最累人的事了，尤其在每间房里，都要听一次讲演。”

“当然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。”玛柏儿不太有把握地说。

“啊！你认为是这样的吗？”邓波儿说。她转过头，她们的眼睛碰个正着。在这两个女人之间，好象有什么东西交流过一样，一种亲善——含有愉快的了解。

“你呢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我不这么想。”邓波儿说。

这一次，在她们两人之间，真的达成了一种谅解。她们默默地、亲密地坐在那里。

邓波儿开始谈到这所特别的庄园。“这是由荷曼设计的。”她说：“大约在一八零零年或一七九八年。当他年纪轻轻时，就去世了。真遗憾，他有才气的呢！”

“人们年轻早逝，多么可悲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真令人意想不到。”邓波儿说。

“可是他们丧失了这么多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么多的事情。”

“或是逃避了这么多。”邓波儿说。

“就象我现在一样的老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觉得早逝等于是大损失。”

“而我呢。”邓波儿说：“在年轻人里面，几乎虚度过我的一辈子，把生命看作是及时完成它的一个时期。象伊尼奥说的：玫瑰与紫杉，同样的耐久。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了生命不论多久，是种完整的体验。你可——”玛柏儿跨

躇不决地说：“曾感觉到，生命的不完整，是由于它不当并突然的停止了。”

“是啊，正是这样。”

玛柏儿望着她近旁的花卉。

“多么美的牡丹。那长长的花坛——这么自傲，却又美得这么脆弱。”

邓波儿转过头，望着她。

“你这次旅行，是来观光庄园，还是来观光花园的呢？”她问。

“我想，是来观光庄园的。”玛柏儿说：“虽然我最喜欢花园，不过，这些庄园——它们对我而言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它们多样的变化，美观而古老的家具和壁画，真让人叹为观止。我有个亲切的友人，他把这次的观光旅行，当作一件礼物送给我，我真感激他。要不是他，我这辈子实在不可能有机会游览这些伟大又著名的庄园。”

“真是个好心的人。”邓波儿说。

“你常做类似的观光旅行吗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没有。这对我来说，不完全是一次观光旅行。”

玛柏儿感兴趣地望着她。她欲言又止。邓波儿对她微笑。

“你奇怪为什么我到此地来，我的动机和原因。呃，为什么你不猜一猜呢？”

“啊，我不想猜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没关系，猜猜看嘛！”邓波儿催促着说：“这一定很有趣，真的，一定很有意思。

你猜猜看。”

玛柏儿沉默了一会儿。眼睛坚定地望着邓波儿，心中忖度着。她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个非常出名的人，你的学校也是所很著名的学校。不，我只能从你样子上猜测。我应当形容你是个外国的旅客。样子象个朝山进香的客人。”

沉默了一会，邓波儿说：“这已说得很清楚了。是的，我是在朝山进香。”

玛柏儿过了会儿说：“邀请我做这次旅行的那位朋友，替我付了全部费用，现在已死了。他是拉菲尔先生，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。你可认识他？”

“拉菲尔？我只知道他名字，倒没见过他本人。他有一次捐赠给教育计划一笔巨款，那计划我有份的。我非常感激。象你说的，他是很富有的人。几星期前在报纸上，我看到他死亡的启事。他是你的一个老朋友？”

“不是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一年多前在国外我认识了他，是在西印度。之后，对于他的生活，他的家庭，或任何私人的朋友，我就没有机会多了解了。他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家，据说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。你认识他的家庭或其他人？”玛柏儿停歇一下说：“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的多问和好奇。”

邓波儿沉默了一会——然后她说：“在法诺菲我曾认识一个女孩子，我学校里的一名学生。她和拉菲尔先生，没有实际关系，不过有一段时候她同拉菲尔的儿子定了婚。”

“可是她并没嫁给他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呢？”

“一个人怎能希望，他是那种适合结婚的年轻人。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，非常的温柔。我不知道，为什么她没嫁给他，没有人告诉过我。”她叹口气，然后说：“不论怎样，她死了。”“为什么她死了呢？”玛柏儿说。

邓波儿望了牡丹片刻。她回答时，只说了一个字，声音好象是一口钟的

深沉音调——声音响得有点惊人。

“爱！”她说。

玛柏儿奇怪地问：“爱？”

“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字。”邓波儿说，声音既痛苦又悲惨。

“爱”

第七章 拜访

玛柏儿决定不参加下午的观光节目。她推说有点累，不想去游览古老的教堂和十四世纪的玻璃建筑。她要歇一会，在饮茶室等候他们。桑德朋太太通情达理地同意了。

玛柏儿坐在外面一张舒适的凳子上，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。

旁的人同她在一起喝茶时，她轻易地同柯克小姐和巴诺小姐亲热地聚在一起，一同坐在一张四个人坐的桌子前。第四张椅子上坐了卡斯派先生。玛柏儿在想，他英语说得不很流利。

他倚在桌子上，慢慢地吃着瑞士蛋卷，她对柯克小姐说：“我觉得我好象在哪里见到过你。我想是在什么地方的一我对一个人的脸记忆力没那样的好，不过我相信，我一定在某处见过你。”

柯克小姐的样子和善又怀疑，用眼睛望着她的朋友巴诺小姐。玛柏儿也在望着她。

巴诺小姐并没有要帮着查出这件秘密的意思。

“你是否曾在圣玛丽梅德待过？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就住在那儿。那是个小村庄。目前渐渐的发展成一个新社区了，新增建了不少大建筑物。离玛区班漠不怎么远，距诺茅兹海岸也只有十二里。”

“啊！”柯克小姐说：“让我想想看，哦，我对诺茅兹很熟悉，或者——”

突然玛柏儿高兴得叫出了声：“哦，可不是！那天我在花园里，你走过人行道时，和我说过话。你说，同一个友人住在那里——”

“可不是嘛，”柯克小姐说：“我多笨。我现在想起你来啦。我们曾谈到，目前想找个人处理花园工作的人是多困难。”

“是啊！你好象是同某个人住在那里吧！”

“是啊！我同同”柯克小姐一时在犹豫了，含着难以明白，或记起一个人名字的样子。

“同苏瑟兰太太是吗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不，不，是”“海斯汀。”巴诺小姐边坚定地说，边在吃一块巧克力蛋糕。

“哦，是啊，在一所新的庄园里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海斯汀，”卡斯派突然说。他在微笑。“我到过海斯汀——也到过伊斯朋。”他再又在微笑。“好美丽的地方——就在海边。”

“真是巧合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们又遇上了一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哦，呃，我们全这么喜爱花园。”柯克小姐含糊地说。

“好美丽的花，”卡斯派说：“我好喜欢——”他又在微笑。

“多么珍奇和美丽的灌木林。”柯克小姐说。

玛柏儿带着一些专门性花园上的术语，叨叨不绝的抢先说了一大遍——柯克小姐随声附和。巴诺小姐偶尔加进几句。卡斯派微笑着保持缄默。

稍后玛柏儿在晚餐前的小歇息里，细心地盘算她得到的收获。柯克小姐承认，她到过圣玛丽梅德。曾走过玛柏儿的屋子。这全是一种巧合。真是巧合吗？玛柏儿在深思，把这句话放在嘴里咀嚼，象孩子在吸棒棒糖，细细品尝它的味道一样。真是巧合么？或是她为了某种原因，而到那里去的？受到邀请到那里去的？什么原因呢？

“任何巧合，总值得回味的。”玛柏儿在自语：“是否巧合，以后就可证明了。”

柯克小姐和巴诺小姐，一起做这次旅行，似乎完全是正常的一对朋友，照她们的说法，她们每年总要做一次这么样的旅行。去年她们坐船旅行，前年去过荷兰，大前年到了北爱尔兰。她们似乎是充满了愉快和平凡的人。不过她想，柯克小姐一时好象在否认，到过圣玛丽梅德了。她望着巴诺小姐，有点求助怎么回答才好的样子。巴诺小姐好象是她的长辈一样。玛柏儿想着：“不论怎样，她们也许没什么重要的。”

“危险”，这两个字，意外涌进她的脑海里。拉菲尔第一封信里曾提到过——在他第二封信里，又说到，她需要一名守护神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她会有危险吗？为什么？

谁会对她有危险呢？

当然不可能是柯克小姐和巴诺小姐了。样子这么平凡的两个人。

虽然柯克小姐在化装上，花了不少心思，又曾染过头发，改变发型，但容貌和以前没啥分别。她又想到其他和她同游的人。

现在她想到卡斯派了，他也许是个危险的人物。与其说他是假装的，不如说他懂得更多的英语，玛柏儿开始对他怀疑起来了。

玛柏儿在放弃对外国人这种维多利亚式的看法，从没成功的做到过。一个人对外国人，从不清楚的。当然，象那样的感觉，是很不合理的——她在外国，有许多朋友。

这也全没分别柯克小姐，巴诺小姐，卡斯派先生，那个稀乱头发的年轻男人——叫艾姆那什么的——是个大人物吗？白脱纳夫妇俩——这么和善的美国人——也许是真的就好了？

“真的，”玛柏儿自语到：“我需要打起精神了。”

她把注意力，转移到这次旅行的路程上面。她想，明天又将是累人的一天了。

明天一早出发，整个上午坐车观光；下午到一条海岸边的小径上，做一次长时间的散步。观光相当有趣的海边植物，这会够累人的。还有富机智性的建议。想要歇脚一会的话，是可以呆在他们的旅馆里面的，那里有赏心悦目的花园，或许可以做一个短暂时间的游览，只要花上一个小时，就能到邻近的一处名胜。她也许会这么做的。

那时她还不知道，她的计划会突然改变。

第二天，玛柏儿从她住的旅馆房间走下楼，在餐前洗了手后，有个穿苏格兰呢上装和裙子的女人，有点不安地走到面前，对她说话了。

“对不起，你是玛柏儿——珍妮玛柏儿小姐吗？”

“是，我就是。”玛柏儿有点吃惊地说。

“我是格勒尼女士。拉维妮格勒尼。我同两个姐妹就住在邻近。呃，我们听说你来了。”

“你们听说我来了？”玛柏儿更惊讶了。

“是的。我们的一个老朋友，写信给我们——哦，前一阵子，就是在三星期前，他请我们记下这日期。著名庄园和花园观光旅行的这日期。他说，他的一个好朋友，会来做这次的旅行。”

玛柏儿样子仍和惊异。

“我是指拉菲尔先生。”格勒尼太太说。

“哦！拉菲尔先生。”玛柏儿松了口气：“你——你知道——”

“我知道他已死了？是的，多么不幸！就在接到他的信以后。我在想，那一定是在他写信给我们后，没多久的事。因此我们觉得责任很重，准备做到他请求的事。他建议，也许你会喜欢来和我们同住几晚。这次旅行有一部分，是颇累人的。我是说，活动频繁对年轻人到没有什么，可是对任何上了年纪的人，是很不好受的。包括要步行几里的路，爬相当艰难的峭壁小径和地点。我的姐妹们和我将会很高兴你能来做客。我们的庄园，离开旅馆只有十分钟的路程，我认为，我们可以领你去参观一下当地许多有趣的事情。”

玛柏儿踌躇了一下。她喜爱格勒尼太太的模样，胖胖的、和蔼、友善、有点儿害羞。

此外，这必定又是拉菲尔先生的指示——要她进行的下一步？是的，必定是这样。

她奇怪，为什么感到不安了。或许由于现在她和这些同车旅行的人搞熟了，感觉到是里面的一分子，虽然她认识她们才三天。

她转过身到格勒尼太太站的地方，对她点点头。

“谢谢你——你真好。我会很高兴去你那儿。”

第八章 三姐妹

玛柏儿站在窗子边向外面望。在她身后，放着她的手提皮箱。她用一种赞美和批评的心情望着外面的花园。这座有些荒废了的花园，可能几年来，在上面只花了一点点钱，做了些表面工作。这幢房子也遭荒废了，里面的家具，曾一度有过辉煌的岁月，不过现在漆落斑剥。她在想，这幢庄园在最近的几年，一定没有人照顾维持它。如今只是徒有虚名：古老的庄园——建筑得相当高雅、美观，曾一度住过许多人，受人珍爱的一幢庄园。

庄园里的子女们，都成了家离开了，现在由格勒尼太太住用；当她领着玛柏儿去她的卧室时，从她无意间透露出的话里，玛柏儿知道她们是从一个姑父那里继承了这幢庄园；她是在丈夫死后，到此地和她的两姐妹住的。

两个姊妹大概还没嫁人，一个比她大，一个比她小，两个勃那贝司谷脱小姐。

这幢庄园里没有显示出有孩子的任何迹象。没有见到丢弃了的球、摇篮车、小椅子或小桌子之类的东西。

“看起来很象外国人呢。”玛柏儿低声自语着。她是在说这三个姊妹，她们满足地住在这幢古老庄园里。格勒尼太太介绍她给另两个姊妹认识，一个刚走出了厨房，一个走下楼梯来欢迎她。她们的举止端庄，显然是受过了上等的教育，出身也相当高贵。不过，随岁月的飞逝，她们已没有往日般地年轻了。玛柏儿会用她在年轻时的说法，称呼她们做老了一辈的“女士们”。她记得小时，她父亲曾对她说过：“不，亲爱的珍妮，这不叫做老。这是有了烦恼的淑女们。”

现今的淑女们，是不会这么轻易烦恼的。她们会受到人类、社会、或富有亲戚的支援。或是受到象拉菲尔先生那样好人的支援。这才是整个关键所在，她要到此地来的真正原因，可不是吗？拉菲尔先生安排了所有这些事。玛柏儿在想，他花费了许多的心思。

就在他去世四、五个星期，他也许推测到，在什么时候可能死去，因为医生们一向抱着审慎的乐观，由经验上知道病人们，会在相当的时间里合上眼。虽然病人总是想延长生命，苟延多活，但命运注定了，终会走上这被拒绝的最后一步。另一方面，负责的护士们，总在想病人们在第二天会死去，当他们没有死时，便感很吃惊了。而对医生说出她们凄惨的意见；当医生走出时，她们便会说一两句悄悄话：“我希望他们还能拖延几个星期。”护士会认为，医生这么乐观可好极了，当然医生是错了。医生常不会错的。他了解病人们在痛苦、无助、残废，甚至不愉快时，仍想活着和需要活下去。他们会吞下医生给的药丸，帮助他们渡过一个晚上，但他们没有意思要吞下去比医生所开列的更多药丸，他们只是想逃过这一关，不想到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世界去！

拉菲尔先生，是玛柏儿眺望着这座花园时，所想到的人。拉菲尔先生？现在她感觉到，对托付给她的这件工作，对她建议的这件事，更加了解了。拉菲尔是做出这计划的人。和他做金融上往来与交易的计划一样。照秀蕾所说，他有个难题了，和秀蕾有个难题时一样，她便时常跑来，同玛柏儿商讨。

“这个拉菲尔先生自己无法应付的难题，一定使他感到很烦恼，”玛柏儿在想：“因为他一向可以自己应付任何难题，坚持这么做下去。但他卧病床上，快要死了。他可能安排好他在金融上的事务，和他的律师们商讨，还有他的职员们，那些友人们以及亲戚们，可是有些事情或有些人，他却没有安排妥当。有一件难事，他还没解决，仍需要解决，他仍想促其实现的一件计划。显然这是一件无法由金融上的支援，生意上的往来，和一个律师的效劳所能解决的。”

“所以他便想到我了。”玛柏儿自言自语。

这仍旧使她不胜惊异。现在她想到了，在信上，他已说得很明白了。他认为，她对某些事情相当的够格。她再度猜想，他要她做的，一定是一些有关犯罪，或受到犯罪影响的事情。他认清玛柏儿唯一的一件事，就是她非常喜爱花园。呃，他想要她解决的，不可能是花园上的一件问题。他可能由于关系到犯罪的事，而想起了她——在西印度的犯罪案件，和在她家乡邻近的犯罪案件方面。

一件罪案——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

拉菲尔先生已做了安排。一开始，他便和他的律师们做好了安排。他的律师们做到了他们份内的事。在适当时间，把他的信交给她。她在想，那封信是经过周密思考和花了心思写出来的。当然，如果能确实的告诉她，他要她做的事和为什么要她做到的话，这件事就简单多了。她有点惊异，在他死前，他却没寄给她，这做法可能多少有点专断的，多少会保证她，然后胁迫她，直到她同意他请求她做的事。可是，她在想，那完全不象拉菲尔的做法。他会逼得没办法，要胁迫人家做。但这不是胁迫的事情，她相信，他也不希望用恳求，请求她帮他的忙，强求她伸冤。不，这也不象是他的做法。她在想，象他毕生可能需要的，他想出钱得到他需要的事情。他想付出钱给她，才能使她产生足够的兴趣，高兴去做某种工作。付出金钱，引起她的兴趣，

不完全是引诱她。她并没想到，他曾对自己说过：“出够多的钱，她就会不惜一切的去做，”因为她自己很清楚，有钱总是令人高兴的，但她并不急需钱。她有一个亲爱和忠心的侄儿，如果她缺少什么钱，如果她需要修理房屋，或去拜访一名专家，或受到特别的款待，亲爱的雷蒙一向总是供应无缺的。是的，他供应的金钱，总是令人兴奋的。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，除了运气外，无论如何你可能永远得不到的。

可是一无分别的，玛柏儿在想，她需要一点运气，加上刻苦的工作，她需要做许多的思考和深思，可能她要做的事，会牵涉到相当多的危险。不过，必须要她自己去发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并没有告诉她，一部分或许因为他不想影响到她对某些事情的观点。而且拉菲尔曾想到，他自己的观点，也许是错了。他可能怀疑到他做的判断，由于病痛的折磨，不象平日那样的准确了。因此他要她自己猜测，寻求她自己的结论。呃，现在到了她获得一些结论的时候了。换句话说，她又回到了老问题上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她得到了指示，先要她答应某事。再从已死了的男人身上，得到另一个指示，离开了圣玛丽梅德。因此，不管这是怎样一件工作，不可能从那里着手做的。这不是住在邻近的问题，也不是单靠剪报或查询，就能把问题解决的。她得到指示，先是到律师事务所，然后在家里接到一封信——不，两封信，然后，又接到邀请，到英国的著名庄园和花园，去做一次愉快又安排好的观光旅行。从那方面，她到达了第二个地方的一目前她抵达的这幢花园踏脚石。这幢古老庄园，裘兹兰圣玛丽；这三个姊妹住的地方。拉菲尔先生做了这一件安排，在事先做好了这次的安排——就在他去世前几个星期。也许是在他指示他的律师后，用了她名字，为这次旅行，预定下名额后，他做的第二件事。因此，她有目的的到了这幢古老庄园。也许只要住两个晚上，也许住得久一些。也许安排了某些事情，让她住得更久些，或是她会请求住久些。这使她又想到了目前。

格勒尼太太和她两个姊妹。她们必定和这件事有些关系，不管这是件什么事。

她必须查出这件事的底细。时间很短促的，这是仅有的难题。玛柏儿一时不再怀疑了，她有能力和究根问底的。她是那些喜爱瞎聊，和有健忘症的老太太中的一个，是与旁人想攀谈，或想打听闲事的这么一个人；在表面上，这些问题只不过是闲谈式的问题。

她会谈起自己童年时的事，会谈到一个姊妹，或其他有趣的事。她会谈到自己喜爱吃的食物，服侍过她的仆人，她的女儿们，堂兄弟姊妹和亲戚，所做过的旅行，旁人的婚姻，出生和死亡。当她听到什么死亡的事时，她眼睛里必须不要露出什么特别的表示。

一点也不要露出表情。她几乎不由相信，她可以得到这确实答案。象：“哎呀！天啊！”

多么不幸！”她会找出关系、枝节，生活上的事，看看有没有迹象突然出现。可能在她所住的邻近，有某些枝节，并不直接和这三个姊妹有关系。某些她们可能知道的事情，或完全肯定的被谈到。不论怎样，在此地会有些事情、线索和指引可以得到的。从现在开始到第二天，她会再参加这次旅行。她的想法从这幢庄园，忽然想到那辆游览车上，和坐在车子里的那些人。当她坐上车子时，可能会在车子上找到某些事情的。一个人，或几个人身上，一些无辜的人，或一些过去了很久的事情。她皱了一下眉头，试着想起一些

事情——她在脑子里曾想到，问过自己的一些事情。真的，我深信——深信的是什么事呢？

她脑子里又想到了那三个姊妹。她必须不要在此地住得太久。只需要准备两个晚上，今晚更换的衣物，然后下楼去，到她的女主人那里，依次愉快地闲谈。先需要决定主要的一件事。这三个姊妹，是她的盟友，抑或是她的敌人？那方面也许多占一半分量。

她必须好好思考一下。

有人轻轻敲了一下门，格勒尼太太走进里面。

“我希望你住在此地会很舒适。要我帮你打开行李吗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女佣，她叫珍纳，不过她只有早上到此地。她会帮忙你做任何事情的。”

“啊，不用了，谢谢你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只需拿出一些要用的衣物就行啦！”

“我想待会儿再领你到楼下去看看，这幢庄园里有点杂乱无章。有两处楼梯，真的很不好走。有时候人们甚至会迷失路径。”

“啊，你真好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待会儿请你到楼下来，在用午餐前，先和我们喝杯白葡萄酒。”

玛柏儿高兴地接受了，跟着她走下楼。她在判断，格勒尼太太比她自己年轻得多。

也许有五十岁。也许没有那么多。玛柏儿小心地走过了楼梯；她左膝一向有点不灵活的。

但在楼梯一边，有道非常美观的栏杆，她很有兴趣。

“这真是一幢非常可爱的庄园，”她说：“我想是一七零零年建造的，是不是？”“是一七八零年时建造的。”格勒尼太太说。

她似乎对玛柏儿的欣赏高兴了。领了玛柏儿走进客厅，一间宽广幽雅的房间。

一两件漂亮的家具。一张安妮皇后的写字台，一张威廉和玛丽牡蛎壳的书台。还有一些有点笨重的维多利亚式长靠椅和橱柜。印花棉布窗帘，褪了色，有点旧了；玛柏儿在想，地毯是爱尔兰的产品。可能是宁繆尼奥百逊型式。笨重的天鹅绒沙发好旧了。另两个姊妹，已坐在那里。玛柏儿进来时，她们站起身，走近她面前，一人手里拿了一杯白葡萄酒，另一个对她指着一张椅子。

“你喜不喜欢坐高一点？许多人全喜欢坐得高一点的。”

“我喜欢坐得高一点。”玛柏儿说；“对我的背部来说，这样便舒适多了。”

这两个姊妹似乎清楚背部痛苦的情形。最大的一个，是高个子，漂亮的女人，黑皮肤，一头黑卷发。另一个年轻得多，是个瘦子，灰色头发不整洁地披到肩上，有点幽灵般的样子。玛柏儿在想，真象早熟的奥赫妮亚。（莎士比亚里的庞诺尼的女儿，她爱上了哈姆雷特。）

她想，克劳蒂当然不是奥赫妮亚，但她可能是个庄严的克莱脱纳（希腊神话里的阿格梅隆的妻子，得到她情人艾及萨的帮助，谋杀了她的丈夫，后来被他们的儿子欧瑞斯所杀。）——可能在她丈夫沐浴时，大为得意的刺杀了他。可是克劳蒂从没嫁过人，这就扯不上了。玛柏儿看不出克劳蒂是怎样的一个人。

克劳蒂、拉维尼、安瑟亚。这三个姊妹。克劳蒂漂亮，拉维尼平凡，但样子愉快，安瑟亚左右不停地瞥视，然后突然做个古怪的姿态，从她肩上看

到她后面。象是觉得有什么人始终在监视她一样。真古怪，她有点想了解安瑟亚了。

她们坐下，开始闲聊，拉维尼走出房间，显然到厨房去了。似乎她是三姊妹里，活跃的一名家庭主妇。她们拉一般的闲话家常。克劳蒂解说，这幢庄园是个大家庭。原是属于她的伯叔祖父的，再传给她的叔父，他故世时，便传给她和她两个妹妹，她们后来便住在一起了。

“你知道，他只有一个儿子。”她说：“在作战时阵亡了。除了一些很远的堂兄弟姊妹，我们的确是最后的一代。”

“这是一幢相当美丽的庄园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你的妹妹对我说，是一七八零年造的。”

“不错，我相信是的。这幢庄园不怎么宽广，也很散漫。”

“在今日，维修也很困难呢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哦，是啊！的确。”克劳蒂叹口气：“有许多地方，我们只好让它们坍塌了。譬如说：附属的屋子，和一间温室等等。我们曾有一间很美观的大温室。”

“里面有很可爱的欧洲种葡萄树，”安瑟亚说：“墙上一向蔓生着向日葵。我非常后悔。当然，在战争时期，人们是无法请到一名花匠的。我们曾有一个很年轻的花匠，后来被征召去了。但有花匠也没什么分别，因为我们也无法得到任何修理的材料，因此这间温室，便整个坍塌了。”

“还有这幢庄园附近的其他建筑。”

两个姊妹叹口气，在叹息着时日的消逝和时代的改变——却不是好的改变。

在这幢庄园里，有股单调的气氛。充满了说不出的忧伤——渗透得这样深，竟至无法驱散和消除了。深深埋着的忧伤玛柏儿突然在发抖了。

第九章 倒塌的温室

这顿饭象平常一样。一小片羊肉，烤马铃薯，接着是葡萄干馅饼、奶油、一点点心。

餐室墙上挂了几幅全家福照片，没有什么价值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油画，大而笨重的餐具架，一张梅子色桃花心木桌子，深红色缎质窗帘。这张桃花心木大桌子，可坐下十个人还有余。

玛柏儿闲谈到这次旅行的详情，一直谈到目前的事。因为只有三天日子，也没什么好多说的。

“拉菲尔先生是你的一个老朋友么？”克劳蒂问。

“也可以这样说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是到西印度旅游时，才认识他的。我想，他是为了健康原因，才去那里修养。”

“是啊。他行动不便有好多年了。”安瑟亚说。

“真不幸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可是我对他的坚忍不拔，真是感到由衷的敬佩，他似乎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工作上了。你不晓得，他每天对秘书口述信件，不断的发出电报。

虽然是在病中，似乎仍不肯歇手。”

“哦，不，他不会歇手的。”安瑟亚说。

“最近几年，我们不常见到他，”拉维尼说：“当然，他是个大忙人，贵人多忘事嘛！可是到了圣诞节，他总会很亲热地想到我们的。”

“你住在伦敦吗？玛柏儿小姐？”安瑟亚说。

“哦，不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住在乡下。是位于诺茅兹和贝辛市场当中的一个地方。离伦敦约有二十五里远。那地方一向是个美丽、古老的村落，但现在自然也和旁的地方一样，变成所谓的‘发展区’了。”她接着说：“我想，拉菲尔先生是住在伦敦吧！”

那次我在圣荷诺旅馆登记簿上注意到了，他好象是住在伊顿广场？或贝格拉夫广场的某个地方？”

“他在肯脱有座别墅。”克劳蒂说：“我想，那是他招待客人的地方，诸如生意上的友人们，或国外来的代表。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曾到过那儿。偶尔我们难得遇见的时候，他都是在伦敦款待我们。”

“他真好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还建议你们在这趟旅程中，邀请我到此地。他考虑得真周到。一般人都认为，象他这样的人，一定是‘贵人多忘事’。”

“我们以前也曾招待过从事这种旅行的他的朋友们。而他们在安排的时候，非常的慎重。当然，这种安排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。例如年轻人们，自然是想散散步，玩得较久些，或爬上小山眺望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事。上了年纪的人们却不这样，他们爱待在旅馆里，可是此地的旅馆服务真差。我相信，你会发现今天的游览和明天去圣波那凡，也是够累人的。”

“即使只观光庄园，也可能很累。”拉维尼说。

“哦，我知道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么多的散步。会让一个人的脚都走酸了。有时我想真不该从事这趟旅程，可是这些美观的建筑物，和幽雅的房间、家具是这么的有诱惑力，让人舍不得放弃。”

“还有花园，”安瑟亚说：“你喜爱花园，是吗？”

“哦，是啊！”玛柏儿说：“尤其是花园。从说明书的描述上，我真的很盼望看到一些有美丽景致历史性庄园呢。”她在微笑。

这聊天应该是令人很愉快，很自然的事，但是她却有种压迫感——在此地有某些事情给她很不自然的感觉，对这些，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这次的谈话平凡极了，一点精彩之处都没有。

玛柏儿在想，为何一想到这三姊妹的任何事情时，似乎就有种说不出的不吉利气氛出现？这三姊妹，象莎士比亚名剧马克白的女巫们。她们象哑剧里的演员，扑着翅膀，戴着可笑的尖顶帽子，舞蹈着、滑溜地走。玛柏儿想起看戏时她对她侄儿说的话：

“你知道吗？雷蒙，如果是我导这出著名的戏剧，我便会把这三个女巫，诠释成完全不同的性格。我将把她们三个，变成平凡又正常的苏格兰老太婆。而她们既不会舞蹈，也不会跳跃，只会点头狡猾地相互望着。但你会感到就在她们的平凡后面，有一种威胁感。”

玛柏儿吃了一口葡萄干馅饼，望着桌子对面的安瑟亚，一脸平凡暧昧、不整洁的样子，还带有一点浮躁。为什么她感觉到，安瑟亚是邪恶的呢？

“我觉得一些事情，”玛柏儿自语地说：“可是我可不能那么做。”

用过了餐，她想去花园走走。安瑟亚被派了去陪同她。这不是一个很出色的花园，虽然现在已破败了，但以前一定被维护得很好。有灌木林，一条有月桂树的车道和曾被维护得很好的草坪和小径，约一亩半大的花园，对现在住在此地的三姊妹，显得过于宽广了些。有一部分园地大概从未被利用过，

到处杂草丛生。而种植的地面上，则大部分是花坛；玛柏儿的一双手，几乎不由自主地去摘那些旋花属的植物，想断定它的好坏。

安瑟亚的长发，在随风飘舞，不时地把发针甩落在小径的草上。

玛柏儿有点激动地说：“你有个很美丽的花园。”

“哦，我倒觉得这花园很小。”安瑟亚说。

她沿着一条有草的小径往前走，在靠墙的一处小丘前停下。

“这是我们的温室。”安瑟亚悲哀地说。

“啊！你们有这么多令人愉悦的葡萄树。”

“有三株葡萄树，”安瑟亚说：“一株黑汉贝，和一株小白葡萄树，很甜哟！”

另外，还有一株很美的欧洲种葡萄树。”

“你是说，向日葵？”

“向日草。”安瑟亚说。

“是啊，向日草。难怪气味这么芬芳。这里是否曾挨过炸弹？把这间温室炸毁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们从没被炸弹炸过。这邻近也全没被炸过。不过，我倒害怕温室会因年久而塌。我们搬到此地只有很短的时间，也没有钱修理或重建。其实，就是重建也划不来。因为我们无法维持，即使要想维持的话，我怕只有任它坍倒了。所以，你看，它全长满杂草了。”

“唉，那株刚开花的攀藤植物是什么？”

“哦，那是很普通的植物。”安瑟亚说：“叫荞麦或什么的。”

“荞麦可是一种成长迅速的植物，如果人们想埋藏什么或难以入目的东西的话，大概很有用。”

在她前面的土墩，全被蔓生着绿白色花朵的植物遮没了。玛柏儿很清楚，这对其他生长的植物是种威胁。荞麦属的植物在极短的时间里，会把什么都遮没了。

“这一定是间很大的温室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，是啊！我们在里面还种着桃子树和油桃呢。”安瑟亚说。

“现在看起来真美。”玛柏儿带着安慰的口吻说：“好美丽的白色小花朵啊！”

“在左边这条小径上，有一株很美的木菌树。”安瑟亚说：“我还曾认为，这个种了草本植物的花坛是此地最美丽的花坛呢！可是现在我们没有能力来维持了。”

她在前面领路，迅速由直角方向走到一条小径，走过一道边墙时，加快脚步。

玛柏儿几乎跟不上了。她在想，安瑟亚好象有意要避开一些难以入目和令人不愉快的地点；或是由于昔日的荣耀不再了。令她惭愧了起来？荞麦属植物因意外的荒弃，当然会蔓长的。甚至不需修剪，或稍加照护。使这所花园变成长满了花的荒芜所在了。

安瑟亚的样子，好象要逃跑一样，玛柏儿紧跟着她这位好主人。注意力立刻被一处四周长满了玫瑰树蔓，毁坏了的猪栏吸引住了。

“我的伯叔祖父曾养了几头猪，”安瑟亚说：“当然现在的人是不会想到这种事了。”

你们会觉得好邈邈，是吗？我们在这庄园只剩下了几株玫瑰树。我想，

这玫瑰树是对艰难的一个最好答复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玛柏儿说。

她谈到玫瑰这类的植物，和一些最新产品的名称。她认为，这些名称，对安瑟亚全然是陌生的。

“你时常从事类似的观光旅行吗？”

“你是说，这一次的观光旅行吗？”

“是的，有些人一年旅行一次。”

“哦，没有。这种旅费我可负担不起！我有一个朋友，很慷慨的送给我这份生日礼物——就是做这次观光旅行。他是那么的慷慨，使我不忍心拒绝。”

“啊，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你会来呢。我是说——这种旅行一定很累人的，是不是？但如果你是常到西印度，或做类似的旅游”“到西印度去，也是一项慷慨的赠礼呢！那是我的一个侄儿，一个可爱的孩子，对他老姑妈表示的一点心意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我实在想不出，人们如果没有晚辈，要怎么办呢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他们都是这么的体贴，你赞同吗？”

“我——我认为是这样。我不太明了。我——我们没——没有什么晚辈。”

“你姊姊拉维尼，没有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她和她丈夫一个孩子也没有。”

“你这话怎么说呢？”玛柏儿边问，边和她回到这幢庄园。

第十章 往事

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时，门上被轻叩了一声，玛柏儿应声到：“进来吧。”门打开了，一个年轻的女人走进房间，手里捧了一只盘子，上面放了茶壶、茶杯、牛奶罐和面包、奶油。

“请用早点，老太太。”她高兴地说：“这真是个好天气。我看到你的窗帘已拉起来了。睡得好吗？”

“睡得真好。”玛柏儿说，边丢下一本她正看着的书。

“呃，是个可爱的天气。他们全到波那凡岩石去啦！你不去也好，这路程对一双腿可不好受呢。”

“我很高兴留在这儿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她们三姊妹这么好，邀请我来。”

“唉，呃，她们也很高兴呢，多个伴嘛！现在此地可真冷清呢。”

她把窗帘全拉起了，推开一张椅子，把热水到进面盆。

“二楼有浴室，”她说：“我们考虑过，为了老年人，还是把热水送到此地的好，不必爬楼梯了。”

“你真好，珍纳。我想，你很清楚这幢庄园的情形吧！”

“我从小就住在此地了——那时雇请了三个人——一名厨师，一个女佣，还有一个打扫客厅的女佣，她有时也兼做厨房的事。那老上校在的时候啦！因为他养了马，所以另外还有一名马夫呢！唉，那真是一段愉快的日子。在事情发生之后，日子就难过了。

他丧失了年轻的妻子，儿子又阵亡。唯一的一个女儿远走到国外。嫁给一个纽西兰人，后来她也死了，留下一个婴孩。他是个很不幸的人，一个人

孤伶伶地住在此地，让这幢庄园荒废下去。他死时把庄园遗留给他侄女克劳蒂和安瑟亚，后来拉维尼死了丈夫，便来这儿和她们住在一起——”她摇摇头叹口气。“对这幢庄园，她们也没能做些什么——实在是没钱——所以她们便让这个花园一直的荒废下去了。”

“这真是一件憾事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她们是这么好的女士们。安瑟亚小姐是个浮躁的人，但克劳蒂小姐上过大学，很有脑筋——她懂得三国语言——拉维尼也是个好心的女士。我想，她到此地来和她们住，也许情形可能会好些。但是人们永远不能确定未来会怎样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觉得，好象这幢庄园会给人带来恶运。”

玛柏儿看起来要开始追根究底了。

“是啊？一件件事情接着发生。先是可怕的飞机失事——发生在西班牙——机上的人全遇难了。坐飞机很不安全，我自己就从不坐。克劳蒂小姐的两个友人也遭了难，夫妻两人，女儿当时在学校里，幸运逃过了。克劳蒂小姐把她带到此地同住，照顾她。

带着她一同去旅行，到意大利和法国去，待她象她自己的女儿一样。她是这样可爱、美丽的女孩。人们绝想不到，会发生这样一件可怕的事情。”

“发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呢？是在此地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在此地。谢谢上帝。虽然人们认定事情是发生在此地。不错，她是在此地遇到他的。他就住在这附近一带——她们认识他父亲，他父亲是个富有的人。那儿子是到这儿来渡假的就——开头是这样。”

“他们爱上了？”

“不错，她立刻爱上了他。他很吸引人，说话样子也动人，日子便这么过了下去。

却万没想到——想到——”她停住话。

“发生了爱的纠纷？爱的波折？而这女孩子自杀了？”

“自杀？”她吃惊地望着玛柏儿。

“究竟谁和你说的呢？是谋杀，无耻的谋杀。他勒死她，把她头部打得稀烂。

克劳蒂小姐跑去认尸——她从此便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们在离此地三十里远的地方，找到她尸体——在一处荒废的石地的矮树丛里。人们认为，那不是他第一次杀人。还有旁的女孩子们。她失踪了六个月，警方到处搜寻。他是个凶恶的魔鬼——天生的坏蛋，事情似乎就是这样。有些人说，做那种事的人，是因为脑筋不正常，无法对自己负责。我一点也不信！我说，凶手就是凶手！现在甚至绞刑也放过他们了。我知道，在旧时的家庭里，常发生疯狂的事情——从勃那辛到特温脱——每一家庭的后代，总有一个人死在疯人院——还有就是派那脱老太太——戴上钻石后冠走在小路上，说自己是玛妮亚安东妮，直等到他们叫她闭上嘴。可是，她真的没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只不过笨头笨脑。再就是这个男孩子。

他完全是个恶魔。”

“他们对他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那时候已没有了绞刑——要不就是他年纪太轻了。现在我已记不清了。他们发现他有罪。可能把他送到波斯托，或叫勃洛桑的那种地方去。”

“男孩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密契尔——我记不得他姓什么了。这事发生在十年前——大部分人都忘了。

那名字有点象意大利人的——又象一幅画的名字。有什么人曾画过一幅画——叫什么拉菲尔的——”

“密契尔拉菲尔吗？”

“啊，正是！有谣言说，他父亲很有钱，已把他由监牢里弄出来了，象抢劫银行犯来一次越狱，不过我认为，那不过只是传说——”

因此这并非是一件自杀事件了。实在是谋杀。

“爱！”邓波儿小姐，把这女孩子死亡的原因，称做是：“爱。”她有点说对了。

一个年轻女孩子，爱上一个凶手——为了爱他，不惜造成丑恶的死亡。

玛柏儿不禁颤栗了一下。昨天她在村子街道上，曾走过一处张贴海报的场所。

看到上面写着：艾派松唐斯，谋杀，发现第二具女孩尸体，警方寻求年轻人援助。

所以历史又重演了。老花样——丑恶花样。有几句被人们忘掉了的诗，突然涌进她脑海里：“玫瑰白色样的青春年华、热情、苍白；静谷间的一条蜿蜒溪流；平凡故事里的白马王子；噢！脆弱的生命，一片空茫，玫瑰白色样的青春年华。”

有谁保护年轻的人，不让他们惨遭痛苦和死亡呢——是年轻的人，无法保护他们自身吗？他们认识得太少了？或是认识得太多，而自认为他们完全成熟懂事了？

那天早上，玛柏儿下楼的时间可能较预期的早了一些，没看到她的女主人人们。

她径自走到外面，到了前门口，在这所花园四周随意闲逛着。她并非真要参观这个特别的花园。这是由于某些模糊的感觉，有某些事情，令她必须注意，使她想到了某些事情，或给了她没有过的一些想法——呃，说实在话，她并没满怀希望得到什么。她必须记下某些事情，某些有关连的事情。

这时候，她不想急着见到这三个姊妹中的任何一个。她要把脑子里积存的一些事情，重新好好地整理一番——由于珍纳送早点时的闲谈，使她得到了新的线索。

一道侧门敞开在那里，她走出去，到了村庄的街上。循着一排小店铺，向一处耸起尖塔的教堂和有墓地的地方走去。她推开一道有屋顶的大门，到墓地上闲逛；有些坟墓的日期已很久了；在远处墙边，有些墓是后来建的；墙那边有一两处墓，显然是新建的。

对稍久的墓，她没多大兴趣。有些上面刻的名字，是在村庄上常听到的。村上有许多出生的王子，全埋在那里。吉斯伯王子，玛契莱王子什么的。

她正想从后面的一处坟墓转过身时，看到一个老年人，在墓地间慢慢移动，在打扫。

他向玛柏儿招呼一下，说了声：“早啊。”

“早啊！”玛柏儿说：“真是个好天气。”

“等会可能会下雨呢！”老人说。

“这地方好象埋葬了不少领主和女人呢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唉，是啊！这地方总少不了领主的。他们都拥有了不少土地。”

“我看到有个孩子葬在此地呢。看到孩子的墓时，真让人心伤。”

“唉，那是小咪兰，我们叫她咪妮。是啊？她死得真惨，给车子碾死的。”

她跑过街上，去买糖果。现在也有不少的人是因车祸而亡。”

“想起来真难过，”她说：“总是有这么多人死亡。人们全没注意到，等看见了墓碑才知道。疾病啊！年老啊！车祸啊！有时甚至死得更惨。例如年轻的女孩子被谋杀等等，我是说犯罪一类的死亡。”

“唉，是啊！这也不少呢。女孩子们真笨。做妈妈的人，常没花时间好好照顾她们，只自顾自的到外面交际应酬。”

玛柏儿有点赞同他的论调了。不过，并不欣赏目前的这种情形。

“你住在那幢古老庄园里吗？”老人在问：“我看见游览车，驶到了此地。我想这会使你感到很累吧。和一群陌生人相处，有些甚至让人无法忍受。”

“我真的有点累呢。”玛柏儿承认地说：“我有个亲切的友人，拉菲尔先生，写信给他在此地的几个友人，她们便邀请我住上几晚。”

拉菲尔这名字，显然对这老人没什么反应。

“格勒尼太太和她两个姊妹，非常的好。”她说：“我想她们在此地，已住了很久了。”

“大概有二十年吧。那幢庄园原是老上校勃那贝司谷脱的。他死的时候快七十岁了。”

“他有没有小孩？”

“有一个儿子。作战时阵亡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此地那幢庄园遗留给他的侄女们的原因。因为没有旁的人可继承啊！”

他又在墓地忙碌了起来。

玛柏儿便走进教堂。墙上挂着一两块铜牌和几块铭板。全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。

她坐到一张很不舒服的硬板凳上，兀自在寻思出神了。

现在她总算摸到了一点边了。事情的发展，在某些关节已连接上了？——但图形还显得不够明晰。

有个女孩子遭到谋杀，（事实上，是有好几个女孩子被谋杀）。一犯上嫌疑的年轻男人们（或是少年人，象目前一般通称的）遭到警方的逮捕，“在盘诘时协助他们。”通常的花样经。但这全是古老历史的重演，说起来要回溯到十至十二年前，却什么也没发现——到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悲剧也无法落幕。

他能做些什么？拉菲尔可能要她做些什么呢？

她想到了邓波儿小姐。她必须要邓波儿再多告诉她一些事情。邓波儿曾说过过一个女孩子。说这女孩子要嫁给密契尔拉菲尔。事实确是如此吗？在这古老庄园里的那些人，好象并不太了解详情。

玛柏儿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很平常的想法——这种事在她住的村庄上，常会发生的。一开头总是“男孩子和女孩子遇上了”这类的事情。事情就象平常一样发展下去。

“然后女孩子发觉有了身孕，”玛柏儿在自语。“她对这男孩子说，要他娶她。可是，也许他并不真想娶她。或是他从没想到要娶她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便叫他为难了。也许这男孩子的父亲，并不知道这种事情。她的亲戚却坚称，他做得没有错。现在他对这女孩子厌倦了——或许他另有了别的女孩子。因此用了迅速又野蛮的做法，把她勒死，把她头部打得稀烂，叫人认不出。这和他的犯罪前科，并不符合；一件野蛮、肮脏的犯罪，就如此被人遗忘了，不了了之。”

她朝教堂四周望了望，看起来多么宁静安详。真有罪犯吗？真是令人难相信。对犯罪的眼光——这便是拉菲尔看中她的地方。她站起身，步出教堂，停住脚再朝墓地四周往往。现在，好象她在墓石和古老碑志之间，罪恶的感觉被涤清了。

昨天在那古老庄园里，她曾感到某种罪恶吗？失望的深切沮丧，阴沉的绝望和悲伤？安瑟亚一双眼睛，可怕地望过她肩头，好象怕见到什么人似的站在那里——总是站在那里——她的后面什么地方。

她们是知道某些事情的。那三个姊妹，一定知道些什么的。可是她们到底是知道了些什么呢？

她又想到了邓波儿。她想象中，邓波儿和旁的人，这时正跨过沙丘，爬上一条陡峭小径，望着峭壁外边的海洋远处。

明天她再加入那旅行团时，一定要让邓波儿小姐，再多告诉她一些事情。

玛柏儿循着原路，回转到这幢古老庄园，她走得好慢，有点累了。却没有真正感觉到，早上得到了什么收获。到目前为止，这幢古老庄园，没给她任何明确的指示。从珍纳说的过去发生的悲剧，总是常留在佣人们的记忆里的，还有所有欢乐的事情，象举行盛大的婚礼啊！豪华的宴会啊！同样很清晰的常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她走近大门时，看到有两个女人的侧影站在那里。当中一个走开了，前来迎接她。

这人是格勒尼太太。

“哎呀！是你。”她说：“我在想，你必定是到外面什么地方去散步了，我真希望你不至于太累。如果我早知道，你要下楼，到外面去逛逛，我会陪你到处去看看的。不过说起来，这附近也没什么可看的。”

“啊！我是想去逛逛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你知道，那些墓地和教堂。有时候，能看到让人产生好奇心的墓铭。象这类的事情，我可常做呢。我认为，此地的那座教堂是在维多利亚时代重新修复的吧！”

“不错，他们加上一些令人侧目的凳子。那些椅子的木料倒是上好的，很坚韧，但不够艺术化。”

“我希望，他们没拆掉什么有趣的东西。”

“不，这倒不至于。这不是一所很古老的教堂。”

“似乎没有很多的铜牌和铭文，或诸如此类的东西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对宗教方面的建筑，好象很感兴趣？”

“哦，我对这类事没有很深入研究。在我自己住的村子，圣玛丽梅德，许多事情就会让人联想到教堂上去。我是说，总是有许多事情的。我小时候，是这样的情形。目前当然是有点不同了。你是在这附近长大的吗？”

“啊！也不完全是。我们住得不很远，约有三十里的距离，在小侯德斯。

我父亲是个退休的军人——炮兵少校。我们有时到此地来看我叔叔——也是来看我伯叔祖父的。以后几年我就不常到此地了。我两个姊妹在我叔叔死后搬到此地，那时我和外子仍在海外。他在四、五年前死了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她们渴望我到此地和她们住在一起，说真的，这似乎是最好的做法。我们在印度住了几年。我外子就是驻防在那里的时候死去的。现在的人不太了解，我们是多么想在何处——在何处落叶归根呢。”

“是啊！的确是这样。我完全明白了。自然你也会有这种感觉，从你家

人搬到此地后，毕竟你就在此地生根了。”

“是啊！我一向和两个姊妹保持往来，不得不去探望她们。可是，一切情形总和一个人意想中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曾在伦敦附近买下一幢小别墅，靠近汉姆顿宫廷，在那里渡过不少时日，偶尔我替伦敦的一两个慈善机关，做点事情。”

“你真懂得过日子。”

“最近我常觉得，也许我该在此地渡过更多的日子。我有点担心那两个姊妹。”

“担心她们的健康吗？”玛柏儿说：“这就是所谓的亲情了。尤其当她们身体有点衰弱，当亲戚的人就会担心没有人来照顾她们啦！或其他什么的。有时甚至担心对方在沐浴时摔倒，或下楼时发生意外等等。”

“克劳蒂的身体一向很硬朗，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我可以这样说，她人很刚强。可是，安瑟亚就不一样了，她常会发呆。她常常迷迷糊糊的不知自己身在何方。”

“是啊！有这么多使人担心的事情，的确是可悲的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有什么事值得安瑟亚这么担心。”

“也许她担心所得税，或金钱上的事情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不，不，那些都不值得这么担心——哦，或许她过于关心这所花园了。象往日那样，一想起这所花园，她就非常忧虑，你知道——呃，花了钱，重新再把一切情形，恢复正常。

克劳蒂不得不对她说，在目前不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。她常提到这些暖房，和一向种在那里的桃树、葡萄树，还有其他的一切。”

“还有墙上那向日葵？”玛柏儿说。

“是啊，不错，这是值得人们怀念的一件事。向日葵，多么令人迷恋的芬芳香味，多动人的名字啊！这些常使人怀念不已。还有葡萄树，小小的，一颗颗软软的葡萄。唉！

呃，人们总是沉溺于回忆中。”

“还有那个花坛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是啊，安瑟亚很想再有一个美丽的草本植物大花坛。目前真的不太容易做得到；也不容易在当地找到每两个星期做一次割草等事的人，我们每年都要雇请不同的公司来做。安瑟亚想要再种上大草原的草，辛浦京石竹，白色的那种。一直沿着花坛石头边缘，并在温室外面种上一株无花果树。她回忆起所有这些草木，也常谈到它们。”

“这梦想对你而言一定是很困难的。”

“呃，是啊。为了这件事，我们常常有许多争论。而克劳蒂对事情是很干脆的，所以她直截了当的给予拒绝，说她不想听到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谈话。”

“要让人明白道理，是很困难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有时人们是应当行事坚决，或有点威严。呃，也许甚至要激烈点。我们是不应当同情的静听着说话的人抱着希望，谈着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希望。当然，这件事是很困难的。”

“但对我较容易。因为你知道，我又走掉了，然后再回来住下。前些日子当我刚回来时，我发觉安瑟亚打算聘请一家最贵的公司布置圆景的花匠们，重新整修这所花园，重建这些温室，这真是件可笑的事情。因为即使你种下了葡萄树，过了两三年，也不会结果实的。克劳蒂对这种事，一无所知，

当她在安瑟亚书桌上，发现这件工作的估价单时，真的大感光火。她真的完全不客气了。”

“这么多的困难事情。”玛柏儿说。

这是她常常引用的一句话。

“明天早上，我要早点走了。”她说：“我到金波尔去查看一下，我知道，明天早上，游览车里的客人要在那里会合。九点钟时，他们会出发。”

“哦，是啊。我希望你不会觉得太累。”

“哦，我不会的，明天我们要到一个叫——慢着，它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——斯蒂宁圣玛丽。那个地方，好象不怎么远呢。路上要去参观一所有趣的教堂，和一个城堡。下午去参观一所美丽的花园，它不怎样宽广，不过有一些奇卉异花。我确实觉得，在此地有过充分休息后，会精力充沛的。如果这两天我去爬悬崖，或做其他的游览，我就会非常累的了。”

“呃，今天下午，你必须休息，明天才有精神。”格勒尼太太边说，边走进里面。

“玛柏儿要去参观教堂呢。”她对克劳蒂说。

“我怕没有什么好参观的呢。”克劳蒂说：“我个人认为，这是最令人厌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玻璃装饰。我叔叔对这些有点天然的红蓝色玻璃，倒很欣赏呢。”

“那种颜色，俗里俗气。”格勒尼太太说。

玛柏儿决定在用过午餐后小睡一会，一直到快用晚餐时，她才加入她的女主人。

在晚餐后，她们闲聊到上床睡的时候，玛柏儿在回忆——回忆她自己在年轻时候游览过的地方，曾做过的观光旅行和偶然认识的人。

她疲累的上床去睡了。带着一种挫折感，因为她没有多知道些什么，可能因为再没有更多的事可让人知道的了。这就好象做一次垂钓旅行，但没钓到鱼——可能因为那里并没有鱼；也可能她不知道，是否用对了鱼饵。

第十一章 意外事件

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时，玛柏儿的早点便送上来了。以便她有足够的时间准备。她刚关上小手提皮箱，门上便有人急促的敲了一下，克劳蒂走进来，样子很烦恼。

“哦，天啊！玛柏儿小姐，楼下有个年轻人要看你呢。叫艾姆那派拉兹。

他是和你一起坐游览车来旅行的人。他们派他到此地。”

“哦，我想起他了。是个很年轻的人。”

“不错，样子很漂亮，头发浓密，其他方面也不错。他真的是——呃，带了些不好的消息给你。听说出了意外的事了。”

“出了意外？”玛柏儿瞪着眼。“你是说，那辆游览车在路上发生了车祸？有人受了伤还是什么的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不是那辆游览车，车子没有出事。昨天下午，在他们的旅游途径上，忽然刮起了大风。虽然我认为这和风没有什么关系，但人们似乎迷失了路。那里有一条常走的小径，你也可以爬上去，走过一处沙丘。这两条路全通到波那凡顶部的纪念塔——他们全朝那地方走去。我推测，人们彼此

分散开了，实际上没有人带领和照料他们。也许，应当有个人带领他们的。斜坡突出在峭谷上，非常陡峭，人们走在上面，脚步会很不稳定。石头和石块滚下山腹，因而击中底下小径上的人。”

“哦，天啊！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真难过。谁受了伤？”

“一位叫邓波儿的女人，或叫什么的。”

“依莉莎白邓波儿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哦，天啊！我真难过。我和她谈过不少话呢。”

在游览车里，我就坐在她旁边。我想，她是一名退休女校长，一位极有名声的女校长。”

“当然是啦！”克劳蒂说：“我很熟悉。她在弗诺菲当女校长，一所很有名的女子学校的校长。大概是在一两年前退休下来的，现时那里的新任校长，是个有点新潮派的年轻女士。但邓波儿小姐并不很老，大约有六十岁，人很活跃，喜爱爬山和散步，和其他象这类的事。我希望她伤得不重，我还没听到什么详细情况呢。”

“我准备好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就下楼去看派拉兹先生。”她啪的关上皮箱。

克劳蒂手抓住皮箱。

“我替你拿。我们一起下楼吧。小心楼梯啊！”

玛柏儿走下楼。派拉兹正在等着她，他头发看起来，比平常还乱，穿上华美的靴子，皮短外套，鲜艳翡翠绿的裤子。

“真是不幸的事情，”他说，同时抓住玛柏儿的手。“呃！告诉你这件不幸的事情。我想，我要先走了。克劳蒂小姐应该已告诉你了，邓波儿小姐出了事。我还不清楚，到底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据猜测，可能是有些石头或圆石头，从那有点险峻的斜坡滚下，击中了她，邓波儿小姐因此受到脑震荡。昨天晚上，他们不得不送她住进医院。据说她的伤势不轻呢。不论怎样，今天要做的旅行取消了。今晚我们要在此地过夜。”

“哦，天啊！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真难过。”

“我想，他们今天决定不继续旅行了。他们要等着看医生的报告，因此我们提议在金波尔再住一晚，把这次旅行再重新安排一下，也许我们不能一起同去格朗缪宁了。我们原想明天去的，那没什么意思，真的，他们也这么说呢。桑德朋太太一早就到医院去了，想打听情形怎样了。她在十一点时，会在金波尔和我们一起喝咖啡，或者你喜欢和我一起去，听听最新的消息。”

“我就同你一起去。”玛柏儿说：“立刻就去。”

她转过身对克劳蒂和格勒尼太太道别。

“谢谢你们，”她说：“你们这么好，请我在此地住两晚，我过得非常愉快。样样都这么宁静，让人满意。不幸的是却发生了这样的事。”

“如果你喜欢再住一个晚上，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我认为——”她望着克劳蒂。

玛柏儿眼睛锐利地向旁边瞥视了一下，看到克劳蒂似乎不很赞同的样子。

她几乎在摇头了。虽然是这么一个小动作，没引起旁人什么注意。玛柏儿在想，她要表示意见了。

“我想，你重加入旅行团，会比较好些。”她说。

“是啊！我认为会比较好些的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到时候我会知道，要计划

什么或如何进行，也许在某些方面，我能帮上一个忙呢。我在此地再度向你们致谢。我想，不难在金波尔租到一间房的。”她望望派拉兹。

“那就好。今天有几间房空了，没有客满。我想，桑德朋太太已替旅行团预定好房间，今晚在那里过夜，明天我们就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又是说再见，又是感谢。派拉兹提了玛柏儿的手提皮箱，大步走出去。

“就在转过弯，左面头一条街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，昨天我已走过了。可怜的邓波儿小姐，我希望她受伤的不严重。”

“我想，她有点——”派拉兹说：“当然，你清楚医生们。他们的说法总是一样，想法也相同。当地没有别的医院——他们不得不送她到约八里远的卡尼斯镇上去。”

不论怎样，在我们把你安顿好在旅馆里的时候，桑德朋太太会带着消息回来了。”

他们边说着话，已走到了那里，看到这些同车旅行的人们，全聚集在咖啡室里，在喝咖啡，吃早点。这时候，白脱纳夫妇正在说话。

“啊！事情发生得太惨了，”白脱纳太太说，“大家全慌乱了手脚。在我们大伙儿玩得这么快活，欣赏每件事的时候，却没想到会发生了这件事。可怜的邓波儿小姐。我总是认为，她是个很稳健的人，是吗？亨利？”

“确是这样，”亨利说：“的确，我真的奇怪——是啊！我们的日子不多，你知道——我们是否最好——呃，就在此地放弃这次旅行，不再继续下去？我的解释有点不清楚，我是说应等到我们确实知道，如果你是一呃，我是说，如果这是一件预谋的事情，能令人送命的，就可能需要来一次调查了，或报警。”

“哦，亨利，别说得这么怕人！”

“我认为你太悲观了，白脱纳先生。情形不可能那么严重的。”

卡斯派先生用外国口音说：“是啊！不过情形好象很严重呢。昨天，当桑德朋太太在电话里，对医生说话的时候，我已听说了。情形好象很严重呢。他们说，邓波儿小姐受到严重的脑震荡，严重得很。他是一名这方面的权威，是被请来诊治她，看看能不能动手术的大夫。这真是非常不幸。”

“哦，天啊，”伦姆纳小姐说：“如果有何疑问的话，或者我们必须回去了。让我查看一下火车时刻表。”她转过身，对白脱纳太太说：“你知道，我是把我的猫儿们，交代好托付邻居了，如果多耽搁一天，事情就麻烦了。”

“啊！我们这么激动，对事情是没有益处的。”尼斯莱波透太太说：“裘纳，快把这个甜面包扔到废纸篓里去。你听见吗？一点也吃不下。多令人倒胃口。我不想把它剩在餐盘里，令人生出恶感。”

裘纳把甜面包扔掉了。她说：“派拉兹和我到外面去散一会步，没关系吧！我是说，就只到镇上去看看，光是坐在这儿，悲惨地谈着话，真没意思。而且，聊天对于事情的发展实在是爱莫能助。”

“你们要出去散步，真是非常聪明。”柯克小姐说。

“是啊！你不一道去吗？”莱斯尼波透太太还没开口，裘纳礼貌性的问。

柯可小姐和巴诺小姐互相望着，叹着气。

“草地非常滑溜呢，”巴诺小姐说：“在那湿漉漉的草上，我自己就跌过一两次。”

“还有那石头。”柯克小姐说：“就在转过小径的一个角落上，掉下一些

小石头。

“有一块击中了我的肩上，很痛。”

分配了茶、咖啡、饼干和蛋糕，大家似乎有点疏远和不痛快。当大灾难发生时，没人知道，该用什么办法应付。每个人说出他们的意见，表示出惊异和苦痛。他们现在在等消息了，同时有点渴望游览风景，并希望在早上，能获得一些有趣味的消息。午餐要等到一点钟才上桌，他们真的觉得，坐着说同样的话，真有点沉闷。

柯可小姐和巴诺小姐，在听到有人说，他们是否需要买东西时，站起了身。她们需要买一两件东西，也想到邮局去买些邮票。

“我想寄一两张明信片，我要问一下寄到外国的邮资。”巴诺小姐说。

“我想配一些毛线，”柯克小姐说：“在广场另一边的那幢建筑物，好象也很有趣。”

“我认为，我们到外面走走，对我们会有益处的。”巴诺小姐说。

上校和华克太太，也站起身，对白脱纳夫妇表示，他们也可能出去走走。

白脱纳太太表示想去一家古董店。

“那不是一家道地的古董店，你不妨称它做旧货店。那里，有时候你能买到一些真正有趣的东西呢。”

他们成群的出去了。艾姆那派拉兹侧身挨到门口，没多加表示，跟着裘纳，一转身便不见人影。尼斯莱波透太太在后面叫她的侄女回来，说她认为坐在这张躺椅上，可能更较舒适。伦姆那小姐同意了一卡斯派先生带着一个外国护卫人员的姿态，护送这些女士们。

温斯德教授和玛柏儿留了下来。

“我认为，”温斯德对玛柏儿小姐说：“坐在旅馆外面，会比较舒服。向着街道的那面有一个大阳台，视线不错。”

玛柏儿谢过他，站起身。她到目前，几乎没同温斯德单独说过一句话。他带了几本学术方面的书籍，有一本是他常看的，即使在车子上也不时地在看。

“可是也许你要买点什么，”他说：“我是宁愿安静地等着桑德朋太太回来。我想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彻底的检讨我们遇到的事。”

“我同意你的话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况且昨天我在镇上，已做了相当的散步，我并不觉得今天，有任何必要再这么做。我宁可在此地等，待会儿如果有事情时，我可能会帮得上忙。”

他们一同走过旅馆门口，转过角落，那儿有一所稍显方型的花园；靠近旅馆墙边，有一处高起，用石块铺砌的散步场地，那里有多种不同形式的篮形椅子。这时候附近一个人也没有，他们坐下了，玛柏儿观察似的望着她对面的人一望着他起皱的脸，浓浓的眉毛，一头灰白色的头发。想象着他弯着腰散步的样子。他的声音平淡，语带着讥讽。

她心想，某种行业的一名专家。

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”温斯德说：“你就是珍妮玛柏儿小姐？”

“是啊，我就是。”

她有点吃惊了，讶异他的知道她。他们在一起并不被旁的游客们认出身份。尤其最近两晚，她没同其他的人在一起。这非常的奇怪。

“你大概很惊讶我怎么会认得你吧？”温斯德说：“我听人谈起过你。”

“有人谈过我？”玛柏儿再度有点惊异了。

“是啊！”他停了一下，声音并不确实低，但失却了音量，虽然她仍能很清楚听到——“拉菲尔先生。”

“啊！”玛柏儿吃了一惊。“拉菲尔先生。”

“你吃惊了吗？”

“呃，是啊！我是吃惊了。”

“我没想到，你也会吃惊的。”

“我没预想到——”玛柏儿刚想说，又停住了。

温斯德教授没有说话。他只是坐在那里，盯着她望。

玛柏儿在想，一会儿他会说：“亲爱的女士，究竟是什么朕兆？饮食不舒服么？缺少睡眠？或是消化不良？”她现在几乎可以肯定，他是个医生了。

“什么时候他对你提到我的？那一定是在——”

“是在几星期前。在他去世之前。他对我说，你会做这一次的旅行。”

“他知道，你也会来旅行的。你真的就来了。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，”温斯德说：“他曾对我说，你会来旅行，事实上，我知道是他替你安排了这次旅行的。”

“他这人真好。”玛柏儿说：“的确很好。当我发现他替我预定了旅程时，我吃惊极了。请了这样的客。我自己是办不到的。”

“是啊！”温斯德说：“他真慷慨。”

他点着头，好象一个小孩，对一出精彩演出，大为喝彩一样。

“在我们都这么高兴的时候，游览受到了阻断，真是不幸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是啊！”温斯德说：“真想不到。你认为怎样？”

“他怎么说呢？”

他裂开嘴露出微笑，眼睛遇上她挑战的眼色。

“拉菲尔先生，”他说：“曾详细地说起过你，玛柏儿小姐。他建议我和你一起旅行，就可以及时和你见面。因为同车旅行的人，总免不了要碰面的。有时他们常要花一两天，为了不同的嗜好或兴趣，可能分成好几伙人。他还建议我——我该注意到你。”

“注意我？”玛柏儿有点不悦了。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想是为了保护你。他要有十分的把握，你不会发生一点意外。”

“我发生事情？我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倒想知道呢？”

“可能就象发生在邓波儿身上的那类事情。”温斯德说。

裘纳克拉福走到了旅馆的转角地方。她带了一只购物篮子。她走过他们，点一下头，带了一点好奇的望着他们，走到街上。直到她走得看不到了，温斯德才说话。

“一个好女孩子，”他说：“至少我这样想。对一个专横的姑妈，做一头能负重的野兽，可是，我相信，再过不久，她便会到了反抗的年龄。”

“你刚才说的，是什么意思？”玛柏儿说，这时候对裘纳可能的反抗，不感兴趣了。

“由于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将需要提出讨论了。”

“你是说由于这次不幸事件吗？”

“是啊。如果这算是一件不幸事件的话。”

“你认为，这不是一件不幸事件吗？”

“呃，我认为这也有可能的。”

“当然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玛柏儿犹豫地说。

“不。你不在现场。你——我会这么说——你正在别的地方，可能有事情做吗？”

玛柏儿默然了一会。望了温斯德一眼。然后说：“我没有完全听懂你话中的意思。”

“你需要小心才好，处处小心。”

“我小心得已形成习惯啦！”她说。

“做人小心吗？”

“我是说我对任何事情，总是处处小心的。信不信由你。”

“是啊！你完全说得对。你对我什么都不清楚。仅在观光古堡、历史性庄园和珍奇的花园，一次非常令人愉快旅行的游客名单上，知道了我的名字。说起来，也许是那些花园，最吸引你的注意呢。”

“可能是的。”

“此地还有旁的人。对花园也感到兴趣的样子。”

“或者装出对花园有兴趣呢。”

“呃！”温斯德说：“你已注意到了。”

接着他又说：“呃，以我而言，不论怎样，我一开始，就注意到了你，注视你做的事，就近在手边的，以预防任何可能——呃，我们可以概括叫它做一肮脏的事情吧。可是目前情形有点不同了。你必须打定主意，我就是你的敌人，还是你的盟友。”

“也许你说得对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你说得很明白，但你并没有把你自己的情形详细告诉我，我可以依这做判断。我认为，你是拉菲尔先生的一个朋友吧。”

“不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我不是拉菲尔先生的朋友。我只见过他一两次。有一次是在一所医院的董事会上，另一次是在公共场合上。我认识他；我推想，他也认识我。玛柏儿小姐，如果我对你说，我在自己的行业上，是个有名望的人，你也许认为，我太自负了。”

“我不这么想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如果你那样说你自己的话，你可能说的是事实。你是一个医生吗？”

“啊，你真有理解力，玛柏儿小姐。是的，你非常有理解力。我得过医学学位，不过，我也有专长。我是个病理学家和心理学家。我身边没有任何证明文件。你可能相信我说的话，到某种程度。但我能给你看写给我的信，和一些正式文件，这可以加深你的印象。我主要担任和医事法律学有关系的专门工作。用日常生活语言来说，我对各种不同形式的罪犯头脑，感到兴趣，对这方面，我有多年的心得。我在这方面写过几本书，有几本书引起激烈的争论，也有几本变成了理论了。现今我不做那些费力的工作了。我把时间大部分花在这方面的写作上。我不时地观察事物，常促使我想起一些有趣的——我想更深入研究的事情。我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乏味。”

“一点也不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或者，从你现在说的话，我希望你可能对我说明某些事情，那些事情拉菲尔先生并没对我说明。他请求我从事某件计划，但并没有告诉我有关的详细情形，能让我籍以着手工作。他只让我接受和进行，其他使我一无所知。在我看起来，他那样的处理事情，似乎非常笨。”

“但你却接受了？”

“我接受了。你对我说的全是老实话。我有经济上的动机。”

“你有没有深深思考过？”

玛柏儿沉默了一会，然后慢吞吞地说：“你可能不相信的，我对这回答是：没有。”

“我不感惊奇。你是被引起兴趣来了。这就是你打算要告诉我的。”

“是的。我给引起兴趣来了——虽然我并不怎么熟悉拉菲尔先生。事实上——我们是在西印度认识。我想关于这事你多少知道了一点。”

“我知道，就是在那地方，拉菲尔先生认识了你，在那里——我可以说明——你们两人曾合作过。”

玛柏儿有点怀疑的望着他。“哦，”她说：“他说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说了。”温斯德说：“她说，你对犯罪的事有独到的见解。”

玛柏儿扬一扬眉毛，望着他。

“你大概不太相信吧。”她说。

“那倒不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拉菲尔先生是个非常聪明和机敏的人，善于判断人。他认为你也善于判断人。”

“我不会自命是个善于判断人的人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仅仅会说，某些人使我联想起我认识的某些人，因为我能猜想，他们举止间某些类似的地方。如果你认为，我完全清楚他们到此地来要做什么，那你就错了。”

“偶然的更甚于有计划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我们似乎要在此地的一处特殊适当地点坐下来，讨论某些事情了。我们似乎不会被看到，或轻易地被偷听到，我们没靠近窗子或门口，头上也没有阳台或窗口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谈了。”

“我会感激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着重这事实，我对自己做些什么或被认为要做什么，完全一无所知。我不知道，为什么拉菲尔先生要那么做。”

“我可以猜想到的。他想要你没有偏见的接近某些事件。”

“所以你不打算告诉我任何事情了？”玛柏儿似乎激动地说：“真的！有那么严格的限制。”

“不错”温斯德说，他突然微笑起来。“我同意你。我们必须摆脱掉某些限制了。”

“我将告诉你某些事实，这会使得你对事物了解得更清楚。而你也许能够告诉我某些你知道的事情。”

“我可以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可以告诉你一两件有点特殊的迹象，可是迹象却非事实。”

“所以——”温斯德停住了话。

“天啊！把某些事情告诉我吧。”玛柏儿说。

第十二章 一次闲谈

“我不想长篇大论。我会很简单告诉你，我是怎样地被牵连到这件事情的。那时我替内政部当机密顾问，也和某些机关接触。有某些象犯罪的机构，对某种形式的犯人，供应食宿，那些有某种犯罪行为的犯人呆在那里，被称之为‘女王陛下的希望’，有时候呆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这同他们的年龄有关。如果他们低于相当的年龄，他们便必须拘留在某些特别指定的地方。你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吗？”

“不错，我完全明白你说的话。”

“不论什么犯罪发生，我总是立刻被请去商讨，判断这些事情。并对这

件案子的可能性，有利或不利的方面，做各种不同的预测。它们没有多大意义，我便不会去调查。

但偶尔为了一个特别原因，我也会同一个机关的负责人商讨。在这件事，我从一个部门，经由内政部转交的一件通知。我去拜访这机构的负责人——事实上，这人负责管理这些犯人和病人，不论你想怎样称呼他们。他因此成了我的朋友——很多年的朋友，但我同他不是很亲密。我到所说的这机构去，这负责人告诉了我他的烦恼。他们查问一个被关在监牢里特殊的人。他对关在监牢里的这个人，有某些怀疑。他便是这件案子里的一个年轻男人。或曾经是一个年轻男人，事实上，当他到此地的时候，他只比孩子大一点，那是好几年前了。日子过去了，目前这位负责人在那里住下后，（他在这名犯人初到时，并没在那里），他变得担心了。不只是因为他自己是个专业人士，也因为他对犯罪的病人和犯人们，是个有经验的人。简单的说，这孩子从他小时，就已叫人很不满了。随你怎样称呼。一个年轻有过失的人，一个小恶棍，一个坏蛋，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他是个犯罪的典型，他参加帮派，打群架，他是个窃贼，偷窃，盗用公款，诈欺，舞弊。事实上，他是个使任何做父亲的人绝望的儿子。”

“啊，我明白了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明白些什么了呢？玛柏儿小姐？”

“呃，我认为，你说到的是拉菲尔先生的儿子。你知道他些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也不知道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只听到说——就在昨天——拉菲尔先生有个素行不良的儿子，如果我们说得客气的话。他有个太保儿子。我对他，知道得不多。

他是不是拉菲尔先生仅有的一个儿子？”

“是的，他是拉菲尔先生唯一的儿子。他还有两个女儿。一个在她十四岁时死了，一个大女儿嫁得很幸福，但没有孩子。”

“他真可怜。”

“可能的。”温斯德说：“他太太年轻时就死了，我想，她的死对他是个大打击，虽然他从不愿意表露出来。他对他的儿子和女儿们，给了多少照顾，这我就知道了。

他养育他们，把他最好的给他们。为他儿子花了最大的心血，可是人们说不出他有什么感情。他不是一个轻易流露出内心感觉的人。我想，他整个生命和兴趣，全放在赚钱这件事上。象所有的大金融家们，使他感到兴趣——不完全是他获得的金钱。你也许会说，象派出去一个好仆人，用更有利和意料不到的办法，赚取更多的金钱。他欣赏金融上的事。喜爱这方面。他对旁的事，想到的很少。

我想，他对他儿子，已尽了他一切的力量了。他使他儿子脱出学校的困难，雇请著名的律师们，使他儿子免受法律的制裁，但最后的打击来临了，或许预见到一些早些时发生的事件。这孩子被控诉攻击一个年轻女子，因而被送上法庭。据说是攻击和强暴，因为他年轻，获得一些宽恕，只被判了监禁。后来，第二次对他做了真正严厉的控诉。”

“他杀害了一个女孩子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是吗？我听说这样。”

“他引诱一个女孩子，离开家庭。那是在她尸体发现前几个月的事。她是被勒死的。

她的脸部和头部，被石头和石块打得认不出，大概想要人认不出她的身

份。”

“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”玛柏儿老气横秋地说。

温斯德望了她一眼。

“你是指什么？”

“对我们似乎是这样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不喜欢那样的事，我从不喜欢的。如果你希望我感到怜悯、懊悔、鼓励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孩子，或谴责恶劣的环境；

如果你希望我，事实上要为他哭泣。我就不会喜欢这么做了。那我就不会喜欢做坏事的人了。”

“我真高兴听到这些，”温斯德说：“在我职业生涯上，我曾遇到过人们哭泣，咬牙切齿，非难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，这是你几乎不相信的。如果人们认清他们所处的恶劣环境，他们生活上的困难，尽管他们没有受到损害，我不认为，他们会这么常持相反的看法。这些不对的事情，是令人怜悯的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。由于他们天生遗传原因，而不能控制住自己。我同样对患癫痫症的病人怜悯。如果你懂得遗传原质的话——”

“我多少懂得一点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是小常识嘛！虽然我对化学或技术方面，没有实际的知识。”

“这位官长，是个有经验的人。他简洁地对我说，为什么他这么渴望知道我的意见。他对这个关在牢里特别的人，说老实话，在经验上，格外感觉到，这孩子并非是凶手。他并不认为，他是凶徒类型的人。据他以前见到的，他不象是个坏人。他的看法是，这孩子不象是穷凶恶极的罪犯；他认为自己是对的。他不相信，这孩子会杀害了一个女孩子，用那种先勒毙，再毁损了她的面目的手段。他就是无法让自己相信。

他对这件事曾调查过，似乎完全得到证实。这孩子认识这女孩子，在犯罪前，有人在几个不同场合中，看到他和她在一起。他们大概是睡在一起，另一方面，有人看到他的车子在邻近，他自己已承认了。所有的迹象，显示出这是一件完全公平的案件。不过，我的朋友为此事却不快之至。他是个对正义和公理，有很强烈感情的人。他需要不同的看法。事实上，他需要的，不是他认识的警方，他需要职业医学方面的观点。他说，这是我的专长，他需要我去看这年轻人，同他谈谈，访问他，对他做医学上的评估，把我的意见告诉他。”

“非常有趣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是啊！真的非常有趣。毕竟，你的朋友——我是说，你的那位官长——是个有经验的人，爱正义和公理的人。他是个你爱听他说话的人。大概，你真的听了他说的话。”

“不错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我深感兴趣。我明白了这事件始末，就给他电话。我用多种不同态度接近他。和他谈话，谈论在法律上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改变。

我对他所下的功夫，可能博得女王律师的喝彩，在他的一方面，看看可能有些什么优点，以及别的事情。我象个朋友，也象个敌人接近他，以便我可以看到他对各种不同接近的反应，我也做过许多身体上的检验，就象我们目前时常用到的一些测验。”

“那么结果是怎样呢？”

“我想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我想我的朋友可能对的。我不认为，密契尔是个凶徒。”

“你说到早些时那件案子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？”

“当然，那件犯罪案子对他很不利。这不是陪审团的想法，因为他们当然没听说过，直到法官概要的说出了要点，这当然是法官的看法。对他很不利。后来我自己又做过调查。他曾攻击过一个女孩子，想对她施暴。但在我的想法，他并没有凶暴到要把她勒毙的程度——我在巡回裁判所，曾见过不少这类案件。你不能否认，现今的女孩子们，随时有遭强暴的危险。她们的母亲们常名之为强暴事件。一个女孩子有几个男朋友，关系远超过友谊。不错，无疑的，这是一件凶案——但由所有的测验——身体上的、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测验——我不断感觉到，没一样和这件特别的案件相符合。”

“那么你将怎么做呢？”

“我和拉菲尔先生联络上了。我对他说，在一件和他儿子有关系的事情上，我想同他见一次面。我便到他那里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，还有那位官长的想法。”

我们没有证据，也没有上诉的理由，可是我们两个人全相信，当时的审判者已误用了法律。我说，我也许会做一次调查，这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。我也许会提出某些事实，向内政部诉愿，这也许做得到，也许做不到。那里可能有某些事情，得要找些证据。我说，找证据是颇费周折的事。但我认为以他的地位，对任何人没有分别的。那时侯我体会到，他是一个病人，病得不轻的人。他自己这么对我说过。他告诉我，他预料到死亡。

而且两年前医生也曾警告过他，说他可能不会拖过这一年，他们从未体会到，由于他不寻常的体能，或许可以活得久点。我问他，对他儿子有怎样的感觉。”

“他对他儿子，有怎样的感觉呢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唉！你想知道，我也同样想知道。我认为，他对我非常的诚实，即使——”

“即使有点无情？”玛柏儿说。

“是啊！玛柏儿小姐。你说得对。他是个无情的人，但他也是个公平和讲正义的人。”

他说：‘我知道，他儿子是怎样一个人，知子莫若父嘛！但我不打算改变他，因为我不相信，有人能改变他。他积习已根深蒂固。他欺诈，人们叫他坏蛋，又常惹是非。没有人，也没有事情可以叫他改过迁善。我曾想和他断绝关系，虽然这并不能解决问题。他需要用钱时，常会有钱用。我常做能做到的事。呃，我是不是有一个心理变态的儿子呢。’

他有病，患上癫痫症，我想尽法子，替他治疗。如果我有儿子，有精神上的毛病，虽然别人会说，这人没得救了，我也会尽一切能力照顾，做得恰如其分。

但现时我能对他怎么办呢？’我告诉他，这要看他需要做些什么。‘这不难，’他说：

‘我处于不利的地位，但我完全明白，我需要怎么做。我要替他辩护。想法子把他放出。让他自由自在，继续过他自己的生话，那么他一定会那样生活下去。我会替他准备，对他所能做到的每一件事。我不想让他吃苦，受监禁，因为不幸的错误，令他和生活脱节了。如果有别的人，什么别人杀害那个女孩子，我要寻出事实，找出凶手。我要替密契尔讨个公道。可是我是个病得不轻的人，我活的日子已无几日了。’我建议律师们——我认识一家律

师事务所——他打断我的话说：“那些律师们根本不管用。你可以聘请他们却不管用。在这么有限时日内，我必须安排我可以安排的事。”他给我一大笔钱，作为寻找事情真相的费用。不必替他省钱。

“我自己几乎不曾做过什么。任何时候会死掉。我授你权利，做我的主要助手，帮助你，去想法子找出某一个人”他给我写下一个人的名字。叫珍妮玛柏儿小姐。他说：“我不想把她的地址告诉你。我要你，在我选择的环境里会见她。”然后他对我说了这次观光旅行，这次令人高兴，历史性的庄园、城堡和花园的观光旅行。他会在某一个日期以前，预先替我准备。“珍妮玛柏儿小姐，”他说：“也会来参加这次旅行。你会在那里见到她，偶然间遇到她，这样会使人们认为，完全是一次巧合罢了！”我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日子和时刻，来认识你；或者，如果我认为不适当，我就不认识你。你已问过了我，是不是我和我的朋友，这位官长，有任何理由怀疑或知道任何别的人，他们可能犯下了这件凶杀案。我这位官长朋友，当然没有什么意见，他已同负责承办这案子的警官，开始讨论过——一个对这案子极具经验和最能信赖的探长。”

“没有别的人建议吗？这女孩子的其他朋友？”

“我也发现有这样的事。我请拉菲尔先生，告诉我一点关于你的情形。他却不同意如此做。他告诉我，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。说你了解人们。他还告诉了我另一件事。”他停住了说话。

“另一件什么事？”玛柏儿问：“我实在是太好奇了。我完全无法想到，我能想象到的任何别的事。我耳有点聋，视力也没有以前锐利。我无法完全想到，我有任何用处，除了我有点蠢和率直外，事实上，在早些日子里，我总被人叫做是一个‘喜爱说闲话的老太婆’。我是个喜爱说闲话的老太婆。他是这么说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温斯德说：“他说的是，你对犯罪有非常灵敏的观察力。”

“啊！”玛柏儿说。她吃了一惊。

温斯德注视她。

“你说这是真的么？”他问。

玛柏儿默然了好久。最后她说：“也许是的。是啊！也许是的。我一生有几次，眼光是很锐利的。可以认出邻近那些地方或周围的环境会有不吉祥的事情。也可指出在接近我的人中，有哪些人是邪恶的，和发生的事有关系。”

她突然望着他微笑。

“你知道，”她说：“有点象生下来嗅觉就很灵敏一样。可以闻出一丝汽油味，而别的人却闻不出。你可以很轻易的辨别出一种香味。我一个姑妈，有一次说过：

当人们说谎时，她可以马上闻得出来。她说有一种很特别的气味，会吹到她面前。

他们鼻子一动，气味就发了出来。我不知道，是不是真有这种事。可是，呃，有几次场合，她表现得很出色。有一次她对我姑父说：“佳克，别雇佣今天早上同你说话的那个年轻人了。他全在说谎。”后来证明她的观察一点也没错。”

“一种罪恶感，”温斯德说：“呃，如果你真有罪恶感，就请告诉我。我会高兴的知道。我不认为，自己有特别的罪恶感。”他轻轻拍拍额头。

“我还是简单的告诉你，我是怎样的参与了这些事件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拉

菲尔先生去世之后，他的律师请我去看他们，把他的事情告诉我。我又接到他一封信，里面也没说什么。后来我有一段时间，再没听说到什么。然后我接到游览公司一封信，说拉菲尔先生在死前，替我预定了一次旅行，他知道我很喜欢游览，便把这旅行当作是一件礼物送给我。我真吃惊，同时认为这是我答应做这件事的初步指示。我推测在这次旅行中，我会接到一些别的指示或线索。昨天，不，是前天，我到此地时，受到一幢住在古老庄园里的三姊妹的邀请，她们亲切的接待我。她们收到拉菲尔先生的信。说拉菲尔先生在死前不久，写信告诉她们，他的一个老朋友，要前来做这次旅行，他要她们亲切地留她住两三天，因为他想，她不太适合，去爬那难爬的海峡和纪念塔，这是昨天旅行中的主要项目。”

“你认为那也是要你做这件事的一种指示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不可能有别的理由的。拉菲尔先生不是一个白施恩惠的人，对一个不爱爬山的老太太，一点不会有怜悯的。不，他是要我到那地方去。”

“你到那地方去了？然后怎样了呢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只有那三个姊妹。”

“三个不可思议的姊妹？”“她们可能是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但我不这样认为。无论如何，她们好象并不怎么怪。我还不太清楚。她们好象平凡极了，她们不是属于这幢古老庄园的。这幢古老庄园是属于她们的一个叔父的。在好几十年前，她们搬到了此地。

她们和蔼可亲，但不特别有趣，为人处事的风格有点不一样。她们不很熟悉拉菲尔先生。

我和她们间的闲聊一点收获也没有。”

“因此在你住在那里的几天里，什么也没有得到？”

“我只得到你刚告诉我的，那件案子的事实。我不是从她们那里知道的。是从一个上了年纪的佣人，她说起了这位叔父的往事。她只听说过拉菲尔先生的名字。可是她流利的说到这件凶杀的要害。一开始就提到拉菲尔先生的一个儿子到此地的事，和这个女孩子怎样的爱上了，又怎么的把这女孩子勒死，她喋喋不休地说着话，你也许会问，‘象铃样的不停地响。’”玛柏儿用她年轻时常说的词语说。“充满着夸张，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故事，她似乎认为，警方的看法是，这不是他唯一的一件凶杀。”

“在你看来，这件事和那三个不可思议的姊妹有没有关系？”

“不，只因为她们是这个女孩子的监护人——深深地爱着她。其他再也没别的了。”

“她们也许知道一些什么的——一些有关另一个男人的事？”

“不错——那就是我们需要的——是不是？另一个男人——一个残忍的男人，在杀了她后，毫不犹豫地打烂她的头部。这样的男人可以因嫉妒而被逼得发疯。那样的男人多得是。”

“在那幢古老庄园，没有发生其他怪事吗？”

“只有一、两件。例如其中一个最小的妹妹，不断地说到花园的事。似乎象个热心的园丁。可是她不可能是的，因为她对花草的名称都一知半解呢。我对她布下了一两个圈套，提到罕有珍贵的灌木植物，问她知不知道。她说，那不是美丽的植物吗？我说，这种植物不很耐寒，她同意了。可是，事实却不是如此。这使我想起——”

“使你想起了什么？”

“呃，你会想，我对花园和植物的事，实在愚不可及。我是说人们对他们确是懂得一点的。我对一些鸟类，也懂得一些呢。”“我想，不是鸟类，而是花园的事情，令你苦恼了。”“不错，你有没有留意到参加此次旅行的两个中年女士？巴诺小姐和柯克小姐？”“是啊！我已留意到她们了。两个一起旅行的老处女。”“说得对。呃，我已发现到有关柯克小姐的一些怪事。她叫那名字，是吗？我是说，‘柯克’是她在这次旅行时用的名字。”“为什么——她会有另一个名字吗？”“因为她曾到我住的村子，圣玛丽梅德去，并在我的花园篱笆外面和我聊过天，她还亲口夸赞过我的花园，也同我谈到过园艺上的事。她告诉我，她住在村里，在某人的花园里工作。搬进那里的一幢新房子。”

“我认为，那完全是谎话，因为，她对园艺的事，一窍不通。虽然她假装懂得，但却不知所云。”

“你想，为什么她要到那里去呢？”

“那时侯我不知道。她说，她叫巴瑞脱——什么的，住什么地方的，我一时想不起了。”

“她的发型不但改变，甚至颜色也不一样。而穿的衣裳也不是同一式样，起先在这次旅行时，我并没想到。只是奇怪，为何她看起来有点面熟。然后突然我想起了一她是由于头发被染色了而有点不同。我曾问过她我以前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她。她说，她到过那地方——但假装并不认识我。这完全是一片谎话。”

“关于这所有的事，你有何意见呢？”

“呃，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——柯克小姐（就叫她现在的名字）到圣玛丽梅德来，只不过要看我一眼——以便她能完全确信，当她在遇见我时，能够认出我——”

“为何感到有那必要呢？”

“我说不出。有两种可能性。但我两种都不喜欢。”

“虽然我不知道，”温斯德说：“但我也不很喜欢。”

他们两人沉默了一会，然后温斯德说：“我不喜欢发生象邓波儿所遭遇的事。”

“在旅行时你已和她谈过话了？”

“不错，我和她谈过。当她好点时，我想再和她谈谈——她可能告诉我的——告诉我们——关于被杀害的这女孩子的事情。她对我说过这女孩子——她上过她的学校，要嫁给拉菲尔先生的儿子——可是并没嫁给他，她后来死了。我问她，怎么和为何死的——她回答说：‘爱’。我当作是说自杀——但却是谋杀。为了妒忌而谋杀会更适合。另一个男人。”

“什么别的男人，我们必须查出。邓波儿小姐也许可能告诉我们，他是谁呢？”

“没有其他邪恶的事情吗？”

“我想，这是我们需要得到的消息。没有理由认为，这辆游车上任何游客中，有任何邪恶事情的暗示——或对住在这幢古老庄园中的人们，有任何邪恶事情的暗示。但那三姊妹中的一个，可能知道或记得，这女孩子或密契尔，曾一度说过的某些话。克劳蒂常带了这女孩到国外去。因此，或者她可能知道某些在国外旅行时所发生的事情。她们在旅行时，这女孩子可能说过，或

做过某些事情。这女孩子遇到过的某个男人。某些事情同此地这幢古老庄园，能扯上一点关系。以为只由于谈话，偶尔的听闻，是很难得到任何线索的。那第二个姊妹，格勒尼太太，很早就已嫁了人。我想，她曾在印度和非洲住过一段时日。她可能从她丈夫那里，或她丈夫的亲戚或和此地这幢古老庄园有关系的各种事情上，知道了某些事情。因为她时常到此地来。她可能认识这个被杀害的女孩子，不过我认为，她还没有另两个姊妹知道的多。这不是说，她就不知道有关这女孩子的某些要紧的事情。第三个姊妹较为浮躁，也较保守，好象并不认识那个女孩子。不过，她也仍旧可能有这两个情侣的消息——或看到过这女孩子，同一个不为人知道的男孩子在一起。喏！那是安瑟亚，现在走过那家旅馆了。那三个姊妹中的一个。”

玛柏儿虽专心在谈话，却没改变平时的老习惯。一条大街，常成为她注意的焦点。

所有过路的人，不管是闲荡或匆匆的赶路，总能引起她的注意。

“她就是安瑟亚勃那贝司谷脱——那个拿着包裹的女人，她到邮局去了，刚走过转弯地方，你看到了吗？”

“她看起来有点傻，”温斯德说：“那飘舞的头发——灰色的头发——有点象五十岁的奥赫妮亚。”

“我也想到了奥赫妮亚，当我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。啊！天啊，但愿我知道，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但无论是住在此地一两天，或是继续游览旅程，看起来都有点象大海捞针。

如果你插手得够久，你就必定会找出某些事情——即使你在进行中受到了刺痛。”

第十三章 红黑格子的套头毛衣

桑德朋太太在这一伙人坐下吃午餐时，回来了。她带来了不好的消息，邓波儿小姐仍旧昏迷不醒。几天内，她当然也无法走动。

她报告之后，把话题转到实际的事情上面。替那些愿回伦敦的人订出适当的火车时间表，替明天或第二天再开始进行的旅行，提出适当的计划，她有一张今天下午在附近地方的适合短暂旅程的名单——小伙伴坐了雇用的车子。

温斯德在他们走出餐厅时，把玛柏儿拉到一边。

“你今天下午，想不想歇息？如果不歇息的话，一小时内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

这儿有一所有趣的教堂，你也许想去看看的——”

“好极了。”玛柏儿说。

玛柏儿静静地坐在来接她的车子里，温斯德坐在她旁边。他是在约好的时间内来接她的。

“我想，你可能高兴看看这所特别的教堂。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村庄。”他说：“当一个人有时间能看看时，实在应该好好的欣赏一下当地的风景。”

“你真好。”玛柏儿说。

她带着有点不安的眼光望着他。

“好极了。”她说：“正好象是——呃，我不想说，做得好象无情，不过，呃，你懂我话中的意思。”

“我可爱的女士，邓波儿小姐不是你的朋友或什么的。对这不幸事件，你不用太过悲伤。”

“呃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你真好。”

她推测，这辆车子是租来的。接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，去看看邻近的风景，设想真周到。温斯德实在该请某个年纪较轻，更有趣和漂亮的人。玛柏儿审视似的望了他一两眼，在他们驶过村庄的时候。他，正望着他那边的窗外。

他们把村庄抛到后面，驶上一条乡下道路了，当饶过山腹时，他转过头对她说：“我们不到教堂去了。”

“不去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也正在想或许我们不去了。”

“不错，你会这么想的。”

“我可以问，我们去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我们到卡尼斯镇的一所医院去。”

“那就是邓波儿小姐被送去的地方，是吗？”这句问话，几乎是多余的。

“不错，”他说：“桑德朋太太在看过她后，从医院里，给我带回一封信。我刚在电话上，同他们通过话。”

“她会复原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还是昏迷不醒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至少——我希望——唉！”她叹口气。

“她可能再也恢复不了知觉。但偶然间，也许能清醒一些时候。”

“你要带我到哪里去？为什么？你知道，我不是她的朋友。我仅在此次旅行中，第一次见到她。”

“不错，我也知道。我之所以要带你去见她，是因为有一次她清醒时，曾问到你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想知道，为什么她会问到我？为什么她会认为我可能对她有帮助，能为她做些什么？她是个有理解力的女人。你知道，她是个伟大的女人，曾当过弗诺菲的女校长，在教育界有卓越的地位。”

“我推测，那是最好的一所女子学校？”

“不错。她是个伟大人物。本身学识渊博。数学是她的专长，我应当称她是一个女教育家。对教育有兴趣，获得一般女孩子们的喜爱，常鼓励她们上进。啊！还有许多别的事。如果她死了，是不幸又很残忍的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好象苍天常嫉英才。虽然她已退休了，仍有不少影响力呢。这件不幸事情，也许你不想要我们谈论这件不幸事情吧！”

“我想，我们最好该怎么做。以前也曾发生过一块大圆石头滚下山腹，但只有隔了相当的时间，才滚下。有人曾对我说过这种事。”温斯德说。

“曾有人对你说过这样的不幸事件吗？是谁呢？”

“两个年轻人。克拉福和派拉兹。”

“他们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克拉福小姐对我说，她以为有什么人在山腹上。她同派拉兹先生，由较近的小径爬上去，循着一条崎岖不平，饶过小山转弯的路径。在他们转过一个弯时，在地平线的边缘，确实看到有一个人，分不清是男的或是女的，想把一块大圆石头，滚到底下来。

这块大圆石头正在摇摇晃晃的，终于在滚动了，起先滚得很慢，然后加快速度的滚下山腹。邓波儿小姐正沿着下面的一条小径走去，才走到那里，

这块圆石头正击中她。

当然，那人也许不是故意的，可是石头确实击中了她。如果真的要击中邓波儿小姐，只要对准她的方向，没有不击中的了。”

“他们见到的人，到底是女的，还是男的呢？”她问。

“不幸的是，克拉福小姐没说明。不管是谁，那人是穿了工装或工装裤，红黑格子纹的颜色圆领套头衣裳。但人影一转，立刻就见不到了。她认为是个男人，但无法确定。”

“她认为，或是你认为，这是有人蓄意要谋害邓波儿小姐吗？”

“她愈想愈肯定。那男孩子也有同感。”

“你猜想可能是谁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也许是同我们一起旅行中的一个人，午后去散步的人。也可能是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什么人，看到那辆游览车停在此地，选中那地方，对当中某一个人攻击。那个有暴力的年轻情人。也可能是她的仇家。”

“如果我说是‘一个隐秘的敌人’，这句话好象挺富戏剧性的呢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哦，是啊。谁要杀害一个退休和被人敬重的女校长呢？这就是有待我们解答的一个问题。可能邓波儿小姐会告诉我们。她可能体会到，在她上面的那个人影，或甚至知道那是谁，为了一些特殊原因，对她怀有恶意，要对她不利。”

“这说法仍旧不太圆满。”

“我和你有同感。”温斯德说：“她似乎完全不可能是个适合被人攻击的牺牲者。”

但当一个人想到，一个女校长认识许许多多的人时，就有此可能了。我们会这么说，有许多人曾受到过她的教诲。”

“你是说，有许多女孩子，受到过她的教诲。”“是的，我说的正是这意思。女孩子和她们的家人。一个当女校长的，必须有多方面的才华。譬如说，罗曼史，女孩子们可能喜欢罗曼史，但她们的家长们却懵然无知。你知道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尤其在最近的一二十年。据说女孩子们成熟早，这在体质上说，一点不错，但在心理方面而言，她们却成熟得晚。她们停留在孩童阶段较长—喜爱穿孩童时的衣裳，飘舞着孩童般的头发。

即使她们穿上迷你裙，她们还是替洋娃娃穿上睡衣、运动衣和短裤，这全是孩童样子。

她们不愿做大人，不想接受同我们一样的责任。象所有的孩童一样，她们被人认为长大了，任意做她们认为是大人做的事情。有时候这会变成悲剧，引起悲惨的结果。“你是想到某些特殊情形吗？”“没有。我只是认为，有这可能。我不相信，邓波儿小姐有个私人的仇家—一个敌人，会残忍到想利用机会，把她杀害。我认为—”他突然望着玛柏儿问：“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“呃，我想，我明白你的想法了。你是说邓波儿小姐知道了某些事情的真相，这可能不利于某人，甚至对某人会有危险。”

“是的，我确是觉得如此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似乎表示，在我们这旅行团中，有某个人认识邓波儿小姐，而邓波儿小姐却不认识她—也有可能是忘了她是谁了。情形若真是如此，我们的旅伴们都有嫌疑了。是不是？”她停了一下：“你说的那件套头毛衣，红黑格子纹的衣裳，怎么说？”

“哦，套头毛衣——”他好奇地望着她。“你怎么会忽然提起这个呢？”

“这很容易明白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你是这么说，而克拉福小姐又是特别提到的。

如此一来，就引人注意了。”

“是吗？但这使你想起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一些蛛丝马迹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一些将可看到、想到、观察到和体会到的事情。”

“啊！”温斯德带着信心地望着她。

“当你描述你曾见到的一个人时——并非是在附近，而是在相当一段距离时见到一个人时——你描述的头一件事，将是这人所穿的衣裳。而不是他们的脸，走路姿态，双手和双脚。譬如说，一件触目的深红色大头巾，一件紫色外套，或是一件奇异的皮上装，一件鲜艳红黑色套头毛衣。一些很容易认出和注意到的衣物。当那个人脱掉那件毛衣想把证据消灭，包装成包裹邮寄到某个地方，譬如说，由邮局寄到约一百里远的地方，丢到城市的一只垃圾箱里去，或烧掉，或销毁。她或是他就变成一个谦虚和穿着朴素的人，就不会被人发觉和想到，因而犯上了嫌疑。那必定有用意的。那件深红色和黑色有格子纹的套头毛衣。等于是故意要引起人们的注意，但在那个人身上，是再也不会被人见到的了。”

“你的推想真好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我已说过，弗诺菲离此地没多远。我想，有十六里远吧！因此，这是邓波儿很熟悉的地方，她对住在这里的人、事物也很熟悉。”

“是的，这增大了可能性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有同感，这名攻击者，很可能是个男人，而不是个女人。那块圆石头，如果是有意滚下的，那就非常的准确。准确得与其说是女性做的，不如说是男性做的。在另一方面，在我们游览车上，可能有什么人，或可能是邻近地方的什么人，在街上看到邓波儿小姐，过去几年，她以前的一个学生——经过一段日子后，她自己可能认不出的某个人。可是，这女孩子或女人会认出她，因为一个六十岁以上的校长或女校长，和五十岁时，改变不会很多。她被某个女人认出了，也知道她的女校长，在某些事情上，可能对她不利。”她叹口气：“我自己对此地一点不熟悉。你对这儿有何特别的认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我自己对此地不熟悉。但我知道某些事情，从你已告诉我的，知道了发生在此地的各种不同事情。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某些事情，我会更茫然，更一无所知。

你自己到此地到底要做些什么？你并不知道。然而你被邀请到此地。是由拉菲尔先生有意的安排，你才会到此地来，你才会接受这次游览，你和我才会遇见。我们会停留在别的地方，或是走过，可是特别的安排到此地，因此你会真的在此地住几个晚上。和他以前的朋友们住在一起，不会拒绝他提出的任何请求。这推测有道理吗？”

“因此，我可以知道需要知道的某些事情了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好几年前发生的一连串凶杀？”温斯德样子怀疑地说：“一点特别之处也没有，和你能说出的，发生在英国或威尔斯其他任何地方的都一样，这些事情似乎常一连串发生。首先是一个女孩子受到攻击和谋杀。然后另一个女孩子又有同样的遭遇。再就是同样的某些事情，也许就在二十里远的地方发生。同样的死亡。

据报道，有两个女孩子，从裘瑟伦圣玛丽失踪了，一人就是我们在谈论的，六个月后找到了她的尸体，在很远的地方，她最后被人看到时，是和密契尔拉菲尔在一起——”

“另一个呢？”

“她叫诺娜勃洛德。是个很活泼的女孩子，没有固定的男朋友。她尸体从没被找到。

如今十多年过去了，案子只有不了了之。”温斯德慢慢的说：“我们到啦！这就是卡尼斯镇，此地是医院。”

温斯德领着玛柏儿走进来。显然如他所意料的。他被领进一个小房间，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个女人，站起身。

“啊！是啊，”她说：“温斯德教授。这一——”她有点犹豫了。

“玛柏儿小姐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我在电话上同巴克修女说过了。”

“哦，是的。巴克修女说，她会陪同你们的。”

“邓波儿小姐怎样了？”

“还不是一样。我怕没什么可说的啦。”她站起身。“我带你们到巴克修女那里去。”

巴克修女个子瘦长，声音沉着、坚定。一双深灰色的眼睛，习惯的望着你，但几乎又立刻转望着别的地方，这让你有一种感觉，好象你在极短的时刻里已被观察过了，并被下番评语。

“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温斯德说。

“呃，我还是把这边的情形，告诉玛柏儿小姐的好。首先我必须对你们说明，这位病人，邓波儿小姐，仍旧不省人事，她似乎偶尔会醒过来，想认出周围的环境，或说几句话。可是，没一点办法能鼓舞她。我想温斯德教授已对你说过了。她有一次清醒时，很清晰地说了这些话：‘玛柏儿小姐，’接着说：‘我要同她说话。玛柏儿小姐。’然后她又失去了知觉。医生认为应当和游览车上别的游客联络。温斯德教授来此地看我们，说明了种种不同的情形，还说会带你到此地。我想，我们能要求你做的，就是请你到邓波儿小姐的私人病房里，在她恢复知觉时，立刻记下她说的话。但我怕这没多大的希望了。坦白说，还是这样的好。医生也认为，她可能就是如此——失去知觉的死去。想减轻脑震荡，没有一点办法。重要的是要有个人能听到她说的话。医生的意思，认为如果她再恢复知觉的话，周围不应当有太多的人在。如果玛柏儿小姐认为一个人在那里，太人单势孤的话，病房里会有另一名护士。但不会被床上的病人注意到，除非她要求，她才会走开。她们之间，会用一道帘幕隔离，让这名护士坐在病房的角落里。”

她接着说：“那里我们也有一名警官，随时可以记下任何事情。医生认为这么做是很适当的，他也不至于会被病人注意到。她想见到的，只有一个人，不会吓怕了她，或令她丧失想对你说话的勇气。我想，这么请求你，应该不会太困难吧！”

“哦，不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完全准备好啦。我身边带了一本小笔记本，还有一支笔。我头脑里可以记住短暂时间的话，所以似乎不需要公开记下她的言辞。你可以相信我的记忆力，我不是聋子。我的听觉虽没有以前那么灵光，但如果我坐到她床边的话，我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她说的话，即使是耳语也行。而且我已习惯同病人在一起。随时可以适当的照顾她们。”

巴克修女再迅捷地瞥了她一眼。这一次，她点了一下头，表示满意了。

“你真好，”她说：“我相信，如果你能帮忙，再好也没有的了。现在就要看你了。”

如果温斯德教授喜欢的话，他可以到楼下候诊室等，需要时我们随时可以通知他。玛柏儿小姐，现在你可以同我去了。”

玛柏儿跟着她，经过一条长廊，走进一间单人小病房。在光线暗淡的房里，百叶窗半拉上了，邓波儿小姐躺在病床上。象一座雕像，不象是睡着了。她的呼吸有点不稳定。

巴克修女弯着身在察看，对玛柏儿用手指一指病床旁的一张椅子。然后走过房间，向门口走去。这时有一位手里拿了本记事本的年轻人，从帘幕后面走出来。

“瑞基脱医生吩咐的。”巴克修女说。

一个护士也出现了。坐到房里对面的角落。

“需要时随时可以叫我。埃德蒙护士。”巴克修女说：“给玛柏儿小姐任何她可能需要的协助。”

玛柏儿脱掉上装，房里很暖和。护士走到前面，接过上装。再又回到她先前坐的位置。玛柏儿坐到病床旁的椅子上。她望着邓波儿小姐在想，正象以前在游览车上望着她时那样。她有个多么美好的脸部轮廓。垂下的灰白头发，正适合她的脸部。一个美人儿，有个性的女人。不错，玛柏儿在想，一千万个遗憾，如果这世界上，失去了象邓波儿小姐的人，真是天下第一大遗憾事。

玛柏儿舒适地背靠着垫子，把椅子挪近一点，静坐着等待。是不是白等待，或是要等待到相当久，她说不出。时间这么的过去了。十分、二十分、半小时、三十五分。然后突然间，完全出人意料的，好象发出了一些声响。低低的，很清晰的，有点儿嘶哑，失去了它原有的和谐：“玛柏儿小姐”邓波儿小姐现在一双眼睛睁开了。望着玛柏儿。

眼睛似乎有了神，完全敏感的。她仔细端详坐在床边的这个女人脸部，没露出任何情感和惊异的样子，充满了意识的细看。她说话了：“玛柏儿小姐，你是珍妮玛柏儿吗？”

“不错，我就是。”玛柏儿说：“珍妮玛柏儿。”

“亨利时常说起你，他说到你的事情。”

声音停住了。玛柏儿带着点质问语气说：“亨利？”

“亨利克尼若，我的一个老朋友—很久的朋友。”

“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亨利克尼若。‘她的脑际回想到许多年前，想到了她认识的亨利克尼若爵士，和他们互相请求对方协助的事。啊！亨利，一个老朋友了。”

“我记得你的名字。在游客名单上看到时，我想一定是你。你可能帮得上忙。”

就是他，亨利，如果他在此地的话，你也许会帮忙的。帮忙找寻线索，这件事情，这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虽然离现在很久了，在很久以前。“她支吾了一下，半闭上眼睛。

护士站起身，走过房间，拿起一只小玻璃杯，端到邓波儿小姐嘴边。邓波儿小姐吸了一口，点了头。护士放下杯子，回到她椅子上。

“如果我可以帮忙的话，我会帮忙的。”玛柏儿说。她没再多问了。

“这就好。”邓波儿说。

她闭上眼睛默然了两三分钟。可能睡着了，或是失去了知觉。然后又忽然睁开眼睛。

“她们哪一个？”她说：“必须要弄清楚的。你懂我说的话吗？”

“我这么在想，一个死去的女孩子，诺娜勃洛德，是吗？”

邓波儿一下皱起了眉头。

“不，不是。另一个女孩子，维妮黛汉脱。”

停了一下，她说：“珍妮玛柏儿，你老了，比他说到你的那時候老多了。但你虽然上了年纪，仍可以打听出事情真相的，是不是？”

她声大了起来，显得更加坚定。

“你能够的，是吗？说你能够的。我没有多少的时间了，我知道。我非常清楚。她们中是哪一个呢？去打听出来。亨利说你能够的。也许对你有危险的，但你能会打听出，是吗？”

“上帝保佑，我会打听出的。”玛柏儿说，这是个誓言。

“唉！”

眼睛闭上了，然后又睁开。噙着嘴象在微笑。

“上面滚下的那大圆石头，死亡的石头。”

“谁推下去的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去查出维妮黛的真相。”

她歇了一会。

玛柏儿望着床上松弛的身体。听到微弱的耳语：“再见，尽你的力量——”

她身体松弛了，闭上眼睛。护士再走到床旁。这一次她在按脉搏，对玛柏儿点下头。

玛柏儿听从地站起身，跟着她走出房间。

“这对她已花出了大气力了，”护士说：“一时她不会恢复知觉的了。可能再也不会恢复知觉了。我希望你已知道了一些事情。”

“我不认为，我知道些什么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知道了些什么吗？”他们走出到车子前时，温斯德问她。

“一个名字。”玛柏儿说：“维妮黛。是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吗？”

“不错。维妮黛汉脱。”

一个半小时后，邓波儿死去了。她再也不会恢复知觉了。

第十四章 勃洛尼先生的猜测

“看到今天早上的时报吗？”勃洛尼问他的伙伴。

区斯透说，他没买时报，他只有电讯报。

“呃，也可能登的呢。”勃洛尼说：“在丧事栏。依莉莎白邓波儿小姐。”

区斯透样子有点困惑了。

“弗诺菲女校长。你听说过弗诺菲吗？”

“当然听说过了。”区斯透说：“女子学校，已设立了五十年左右，是第一流高贵的学校，她是那学校的女校长了，好象在不久前才辞职，至少有六个月了。继任的新校长是个结过婚的女人，年轻，思想新，大约三十五到四十岁。替女孩子开化妆课，准许她们穿着裤子、套装，颇新潮的。”

“呃，”勃洛尼说：“你不会以为，她会象邓波儿小姐那样的人人尽知吧！”

虽然她住在那里也很久了，但她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人。”

“是啊！”区斯透说，他并不感到怎样有兴趣的样子，奇怪为什么勃洛尼对这位去世了的女校长这么神往。

这两个人对学校并不感到特别的兴趣。他们自己的儿女，现在多少已完成了他们的心愿。勃洛尼两个儿子，一个在机关服务，一个在石油公司工作。区斯透的子女，在上大学。

“她怎样了呢？”他问。

“她在做这次的游览车旅行呢。”勃洛尼说。

“我不会让我的家人们，坐游览车去旅行的。”区斯透说：“上星期在瑞士，有辆车子坠下了悬崖；在两个月前，有一辆车子坠毁了，死了二十多人。真说不出他们是怎样驾驶的。”

“这一次是到英国乡下的庄园和花园等地方去旅行。”勃洛尼说：“不管他们叫这些地方做什么名字。你懂得我说话的意思吧！”

“哦，我懂得。我们请了叫什么的小姐去那儿旅行，是老拉菲尔预定好，请她的。”

“还有一个叫珍妮玛柏儿小姐的。”

“她没有事吧！是吗？”区斯透说。

“到目前，我还不知道呢。”勃洛尼说：“我只感到有点奇怪。”

区斯透沉吟了一下。

“是不是在路上遇到了车祸？”

“不是，是在一处风景地点。他们走到小山上的一条小径。是一次险峻的路程——走上一座有圆石头和什么的有点陡峭的小山。有些圆石头松掉了，滚下山腹。邓波儿小姐恰被击中，送到医院因脑震荡而死了——”

“坏运气。”区斯透说。

“我只是奇怪，”勃洛尼说：“因为我偶然想起——呃，弗诺菲是女孩子念的学校。”

“什么女孩子？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勃洛尼。”

“被年轻的密契尔拉菲尔杀害的这女孩子。我不过回想起一些事情，似乎可能和这位老拉菲尔这么热心招待的玛柏儿，有点关系。但愿他能告诉我们更多一点。”

“什么关系？”区斯透问。

现在他样子更有兴趣了。对勃洛尼所说些什么，充分的表示了意见。

“那女孩子。现在记不得她的姓了。教名叫希望或信心什么的。维妮黛，那就是她的名字。我想是叫维妮黛汉脱。她是被杀死的女孩子中的一个。在离她失踪约三十里远的地方沟渠里，发现了她尸体。死去了约有六个月。显然是勒死的，她的头部和脸部，被打烂了——没法认出，但到底认出了。衣裳、手提包、附近找到的珠宝——一些黑痣或疤痕。

哦，是啊！很轻易的被认出了——”

“她就是失踪的那个人，是吗？”

“不错，可能是遭杀害的。而在过去的一年，也有三个别的女孩子遭杀害了，密契尔因此有了嫌疑。虽然在另几件死亡事件里，证据不够充分。在警方全面的侦讯下，察出密契尔有许多不良记录，例如攻击和强暴等。呃，现今我们全知道强暴是怎么一回事。

做母亲的对女儿们说，要控告强暴的年轻男人，即使这年轻男人，没有

太多机会常同这女孩子在一起。在她母亲去工作，或父亲去渡假时，他便乘虚而入。他逼着她做不好的事情。象我说的，这就叫做强暴。可是主要的不是这点。”勃洛尼说，“我想知道，是不是事情和密契尔，有些什么关系呢。”

“犯了罪，是么？被判决终身监禁？”

“现在我记不起了。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也许他们给了他缓刑的判决，因而逃避过了？”

“维妮黛汉脱上的那所学校就是邓波儿小姐的学校。她被人杀害时，已毕业了。是吗？”

“哦，我记不得了。她约有十八或十九岁，同她父母的家人或朋友们住在一起。舒适的庄园、和善的人们、娇美的女孩子，是亲戚们常夸赞的那种女孩子。文静、略害羞、不爱同陌生人讲话，也没有男朋友。她的亲戚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男朋友。女孩子们对这种事是很小心的。听说拉菲尔年轻时对女孩子们，很有吸引力呢。”

“他真的做了这事？”区斯透问。

“谁知道呢？在证人席上，他说了不少谎言。他的法律顾问表现得更好，不让检方提出证据。而他的许多朋友们，给他不在场的证明，但这并不能立得住脚，因为他的朋友们似乎全善于说谎。”

“对这事你有什么感觉？勃洛尼？”

“哦，我没有任何感觉，”勃洛尼说：“我不过想知道，是不是这女人的死，和他可能有点关系。”

“在哪方面？”

“呃，你知道——关于这些滚下崖边的大圆石头，竟然会滚在某个人头上。照常理说是不常有的事。依我的经验看，圆石头一向屹立在原处不动的。”

第十五章 试探

“维妮黛。”玛柏儿说。

前晚邓波儿在平静中死去了。玛柏儿再一次坐在那幢古老庄园，退了色的印花布客厅里面，丢下她先前编织的婴儿穿的粉红色毛衣，换织一条紫色围巾。面对这悲惨的事情，她把半哀悼的感触织进那维多利亚式的花纹里面。

第二天大殓。教区牧师来了，同意等一安排妥当，便在教堂举行一次短时的追思纪念。

举办的人做了适当的装饰，带着哀悼的脸色，主持一般的事情，并和警方做了联络。

第二天早上十一点时举行大殓。同来游览的人们，同意参加了大殓。他们中有几个人选择留下来，以便参加教堂的礼拜。

格勒尼太太到金波尔，催促玛柏儿回到那幢古老庄园去。

“你可以避开那些记者们。”

玛柏儿亲切地谢过了这三姊妹，答应了。

游览车的观光旅行，在追思礼拜举行过后，便又开始，车子先驶到三十五里远的南贝德斯，那里有一家舒适的旅馆，是原先就选定作为憩脚的地点。过后观光旅行照常的继续下去。

象玛柏儿可能猜测到的，有些人回去了，或朝旁的方向走去，不再继续做这次旅行了。

据说有些事情，有两方面的决定。离开含有痛苦回忆的一次旅行，或继续冒险旅行下去。玛柏儿在想，这多半要看邓波儿小姐大殓的结果而定。

玛柏儿和她三个女主人，闲聊之后，一心一意地在编织她的毛衣，坐着思考她下一步的做法。她手指一面忙碌，一面在说着“维妮黛”这个名字——好象一个人抛了一块小卵石到小河里，观看它的后果一样——如果有何后果的话。这对她的女主人，会有些什么意义呢？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。在另一方面，今晚当她和同游的人，在旅馆里用餐时，她会在那里尝试效果。她自顾在想，这是邓波儿小姐说到的最后一个人的名字。她想着，手指也忙个不停。她不必眼望着编织，仍可以一面看出或谈着话。虽然她手指因患风湿，不太灵活，但织起东西来还是毫无差错。

象一块石头扔进池塘，激起了涟漪。对方有了反应了。不错，她没想错。虽然脸上一无表示，但她眼镜后面坚定的一双眼睛，用同样的姿态注视这三个人，就象她在圣玛丽梅德的教堂，母亲们的会议上，或别的公共场合，当她在追寻某些有趣新闻或闲言的时候做的一样。

拉维尼丢下她的书，有点吃惊地望着玛柏儿——好象对玛柏儿说出这特别的名字吃惊了，却不是真的听到这名字吃惊。

克劳蒂反应便不一样了。她头忽然抬起，靠到前面一点，没望着玛柏儿，而望过房间那窗子的方向。她一双手握紧，非常镇静。玛柏儿虽然略垂下头，好象没看一样，但已注意到她一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。克劳蒂镇静地坐着，让泪水淌下面颊。她没打算掏出手帕也没说话。玛柏儿被她的忧伤气氛感动了。

安瑟亚的反应又不一样。迅捷，兴奋，几乎是愉快的。

“维妮黛？维妮黛，你是在说？你认识她？我不知道。你是说维妮黛汉脱？”

格勒尼太太说：“这是个教名吗？”

“我从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有那个名字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不过，我说的是教名。不错，是维妮黛。”她慎重地重复地说。

她让紫色的毛线球掉下，带着有点歉疚和为难的样子，望望周围，好象体会到已做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但不确定为了什么。

“我——我真对不起。我说了什么不当的话了吗？只是因为”“不，当然不是。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只不过是——我们熟悉的一个名字，和我们有关系的名字。”

“我不过一时想到的，”玛柏儿仍旧歉疚地说：“你知道，那是可怜的邓波儿小姐说的。昨天下午，我去看她。温斯德教授带我去的。他似乎认为，我也许能够——我不知道，这是不是适当的说法，在某些方面，提醒她的。她失去了知觉，他们认为——我并非她的一个朋友——不过我们在这次旅行时，我们曾闲谈过，两人时常在一起，谈着话。他认为或者我可能有点用处的。但我怕没有什么用处。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我不过坐在那里，等着，然后她说了一两句话，似乎没意味到什么事情。后来，我快走时，她睁开眼睛，望着我——我不知道，是不是她误会我是什么人——不过她确是说了这名字。维妮黛！呃，当然使我想起了，尤其昨天晚上她死去。她心中想的，一定是某个人或某件事。当然也可能是说——呃，当然可能是说事实。那个名字意思就是事实（和维妮黛谐音），是吗？”

她从克劳蒂，望到拉维尼，再望到安瑟亚。

“我们知道，这是一个女孩子的教名。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这就是为何使我们吃了一惊的原因。”“尤其因为她死状极惨。”安瑟亚说。

克劳蒂用深沉的声音说：“安瑟亚！不要再说了。”

“可是毕竟，每个人很熟悉她的啊！”安瑟亚说。她望着玛柏儿。“我想，你也许认识她，由于你认识拉菲尔先生，是不是？呃，我是说，他写信给我们问到你，所以你也一定认识他的。我想，或许——呃，他对你提起过这整件事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不太了解你说话的意思。”

“他们在沟渠里找到了她的尸体。”安瑟亚说。

玛柏儿在想，她一说话就口没遮拦。她叫嚣的声音使克劳蒂格外紧张。她悄悄的，没表示意见的，掏出了手帕，揩拭眼睛，然后坐直，挺直背部，眼睛凝重和悲切。

“维妮黛，”她说：“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女孩子。她有一个时期住在此地。我很喜爱她——”

“她也很喜爱你。”拉维尼说。

“她的父母是我的朋友。”克劳蒂说：“他们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。”

“她在弗诺菲学校里读过书，”拉维尼说：“我想那就是邓波儿小姐，突然间想起她的原因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邓波儿小姐是那里的女校长，是吗？当然，我常听说弗诺菲这个学校。好象很有名，是吗？”

“不错，”克劳蒂说；“维妮黛是那学校的学生。她父母死后，她来这儿和我们住了一阵子，并决定她未来想做的事情。那时她大约十八到十九岁。一个甜蜜深情和可爱的女孩子。她认为或许应当接受护士训练，可是她有非常好的脑筋，邓波儿小姐坚持，她必须进大学。所以她就去读书——结果发生了这件可怕的事情。”

她掉开头去。

“我——如果现在我不再说这件事了，你介意吗？”

“啊，当然不介意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真难过，让你们想起一些悲惨的事。我并不知道。我——我并没听说过。我认为——呃，我是说”她变得愈加口钝了。

那天晚上，她又听到了一些事。格勒尼太太到她房里时，她正在换衣服，要出去，参加旅馆里的其他人的聚会。

“我想，我必须来，向你说明一些事，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关于这女孩子，维妮黛汉脱。当然你不知道，我的姊姊克劳蒂特别喜爱她，她可怕的死，对她是个打击。我们再没提过她，是不是我们可能有帮助，但——我想，如果我完全告诉你事实，你会明白的，事情也会轻易多了。我们不知道，维妮黛交了不少朋友，其中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——非常不愉快的——一个危险的一年轻人，他已有过犯罪的记录。他有一次走过时，到此地来看我们。我们同他父亲很熟。”她停了一下。“我想，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，还是把全部事实告诉你好，你似乎还不知道呢。他确是拉菲尔先生的儿子，密契尔——”

“天啊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不——不——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，但我记得，听说有个儿子——他不太喜欢呢。”

“更遭的是，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他总是惹是非。为了各种不同的事情，例如攻击一个十几岁大的女孩等这种行为，有一两次甚至被送进了法院。当然我自己认为，法官们对那样的事情，太过于宽大。他们往往为了不破坏一

个年轻人的学业前程，而做了许多有保留的判决。如果这些男孩子及时的被送进监狱，或许他们就不会犯更大的错了。

他也是名窃贼，曾伪造支票，勒索，是一个十足的坏蛋。我们和他母亲是朋友。我常认为她很幸运，在她受到儿子折磨之前就死了。

我认为，拉菲尔已尽了他的全力，替这孩子找个合适的工作，给他优厚的待遇。可是密契尔继续做坏，这对他而言是个大打击，虽然他装得漠不关心。不管所发生的事情。

但住在此地村里的人，也许已告诉过你，我们在这一地区，曾发生的凶杀和暴力事件。

不仅是在此地，在附近二十里远或五十里远的地方，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。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，甚至有一两件还发生在大约一百里远的地方。但都是以此地为中心点。有一天，维妮黛出去探望一个朋友，从此她再也没回来。我们为了这件事，曾报告警方，警方为了找她，寻遍整个乡下，却一点痕迹也没有。我们登报，他们也同样登报，他们说，她是和男朋友跑掉了。然后谣言到处飞，没有人看到她和密契尔在一起。警方开始注意密契尔，他可能犯了某些罪，虽然他们没发现其中有任何直接的关联。但据说有人看到维妮黛和一个男人，从衣着和旁的物件上所做的描述，他的样子象密契尔，他们坐在一辆车子里。再没有其他证据了。直到六个月后，在离此地三十里远有点荒芜的林子里，一处石头和泥土覆盖的沟渠中，发现了她的尸体。克劳蒂不得不去认尸。不错，是维妮黛。她是被人勒死的，头部被打烂了。克劳蒂受到这次打击，再也没有复原过来。

她依两个特征认出她来：“一颗黑痣，和旧有的疤痕，当然还有她的衣着，手皮包里的物件。邓波儿小姐很喜爱维妮黛。所以在她死前，才想到了她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玛柏儿说：“真的对不起。请你转告她们，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”

第十六章 警方的侦询

玛柏儿在走到市场的路上，沿着这一条村庄街道缓慢地走着，在那幢旧式乔治亚大厦，闻名了一百年之久的寇弗阿姆，要举行一次验尸。她看了一下表。在她到那里前，还有二十分钟多呢。她看看这几家店铺。在一个店铺前面停下，这是专卖毛线和婴儿外衣的店铺，她看了几分钟。里面有个女店员。有两个儿童，在那里试穿毛衣。柜台那一边，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。

玛柏儿走进店铺，沿着柜台，到那个女人对面的一个座位前，拿出要配的毛线。她说，她已织光了，还需要这特别牌子的毛线，再织一件小上衣。马上配到了，她又拿出一些别的毛线，给女店员看，她满口夸赞，她们立时攀谈上了，开始谈到刚发生不久的这件不幸事件。

“你明白，下过了雨后，泥土给冲散了，圆石头松得滚了下来。我记得有一年，它们滚下了三次——也就是说出了三次意外。有个男孩子，几乎被砸死。然后那年稍后，在六个月以后，有一个男人，被击断了手臂。第三次，便是那个可怜的华克老太太。她是个瞎子，聋得什么也听不到，不然她就可以逃过劫难了。有人见到这情形，对她喊叫，可惜离得太远了，不及到她那里，使她避开。”

“啊！多么不幸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多么不幸。这种惨事的发生，是不容易让人忘记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。我想验尸官，今天会提起这件事。”

“我想他会的。”玛柏儿说：“这似乎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，你知道，虽然有时候由于推动这些石头，也可能发生不幸事情的。只要一推动，石头便会滚下。”

“唉，这种事大都是孩子们顽皮的举动，我不认为，有谁会在那里闲荡。”玛柏儿接着说到色彩鲜艳的套头毛衣的方面去。

“不是我自己要穿的，”她说：“我是给一个侄孙编织的。他想要一件圆领颜色鲜艳的套头毛衣。”

“是啊，现今的年轻人，都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。”这女人附和着说：“他们也喜欢黑色和蓝色的工装，上身配点鲜艳的衣服。”

玛柏儿叙述着颜色鲜艳的格子纹花样的套头毛衣。似乎只看到套头毛衣和毛线运动衣，而没有看到红黑色的毛线。甚至也没有这样颜色的存货。看过了一些样品之后，玛柏儿在走前，又闲扯到，以前在此地发生过的凶杀事件。

“他们终于抓到了这家伙，”这女的说：“很帅，人们想不到会是他。他的出身也很好。进过大学。他们说，他父亲很有钱。我想，他是心理有缺陷，才会这么做的。另外还有五、六个女孩子。警方叫住在附近的年轻人，一个个的帮助他们。他们检举乔弗莱格兰脱。他们完全确信，是由他带头开始的。从他小时候起，他就有点怪异了。干预女孩子进学校。他常送给她们糖果，和他同住在一起，在小巷里步行，观看樱草花，或做象那样的事情，怀疑凶手却不是他。然后是另一个人。贝脱威廉，他在两次事件中，离开得太远了——他们称做这是不在现场的证明，所以不可能是他。然后终于发生了这件事——他叫什么的，现在我记不起了。我想，是叫鲁克吧——不，叫密克什么的。象我前面说的，他长相英俊，但有许多不良的前科，诸如偷窃、伪造支票等坏事。有两次，象你称做是父权事件。不，我说的不是这意思。你懂我的意思吧。当一个女孩子有孩子的时候。你知道，他们决定，叫这家伙付出钱。在这以前，他让两个女孩子怀了孕。”

“这女孩子有没有怀了孕呢？”

“有，她怀了孕。当人们找到尸体时，我们初认为可能是诺娜勃洛德。那是勃洛德太太的侄女，在磨坊厂做事。她同男孩子们一起，行为真是够瞧的。她同样的离家失了踪。

没有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。因此，当尸体六个月后发现时，他们首先想到是她。

“却不是的？“不是——是另外一个人。”

“她的尸体有没有被发现？”

“没有。我想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。他们推测，尸体可能是被扔到河里去了。唉！

谁知道呢？你可能在农田里发现呢！就象有一次我被领去看所有的那些宝藏。诺敦洛——象那样的名字。在东郡的什么地方的一处农地。美丽的地方。金的船只，维京的船只，和金的盘子，巨大的盘子。呃，谁能确定我们在那时可能发现一具尸体，或是一只金的大盘子。可能有几百年久的金盘子，或可能是三、四年久的尸体，象玛丽诺卡斯。她们说，她已失踪了四年。在尼

格脱附近什么地方发现了她。唉，呃，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，都显示出生命是悲惨、脆弱的。不错，生命是很无常的。人们从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临头。”

“还有住在此地的另一个女孩子，也被杀害了吗？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是说，他们认为这是诺娜的尸体，可是却不是的？不错。现在我已忘了她名字了。”

“我想，这就是希望，或你称之为慈悲心也可以。如果你懂我说的话。在维多利亚时代一向用了许多名字，现在已不常听到了。是她住在这幢庄园时用的。她父母遇难后，她在那里住了一阵子。”

“她的父母是意外死亡的，是吗？”

“不错。在一次飞往西班牙或意大利的飞机失事中死亡。”

“你说，她到此地住下了？她们和她是亲戚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亲戚，但格勒尼太太，是她母亲的一个朋友。当然，格勒尼太太结了婚，到国外去，可是克劳蒂小姐，最大的一个，那个黑皮肤的，非常喜爱这女孩子，常带了她同去国外，到意大利和法国等地去旅行。她教她打字和速记这方面的技艺，也让她上美术课。她很有美术天才，克劳蒂也是。啊！她很喜爱这女孩子。她失踪时，她心碎了。这对安瑟亚说，便完全不一样了——”

“安瑟亚是最小的一个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有些人说，她的心神完全不在那里。你知道，她心里有点狂妄。有时候，人们看到她边走边喃喃自语，并古怪地昂起头。孩子们都怕她。他们说，她是个疯子。”

“她的古怪我说不出。你在村庄里，听到一些传言了，是吗？以前住在此地的那位伯叔祖父，也很怪异，常在花园里练习射击，而没有知道他练枪法的理由。而且，他对自己的神射技术，很感自傲。”

“可是，克劳蒂小姐并不特别啊？”

“哦，不，她是个聪明的女子。我相信，她懂得拉丁文和希腊文。她曾想进大学，但因为母亲病而被耽搁了。但她很喜爱那位——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——也许叫弗兹的女孩子。她很喜爱她，把她当女儿看待。然后这位年轻的男人闯进来了。最后，我想这女孩子没对任何人说，一个人悄悄的走掉了。我怀疑克劳蒂小姐是不是知道她怀孕了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知道呢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唉！对于女孩子，我一向有许多经验呢！不只是模样就是她们的眼色，或走路和坐的样子你都可以知道她们是不是怀孕了。哦，是的，我自己在想。这里是她们中的另一个人。克劳蒂不得不去认尸。几乎使她心碎了。几星期后，她象一个不同的人了。她是那么的喜爱那个女孩子。”

“还有另一个——安瑟亚呢？”

“你知道，她够有趣的，我想，她有一种愉快的样子，好象她——只要愉快就够了。”

“不漂亮？呃？派洛缪农夫的女儿常是那种样子。就是去看宰猪，也高兴得很。她一向都高高兴兴的。”

玛柏儿说了再见，知道她还有十分钟要走到邮局去。邮局和裘兹那圣玛丽百货店就在市场广场那一边。

玛柏儿走进邮局，买了一些邮票，看了一些明信片，然后把注意力转到各种不同的书籍上。有个中年女人，有一张好脾气的脸，在柜台后面主持。

她帮助玛柏儿从铁丝架上拿下一本书。

“有时候书有点乱，人们常常没把它们放好。”

现在邮局里没有旁的人了。玛柏儿厌恶地望着这本书上的包书纸，上面是一个脸上有血迹的裸体女孩子，旁边一个手里拿了一把沾满血迹的凶刀，样子邪恶的男人，俯身在她面前。

“唉！”她说：“我不喜欢这些恐怖事情。”

“这些书的封面是太过分了点。”维嘉太太说：“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。可是现代的人，每一方面都趋于暴力了。”

玛柏儿拿了第二本书。书名是“无论佳妮娃娃发生了什么？”她看着：“哦，天啊！

人们是生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里。”

“哦，是啊，我知道。我看到昨天的报纸，有个女人在一家超级市场外面，丢弃她的婴儿，然后别人走来，用车子载走了。全没有一点理由的。警方找到了她。她们似乎说同样的话，不管她们是从超级市场偷去的，或是带走的。她们说，她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。”

“或许她们完全没想到。”玛柏儿说。

维嘉太太的样子有点酸溜溜的。

“要我相信很难呢。”

玛柏儿望望周围——邮局仍空空如也。她走到窗口。

“如果你不太忙的话，我想知道，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已做了一些非常笨的事情。最近几年，我做了这么多错事。这是一个寄到慈善机关的小包裹。

我寄给他们的衣裳——一套头绒线衣和孩子们穿的羊毛衫，我包扎好，写上人名地址，寄去——就在今天早上，我忽然想起，写错了。我想，包裹的人名地址名单大概不会被保存下来——可是，也许有人碰巧记得。我写的是造船厂和泰晤士那边的福利协会。”

维嘉太太样子好和气，被玛柏儿的年迈与不安感动了。

“是你自己带来的？”

“不，不是我——我住在这幢古老的庄园——是她们中的一个人，格勒尼太太说是她妹妹带去寄的。她——”

“让我想想看。那是星期二，是么？不是别的人带来的，是那最小的一个，安瑟亚小姐。”

“哦，是啊！我想，就是这天——”

“我记得很清楚，是放在一只很合适的衣匣里面——那只衣匣不大也不小。不象你说的，造船厂协会——我想不起任何那样的事情了。是麦瑟牧师，栋汉妇女儿童衣物救济院。”

“是啊。”玛柏儿大喜地握住她的手。“你真聪明——我现在明白了，我怎么做的。

在圣诞节，我确实寄了衣物到栋汉协会，算是答复捐助衣物的特别请求。所以我必定记错了人名地址。你能再说一遍么？”她小心地记在一本小记事本上。

“我怕包裹已寄出去了，虽然——”

“哦，是啊，我会解释弄错的原因，并请求他们把包裹寄到造船厂协会。我会非常感激你。”

玛柏儿快步走了出去。

维嘉太太给下一个客人，拿出邮票，对旁边一个同事说——她们做事有点神经错乱，可怜的老家伙。希望她不常做这样的事情。

玛柏儿走出邮局，遇见了艾姆那派拉兹和裘纳克拉福。

她注意到裘纳脸色苍白，样子烦恼。

“我不得不提出证据，”她说：“我不知道——他们会问我什么？我好害怕。我——我并不喜欢。我对警官说了，告诉他，我认为我们看到的事。”

“别担心，裘纳，”艾姆那派拉兹说：“你知道，这不过是一次验尸官的审问。他是个好人，只是个医生。他不过问你几个问题，你把看到的事说出来就是了。”

“你也看到的。”裘纳说。

“是啊，我看到了。”艾姆那说：“至少我看到有个人在那上面。靠近这圆石头和什么的。快说下去，裘纳。”

“他们到旅馆里来搜查我们的房间，”裘纳说：“他们请我们准许，但他们有张搜捕令。查看我们房间，我们行李中的东西。”

“我想，他们想要找出这件有格子纹的套头毛衫。不论怎样，你用不着担心。如果你自己有一件黑色和深红色的套头毛衫，你就不会说了，是吗？是黑色和深红色的，是吗？”

“那我不知道，”艾姆那派拉兹说：“我不太清楚衣裳的颜色。我想是一种鲜艳颜色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了。——”

“他们没找到，”裘纳说：“毕竟，我们没一个人随身带着这么多衣裳的。坐游览车旅行的人是不会多带衣裳的。在任何人带的衣裳里，也没有象那样的衣服。我从没有看到人——我是说，在我们的人里面，有人穿上那样的衣裳，到现在还没有。你呢？”

“没有，我也没看到。但我认为——我说不出来，我应当知道，是不是我已看到了。”派拉兹说：“我对红色和绿色不大能分辨得出。”

“哦，你有点色盲，是吗？”裘纳说：“那天我已注意到了。”

“你怎么说？注意到了？”

“我围了红围巾。问你的是不是看到了。你说，你在什么地方，看到一条你带给我的绿围巾，结果那是一条红的呢。可是你却分辨不出。”

“呃，别再说我是色盲了。我不爱听这说法。叫人听起来这么不愉快。”

“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患上色盲，”裘纳说：“这是和基因有关系的。你知道，阳性和阴性。”

“你把这说得好象是患上麻疹呢。”派拉兹说：“呃，我们到啦。”

“你似乎不介意呢。”他们步上石阶时，裘纳说。

“呃，也不完全是。我从没受过盘问，第一次遇到这种事，颇有意思。”

斯脱克医生是个头发灰白，戴眼镜的中年男人。先是警方的证据，再后是医药证据，引起脑震荡死亡技术上的细节。桑德朋太太说出了这次游览车旅行的详情，那个下午特别安排的旅程，和怎样发生不幸事件的经过。她说邓波儿小姐，年纪虽然不轻，却是个走路很快的人。这伙人沿了小山转弯处的一条小径走去，缓慢爬上这所原建于依莉莎白时，以后又重新修过和增建的古老摩兰教堂，在邻近的顶峰上，有所名叫波拉维的纪念堂。上山的路很陡，人们步履不稳的爬上去，年轻的人半跑半走的在最前面，比别人更快的到达目的地。上了年纪的人，爬速便很缓慢了。她自己常被抛在这伙游客后

面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她会对这些疲累的人说，他们愿意的话，可以回去。她说邓波儿小姐曾同白脱纳夫妇说过话。邓波儿小姐，虽已有六十岁以上了，对他们走得缓慢，很感不耐，把他们老远抛在后面，转过一个弯，有点急促地走到前面，以前她常是这样的。如果她等后面的人，等得太久了，便会不耐烦，宁愿一个人走去。他们听到前面一声喊叫，她和旁的人跑上去，转过一条小径的弯，看到邓波儿小姐躺在地上。大圆石头脱离了上面的山腹，还有同样的几块。他们认为，一定是滚下了山腹，当邓波儿小姐走下小径时，便把她击个正着。这是件不幸和悲惨的意外事故。

“除了意外事件外，你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的确不知道。我不太明白呢？”

“在小山腹，你的上面有没有人呢？”

“我没有见到。这是小山附近主要的一条小径，当然也会有人在上面闲荡的。但那个下午，我没见到有任何人。”她说。

然后轮到了裘纳。

“你没和其余的人，走在一起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们已离开了小径，走到小山有点高耸的斜坡。”

“你是和一个伴侣同走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同派拉兹先生。”

“的确没有旁的人，同你一起走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们谈着话，观看着路旁的野花。它们似乎有点不寻常。派拉兹对植物的生长，很有兴趣。”

“你离队了？”

“不会很远。他们沿着主要小径走去，算是走在我们的下面。”

“你见到邓波儿小姐了吗？”

“我想是见到的。她走在别的人前面，我看到，她在他们前面，转过这条小径转弯的地方。以后我们便没看到她，因为给小山遮住了。”

“你看见有人在小山上吗？”

“是的。在许多大圆石头当中。在小山一边，有一大堆圆石头。”

“不错，”斯脱克医生说：“我完全知道，你说的这地方。花岗岩大圆石头。人们叫它们做阉羊，有时叫灰阉羊呢。”

“我想，从远处看，它猛看起来可能象山羊，不过，我们离它们并不很远。”

“你看到有人在那上面吗？”

“是的，有个人在圆石头中间。偻着身子在那里。”

“在推动那圆石头，是吗？”

“不错。我想是的。说不出是什么原因。好象在推动靠边的一堆。它们这么大，这么重，我想，不可能推得动的。这个男的或女的，在推动的这石头，有点在晃动的样子。”

“你先说是男的，现在又说男的或女的，克拉福小姐，你认为究竟是男是女？”

“呃，我认为，据我推测，是一个男人。但在那时侯，我并没完全想到那人是男的还是女的。那人穿了裤子和一件套头毛衣，一种男人穿的圆领套头毛衣。”

“套头毛衣是什么颜色？”

“有点鲜红色和黑色的格子纹衣裳。头上戴了圆帽子，后面露出长头发，有点象女人头发，也可能象男人头发。”

“自然可能了。”斯脱克医生不感兴趣地说：“在现代，要从一个人的头发，去辨别性别，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后来怎样了呢？”

“呃，这圆石头开始在滚动。象在翻滚，渐渐加快了起来。我便对派拉兹说：啊！

就要一直滚到小山下。然后我们听到摔下去的碰击声响，和底下的一声尖叫。我能想象得到是怎么一回事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哦，我们跑了去。在小山的转弯处，看到这圆石头滚下去的情形。”

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我们看到这大圆石头，滚到下面的小径上，有个人压在底下。人们奔了来，到转弯的地方。”

“是邓波儿小姐在喊叫吗？”

“我想一定是的。也许是别的跟着转过这种弯处的人。啊！真——真可怕。”

“不错。我相信，是怪可怕的。你看到上面的那个人，怎样了？穿了红色和黑色套头毛衣的男人或女人？那人仍在石头中间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没抬头看那里。我——我忙着在观看发生的这件意外事故，奔下小山，去看到底要帮什么忙。后来我抬起头，却没有看到什么人。只看到石头，上面的许多小山，很容易使你见不到人了。”

“也许是同你一起来旅行的一个人？”

“哦，不是的。我相信不是我们里面的一个人。因为我知道——我是说，可以从他们所穿的衣着上知道。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穿了一件深红和黑色的套头毛衣。”

“谢谢你，克拉福小姐。”

第二个问到了派拉兹。他说的话，和裘纳所说的差不了多少。结果只得一点证据。

验尸官被请了进来，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出邓波儿小姐是遭人用石头击中死去的。审问便延期两个星期。

第十七章 访问

他们从验尸所走回金波尔时，几乎没有人开口说话。温斯德走在玛柏儿小姐旁边，因为她走得很慢，便有点落在旁的人后面了。

“下一步会发生怎样的事呢？”玛柏儿终于在问了。

“你是说法律方面的？还是说我们？”

“两方面都有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因为一方面，当然会影响到另一方面。”

“警方会做更进一步的审问，希望证实这两个人所说的话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那将需要更进一步的审问，因为验尸官不可能做出意外死亡的裁决。”

“不，我明白，”她说：“你认为，他们有什么证据呢？”

温斯德由竖起的眉毛下，射出锐利的一瞥。

“在这件事上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玛柏儿小姐？”他的语气含有挑战意

味。“当然，我们事先知道，他们会说些什么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是说，问我对他们作何想法，他们对此事的感觉。”

“有趣，”玛柏儿说，“很有趣，那件红黑色有格子纹的套头毛衣。我认为，颇重要的。你呢？感到有点吃惊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这么觉得。”

他再看了她一眼。“这到底对你有何暗示呢？”

“我认为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样的描述，可能给我们一个有价值的线索。”

他们到了金波尔。那时大约十二点半左右。桑德朋太太提议在进餐前先喝些饮料。

喝完了白葡萄酒，番茄汁和别的酒类，桑德朋太太宣布了。

“我，”她说：“接受验尸官和道格拉斯警察长的劝告。因为医学方面的证据，已完全搜集齐全了，所以我们在明天早上十一点时，在教堂将举行一次追思礼拜。我将和当地教区牧师，寇脱纳先生做安排。最好等到第二天，再做我们的游览旅行。节目会有一点改变。因为我们已损失了三天，但我认为可以重新安排的。我听到一、两个人说，他们宁愿坐火车回伦敦。我能够了解你们内心的感觉。我不想在任何方面影响你们。这次死亡事件，是一次不幸事故。但我仍认为，邓波儿小姐的死，是一次意外事件。以前在那条特别的小径上，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但在这件事情上，似乎并没有引起这件意外的任何地质和天气上的原因。我认为，将会有更进一步的调查。当然，在做步行游览时，有些徒步旅行的人，也许非常天真的去推动大圆石头，却没想到对底下在走的人，会发生危险。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，这整个事件可能很快会获得澄清。但我同意在目前，一个人无法假定认为是这样情形的。去世的邓波儿小姐，似乎不可能有何仇家，或有任何人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别再谈论这件事了。这是当地警方的事，他们将会调查。我认为，我们可能都想参加明天教堂的追思礼拜。过后，再继续这次旅行，我希望也许会消除由这次意外事件所引起的恐惧。仍有一些很有趣和著名的庄园，和某些美丽的风景，等待着我们去游览呢。”

午餐的时间到了，这件事便被搁置没再谈论。用过了餐，他们全聚集在休息室里喝咖啡，人们便自然的分成一小伙，一小伙，谈论着他们要做的更进一步的安排。

“你要继续这次旅行吗？”温斯德问玛柏儿。

“不了。”她想着说：“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使我想在此地待得久一点。”

“留在金波尔，还是在那幢古老的庄园？”

“这要看她们有没有再邀请我回到那幢古老的庄园。我不想自己说出口，因为我原是接受邀请，才在此处旅行，在庄园里住两个晚上。我想，我留在金波尔，会比较好些。”

“你不想回到圣玛丽梅德去吗？”

“我还没想到呢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想，可能留在此地做一两件事。我已经做了一件。”她碰上他询问的眼色。“如果和其余的人，继续旅行下去的话，我将对你说，我会得到些什么，建议做一次也许有帮助的调查。我愿意在此地的另一个原因，我以后再告诉你。做某些调查——在当地调查一下——这就是我想做的。它们可能不会指引出什么。

所以我认为，现在还是不说的好。你呢？”

“我想回伦敦去。那里有事情等着我去完成呢。除非我在此地对你可能有帮助？”

“不，”玛柏儿说：“目前暂不需要。而且我想你自己也要进行他种调查的。”

“很高兴在这次旅行中认识了你，玛柏儿小姐。“你不但认识了我，而且也知道了我知道的一些事情，事实上我已全知道了。我明白，你要动手做些别的调查。不过，在你离开此地前，我想有一、两件事，呃，你帮我的话，也许会得到一个结果。”“我明白了。”“你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”“也许你闻到了邪恶的气味啦？”“我们很难了解，在这种气氛里的某些邪恶事情的真正含义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可是你真的感觉到在这气氛里，有些事情不对劲了？”

“哦，是的。这很清楚。”

“尤其因为邓波儿小姐的死，自然这不是一件意外事件，不管桑德朋太太怎么的解释。”

“不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不是一件意外事件。我想对你说的是，邓波儿小姐有一次对我说，她要去朝山进香。”

“有趣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是啊，多有趣。她没告诉你，朝山进香是什么吗？到什么地方去？和对什么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玛柏儿说；“如果她能活得久一点的话，她可能已告诉我了。可是不幸的事，她死得太快了一点。”

“因此，你对那件事，便知道了。”

“不知道。她只有说朝山进香，好象颇有自信似的。由于死得太快，便没有了结果。

有人想阻止她，她要去的什么地方，或想阻止她到什么人那里去。现在我们只有希望，等待着机会来解答这个迷；或者是让上帝来指点说明了。”

“这就是为什么，你要留在此地的原因吗？”

“不仅是这件事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想，多找出一些关于一个名叫诺娜勃洛德女孩子的的事情。”

“诺娜勃洛德。”他有点困惑了。

“在维妮黛汉脱失踪的同一时候，另一个失踪了的女孩子。你还记得，我曾对我说起过她。她有不少男朋友，我知道，她还准备有更多的男朋友呢。一个蠢女孩子，但显然很吸引男孩子们。我认为，多知道一些有关她的事情，可能对我做的事，会有帮助。”

“照你的意思去做吧，玛柏儿大侦探。”温斯德说。

第二天早上，所有来旅行的人们，全到了教堂，做礼拜。玛柏儿向教堂四周望望，有几个住在当地的人士，也到了那里。格勒尼太太，和她的姊姊，克劳蒂小姐，那个最小的妹妹，安瑟亚没有来参加。还有一两个村庄上的人，他们也许并不认识邓波儿小姐，只是由于好奇心，而来凑凑热闹。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牧师。穿了两边有宽紧带的鞋子，年纪大约有七十开外了。玛柏儿估量着他，蓄着高贵的灰白色长发，一个宽阔肩头的老人，行动不太灵活，无论蹲下和起身都很迟缓。一张很清瘦的脸庞。她想知道他是谁。

可能是邓波儿小姐的老朋友，也许是从老远什么地方跑来参加礼拜的？

礼拜完毕后，他们走出教堂时，玛柏儿和这些同来旅行的人，交谈了几句。现在她知道，这位牧师是谁，来做什么的了。

白脱纳夫妇说他们要回伦敦去。

“我对亨利说，我无法再旅行下去了。”白脱纳太太说：“我始终感觉到，当我们走过一个转弯时，随时可能有人对我们攻击或投掷石头呢。也许此地有疯子呢。”

“算了吧，妈咪！”白脱纳说：“你别想得太过分啊！”

“唉！现在坏人和匪徒到处都是，我觉得任何地方都很不安宁呢！”

伦姆纳小姐和班兹姆小姐，决定留下继续这次的旅行。她们不怎么忧心。

“这次旅行，我们花了不少钱。如果为了这次不幸的事件，而错过任何的游览，似乎太可惜了。昨天晚上，我们打电话给我们一个要好的邻居，他们说会小心替我们照顾动物，所以我们尽可不用担心。”

尼斯莱波透太太，也决定继续这次的旅行。上校和华克太太认为，没有事情可以拦阻他们要做的游览，使他们错过后天要去观赏的特别珍贵的樱属植物。那位建筑师，吉米逊也希望看看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各种建筑物。但卡斯派先生说，他要搭火车离开。柯克小姐和巴诺小姐，似乎还没有做决定。

“我们在此地附近，走了不少路。”柯克小姐说：“我认为，我们暂时要留在金波尔了。玛柏儿小姐，你也要留下吗？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觉得，持续的旅行，不太合适，若我能有一、两天的休憩，对我较有益。”

当一小伙人分散时，玛柏儿选择她自己不惹人注意的做法，她从手提皮包里，拿出记事本，撕下一页，上面记着两个人名、地址。头一个是住在朝着溪谷的那条斜路一头，一幢有花圃整洁小庄园里的勃拉克太太。一个整洁的矮小女人打开了门。

“勃拉克太太吗？”

“哦，是啊，我就是。”

“我能进来同你谈谈么？我刚做好礼拜，感到头有点晕呢。我可以歇一会儿吗？”

“哦，天啊，快请进来吧。别客气。你先坐会，歇歇。我去替你倒杯水。你想喝茶吗？”

“不用喝茶啦，谢谢你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一杯水就行啦。”

勃拉克太太端了一杯水回来。带着愉快的样子，谈到病痛、头晕和别的事情。

“你知道，我有一个象那样的侄儿。他必定没有那样的年龄，还不到五十岁，可是他时常会突然头痛，除非他立刻坐下歇一会。呃，你绝想不到，有时候，他会昏到在地上。

真怕人，医生们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呢。”

“唉，”玛柏儿接过杯子，边在啜饮：“好过多啦。”

“你是为了这不幸的女士，去做礼拜的吧！有人说，她是被谋害的，也有人说是意外事故。可是那些审问的人和验尸官，总是把事情，看得象犯了罪一样。”

“哦，是啊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真难过。听到过去发生象这样的事情。我听到不少关于一个名叫诺娜的女孩子的事情。我想她是叫诺娜勃洛德吧！”

“唉，是叫诺娜。呃，她是我表亲的一个女儿。事情发生在好久以前了。有一天她走掉，再也没回来。这些女孩子，真拿她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常对我这位表亲说：‘你整天在外面工作，诺娜在做些什么呢？’你知道，她

是喜欢男孩子的这种人。‘呃！’我说：‘这会有麻烦的，你也该管管她呀！’当然，我完全说对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——”

“唉，我是说通常一般的麻烦。怀了孕。我认为，我那位表亲并不知道呢。我已快六十五岁了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知道一个女孩子会怎么样；我知道那男孩子是谁，但我不能确定。也许我说错了。他继续在此地呆下去，诺娜失踪时，他真的痛心了。”

“她走掉了？是吗？”

“呃，她搭了一个陌生人的便车。那是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。很可惜我不记得这车子的型式了。在此之前，有一、两次，有人看见她坐在那辆车子里，被载走了。听人说，那个可怜的女孩子，也是坐在同一辆车子里，被杀害的呢。我不认为，那样的事，会发生在诺娜的身上。如果诺娜被杀害了，现在就会找到尸体了。你认为呢？”

“当然有此可能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你清不清楚她在学校里或其他方面的表现，象不象一个好女孩子？”

“唉，说不上是的。她天性懒惰，对书本不感兴趣。从十二岁起，就开始在想男孩子们了，那时我就认为日后她一定会跟什么人私奔了。不过，没有人有她的消息。她从没有寄过一张明信片。我想，她一定跟什么人走掉了。我认识的另一个女孩子——那是我小时候认识的——她跟一个非洲人走掉了。他告诉她，他父亲是一个酒徒。说起来可笑，不论怎样，这件事发生在非洲或阿尔及利亚的什么地方。不错，好象是阿尔及利亚的某处。

她会在那里遇见各种各样的怪事。她说：这男孩子的父亲，养了六头骆驼，一大群马，她将住在一幢奇怪房子里，墙上挂满了毡毯，那似乎是个很有趣的地方。她走掉了三年，后来又回来了。她经历过令人可怕的生活。他们住在泥土建造，脏兮兮的小屋子里。除了吃他们叫做可斯可斯的食物外，没什么可吃的。我常在想，那一定是象莴苣的食物，又可能不是，更有点象面粉做的布丁。到后来他说：‘你配不上我了’，并和她离异走掉了。由那里的某个团体在照料她，供给她盘缠回到英国。她就到英国去了。

唉！那大约在三、四十年前了。诺娜呢，只不过是七、八年前的事。我想，她总有一天受到了教训回来的，而且她会发觉所有的甜言蜜语的盟誓，没有一句实现。”

“除了她母亲外，还有旁的人到过此地吗？我是说，你那位表亲？”

“呃，没有。但有许多人对她很不坏。在那幢古老庄园里的人们。那时格勒尼太太不在那里。只有克劳蒂小姐，她对学校里来的女孩子，总是很好的。她送给诺娜许多漂亮的礼物，有一次还送给她一条很漂亮的围巾，和一件很美丽的衣裳。唉！她待她真好。

总是想尽法子讨诺娜的喜欢。又常劝告她不要这样鬼混下去。我实在不想批评她，因为她是表亲的孩子。可是，她常和这些男孩子们鬼混，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带她出去。我想她现在除了流浪街头以外，大概不会有任何乐观的前途了。唉！我真不愿说起这种事，可是这全是事实啊。不过，不管怎样，总比象汉脱小姐那样被杀害的好，那件谋杀案实在太残忍了。凶手实在太残酷了，在发现尸体的当时，传说纷纭，把警察们忙得人仰马翻的。”

玛柏儿同她又谈了一会，说她觉得好过多了。她谢过了勃拉克太太，说声再见走了出去。

她要去拜访的第二个人，是个种莴苣的女孩子。

“诺娜勃洛德？哦，好多年前，她就和人私奔，没住在这村子里了。在男孩子堆里，她可是个尤物呢。我总是很好奇的想知道，她会在什么地方结束她的一生。你要找她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”

“我收到国外友人的信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一个很善良的家庭，他们想打听一个名叫诺娜的小姐的事。他们只知道她嫁了一个坏蛋。可是那男人遗弃了她，和另一个女孩子跑掉了。她现在想找一个照顾孩子的工作。可是我的朋友对她是一无所知。不过，据说，她是在这村子里出生的。所以我想知道，此地是不是有人可以——呃——告诉我一些有关她的事情。你曾和她进同一学校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哦，是啊，我们甚至还同班过呢！我不太喜欢诺娜的行为，她对男孩子太放浪了。

我曾经警告过诺娜，说她这么随便的同那些男人鬼混，搭他们的便车和他们一起上酒吧，又在酒吧里大吹法螺，隐瞒自己的年龄，这种种行为实在是不得。可是诺娜是个早熟、自以为是、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的女孩，她是不会听我的话的。”

“她头发的颜色是黑的？还是浅色的？”

“哦，黑头发。好漂亮的头发。一向是蓬松松的，你知道，象一般女孩子那样。”

“她失踪时，警方在找她吗？”

“是啊！她出走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。有一天晚上，她说走就走了。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有人看见她坐在一辆车子里，以后再也没有人看到那辆车子，也没有人再见到她。

也正在那时期，发生了许多凶杀事件。不仅在这附近，国内其他地方也到处发生。警方到处搜捕年轻男人和男孩们。他们认为诺娜那时期可能已经死了。最后，他们发现了尸体，死者却不是她。我想，她应当没事的。现在的她一定是在某个大城上当脱衣女郎，或做类似的事，来换取生活费。她就是那样的人。”

“如果真是同一个人的话，我不认为，她很适合我那个友人呢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除非她改变一下自己，否则她真的不适合。”她说。

第十八章 亚契达

玛柏儿有点喘不过气，也有点疲累，回到了金波尔，接待员出来迎接她。

“啊，玛柏儿小姐，有人要见你呢！他好象说他叫亚契达。”

“亚契达？”玛柏儿的样子很困惑。

“是啊，他听说你参加了这个旅行团，就来找你呢。在你离开这儿，或到伦敦去之前，他想同你谈谈。我告诉他，旅行团的人，有的在今天下午坐火车回伦敦去了。可是他渴望在你没走前，同你谈话。我请他在视听室里等你，那里比较宁静。在这个时候，别的房间全很吵闹呢。”

玛柏儿有点吃惊地走进了视听室。亚契达是个上了年纪的牧师。她在做

追思礼拜的时候，已留意到了。他站起身，走到她面前。

“你是玛柏儿小姐。珍妮玛柏儿小姐吗？”

“是啊。我就是。你——”

“我叫亚契达。今天早上我才到此地，参加我一个老朋友——邓波儿小姐的追思礼拜。”

“哦！”玛柏儿说：“请坐下。”

“谢谢你。我的身体实在是越来越差了。”他佝偻着身体，小心坐在椅子上。

“你——”

玛柏儿坐到他旁边。

“是啊，”她说：“是你要见我吗？”

“呃，我会说明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知道，对你而言，我是个陌生人。事实上，我一到镇上，就到卡尼斯镇的医院，做了短暂的访问，在去教堂前，也曾和护士长交谈过，她对我说，邓波儿小姐死前，请求会见这次旅行中的一个人，珍妮玛柏儿小姐。在她死前，玛柏儿小姐是唯一见过她，并和她谈过话的人。”

他焦虑地望着她。

“是啊，”玛柏儿说：“突然间，我被请了去，真令我吃了一惊。”

“你和她已认识很久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是在这次旅行中认识她的，这也是为何我会吃惊的原因了。”

在车子里我们曾偶尔地坐在一起，建立了友谊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她在去世之前，要见的人竟是我。”

“是啊。我想象得出你的惊讶。象我前面声明过的，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。事实上，她是专程来拜访我的。我住在弗敏斯透，就是后天，你们的游览预定停车的地点。按已做了的安排，她会到那里拜访我，她认为我能帮她明了某些事情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希望不会侵害到你个人的隐私权。”

“当然，玛柏儿小姐。你尽管问吧！”

“邓波儿小姐曾和我谈过，她说她的这次旅行，不仅是因为她希望观赏历史性庄园和花园。她还说了一句不寻常的话，朝山进香。”

“她真的说了这种话吗？”亚契达说：“也许有重要的意思呢。”

“我要问你的是，她说的朝山进香，就是要拜访你的意思吗？”

“我想一定是的，”他说：“是啊，我想是这样。”

“我们曾谈过一个叫维妮黛的年轻女孩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唉！是啊，维妮黛汉脱。”

“我不清楚她说什么。邓波儿小姐只提到过她叫维妮黛。”

“维妮黛汉脱死了。”他说：“在好几年前就死了。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”玛柏儿说：“邓波儿小姐曾和我谈过她。邓波儿小姐对我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。她说，维妮黛和拉菲尔先生的儿子定了婚，而且快结婚了。喔！拉菲尔先生是我的朋友，这次旅行就是他慷慨赠送的礼物。我现在在想，也许他想要我在这次旅行中，认识邓波儿小姐。他认为，他可能会告诉我某些消息。”

“关于维妮黛的消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就是为什么她要见我的原因了。她想知道某些真相。”

“她想知道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为何维妮黛没嫁给拉菲尔的儿子？”

“维妮黛，”亚契达说：“并没有毁了婚约。我敢保证这点，百分之百的保证。”

“邓波儿小姐不知道，是吗？”

“她不知道。她对发生的事，只感到困惑和不高兴。这次她是想来看我，问我为什么没举行婚礼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举行婚礼呢？”玛柏儿问：“我不是由于无聊的好奇。现在我在做的事，不叫‘朝山进香’，而是一种使命。我也想弄清楚，为何密契尔和维妮黛没有结婚呢。”

亚契达端详着她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为了密契尔父亲临死前的愿望，我一定得尽我的全力。”

“我没有理由，不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你，”亚契达说：“你问我的事情和邓波儿小姐要问的一样，可是你的问题，我自己也不甚清楚。玛柏儿小姐，那两个年轻人想结婚。”

他们安排好结婚的日期。要我替他们证婚。我推想，这是他们私底下的决定。很早以前，我就认识维妮黛那个可爱的女孩子，所以我愿意为她祝福。

我一向在兰脱，邓波儿小姐的学校里主持礼拜。那是一所很好的女子学校。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性，也是名出色的老师。她很适合教育工作。她常鼓励那些女孩子们，认为她们会有光明的前途，但不强迫她们。她是个伟大的女性，也是个很亲切的朋友。维妮黛是我遇到过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。无论聪明才智或心地、容貌都可说是一无瑕疵。

她最不幸的，是在孩童时期，就丧失了父母。她的父母是因飞机失事而去世的。后来维妮黛离开了学校，和克劳蒂小姐住在一起。

我想你大概知道，她是住到了此地。克劳蒂小姐是维妮黛母亲的一个亲密朋友。克劳蒂有三姊妹，那时老二结了婚，住在国外，所以只有两姊妹住在此地。克劳蒂是老大，很喜欢维妮黛，常想尽法子供给她幸福的生活。有一两次，还带了她到国外，出钱供给她到意大利攻读美术。在这种多方面的爱护和照料下，维妮黛也爱她，就象爱她亲生母亲一样。她很依赖克劳蒂。克劳蒂是个有知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。她之所以没鼓励维妮黛进大学，据我推测，这完全是因为维妮黛本人没有兴趣。她喜欢的是美术和音乐这类艺术课程。维妮黛住在这幢古老的庄园里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当然，她到了此地后，也并没见到她，因为我是在弗敏斯透教堂服务，那里距此地大约有六十里远呢！话虽如此，但每逢圣诞节和别的节日，我都写信给她，她也常想到我，偶尔会寄些礼物给我。

可是我从没有见过她，直到有一天她忽然出现了，变成了一个完全成熟了的年轻漂亮女人，身边一个动人的年轻男孩子陪着她。那男孩我有点印象，他是拉菲尔先生的儿子，密契尔。他们到我那儿去，说他们两人互相爱上了，想要结婚。”

“你答应让他们结合吗？”

“是啊。我答应了。玛柏儿小姐，也许你会认为，我不该这么做。虽然他们是秘密到我那儿去的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克劳蒂是如何想尽办法阻止他

们间的罗曼史。她是有权这么做的。我可以坦白地对你说，密契尔并不适合做丈夫，他从小时候起，便常闯祸，上过少年法院，交不正当的朋友，参加各种不同的帮派，捣毁建筑物和电话亭，和各种不同的女孩子亲热。而维妮黛也太年轻了，心智没有完全成熟。尽管如此，密契尔却很吸引人。我也认识他的父亲呢！虽然我和他不十分熟悉，但我想，他父亲对他已尽了全力。拉菲尔先生象一般父亲所能做到的一样，帮助自己的儿子，给他工作，希望他能努力有成，又替他还债。可是，我心里老是有一种感觉——”

“你认为，他可以做得更多？”

“哦，”亚契达说：“我认为，拉菲尔先生对他儿子，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。虽然他疼爱他，但他却没有给他应有的天伦之爱。我常想，如果密契尔真的得到了他父亲的爱，情形也许会完全不一样了。这男孩子一点也不笨，相反的，他颇有才智和能力。

如果他愿意学好的话，他可以有一番作为。但他天生是个易于犯错的人，坦白地说，他的本性不坏，富幽默感，为人慷慨亲切，乐于助人，帮他们解决困难。可是，在女孩子那方面，却处理得很糟，常使她们有了麻烦。象当地人们所说的，他常和她们乱搞之后，把她们遗弃，和旁的什么人又恋爱了。所以我面对了这两个年轻人，同意让他们结合。

但我很坦白的告诉维妮黛，她要嫁的这个男孩子，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后来，经我多方面的观察，密契尔并没有骗她的迹象。他也坦诚的告诉过她，他一向遭到警方，和其他方面的麻烦。他对她说，他们二人结婚后，将会展开一页新生活，一切都会重新开始。

他有意要重新做人，维妮黛明白这一点。她说，她知道密契尔是怎样的人。她知道他一向如此，可是她爱他。她也许能够，也许没有能力帮助他。但她愿意冒这个险。

玛柏儿小姐，我之所以要告诉你这些事，是因为我知道得再清楚也没有了。我曾替许多年轻人证婚，看见他们在受到痛苦之后，重新的改过向善。我了解这类事，也能体会得到。我知道，这两个年轻人真心相爱。这并非说，他们是两性相悦，因为，性代替不了爱。性只是和爱同时俱来的，爱的最好结局是婚姻。无论是什么样的人，好的、坏的、有钱的、穷苦的、病人、健全的人，如果他们彼此爱上了，就希望结婚。这两个年轻人也是如此，他们二人相爱，怀抱着希望，到死了仍不舍离。我的故事就说到此。我无法再说下去。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只知道，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并做了必须的安排。我替他们定下日期、时间和地点。我想，事情的发生也许要怪我答应了替他们秘密证婚。”

“他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吗？”玛柏儿说。

“维妮黛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密契尔。他害怕有人阻止他们。我想，对维妮黛来说，除了爱外，还有一种逃避的感觉。当然这是由于她生活的环境，她失去了她真正的监护人——父母。在他们故世后，在她那种年龄，她定会迷恋上什么人，以他们为偶像，例如自己的某个长辈或师友。可是这种情形，不会维持得很久，这仅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。然后从那部分，你继续走到第二个阶段，你才体会到，你生命所需要的事情，就是寻求你自身的完美——异性结合的完美。于是你会开始寻找一个生命中需要的配偶。

如果你够聪明，你可以找得到。可是有些女孩子会观望，象年老的护士们常对孩子们说的：正义先生来了。克劳蒂对维妮黛特别的好。我私下以为，

维妮黛对她也有英雄崇拜。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——漂亮、有教养、为人风趣。我认为，维妮黛几乎是罗曼蒂克的崇拜她，克劳蒂也爱她，把她当成亲生女儿。所以维妮黛是在崇拜的环境中成熟的。克劳蒂用风趣的态度，鼓励着她的智慧，过有兴趣的生活。那是一种幸福的生活。

不过我认为，她慢慢有点清楚了。我们就说，这是一种逃避的愿望吧！逃避被人所爱的生活。但她却不知道怎样逃避，或逃避到何处去。后来她遇到了密契尔后，才真正知道了。于是她想逃避，去过那种男性和女性在一起，世界上创造了的第二阶段的生活。

但她知道，这种行为克劳蒂不可能了解，她会痛苦地反对她，反对她接受密契尔的爱。

事实证明，克劳蒂的看法是对的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不是维妮黛应当接受的人。她走的这条路，不是增进生活幸福的路。在这条路上只有打击、痛苦和死亡。玛柏儿小姐，你明白，我对罪恶有种严肃感觉。我的动机不坏，但我不知道，我需要知道些什么。我熟悉维妮黛，但我不熟悉密契尔。我了解维妮黛秘密的愿望，因为我知道，克劳蒂有强烈的个性。她对维妮黛也许有足够强烈的影响力，劝告她放弃这件婚事。”

“那么你认为，这就是她做过的事了？克劳蒂把密契尔的事，全告诉了她，说服她不要嫁给他？”

“不，我不认为是这样的。因为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维妮黛便会告诉我。她会听我的话。”

“在那天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还没告诉你呢。那时日期、时间和地点，全订好了，我在教堂里等他们，等着新郎和新娘，可是他们却没有到，既没有踪影，也没有音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，这件事令我难以相信。他们没有到也就罢了，可是可能连一封信也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我想知道和想象，邓波儿小姐在她死前，也许会告诉你某些事情的原因。也许在她死前，她会告诉你一些消息，要你转告我。”

“她想你会告诉她一些消息呢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认为，这就是她要来看你的理由。”

“是啊，可能是的。维妮黛对想阻止她的人们，譬如说，克劳蒂和安瑟亚，什么都不会透露。但邓波儿小姐就不同了，她一向敬爱她——而邓波儿小姐对她也有很大的影响力——在我认为，她可能会写信说出她心理的感觉和知道的某些事情。”

“我想她写过信的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认为，她透露了什么消息了吗？”

“她把事情告诉了邓波儿小姐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说她要嫁给密契尔。邓波儿小姐知道的。这是她对我说的一件事。她说：‘我认识一个名叫维妮黛的女孩子，她想嫁给密契尔。’那个唯一能告诉她的人，就是维妮黛自己。维妮黛一定和她通过信，或给了她某些通知。那时候当我说：‘为什么她没嫁给他呢？’她说：‘她死了。’”“这么说来，我们的讨论也没什么结果了？”亚契达叹口气：“邓波儿小姐和我只知道两件事。

她知道，维妮黛要嫁给密契尔。我知道那两个人要结婚，一切事情也都安排好了。我在等他们来，可是没有他们的踪影。既没见到新娘，也没见到新郎。一点消息也没有。”

“而你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？”玛柏儿说。

“我一点也不相信，维妮黛和密契尔真的决裂了，甚至密契尔还杀了她。”

“但他们之间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某些使维妮黛觉悟的事情。也许是密契尔的品行或个性，她以前并没有体会或认识清楚。”

“这不是个完满的解答，因为她仍可通知我的。她不会让我在他们举行神圣婚礼时，白等他们的。她是个可爱，有良好教养的女孩子。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她都会通知我的，可是她却没有了。我想只有一件事情，才会造成如此的结果。”

“死亡？”玛柏儿说。她忽然想起邓波儿小姐说过的一个字，听起来好象是深沉的钟声一样。

“是啊！”他说：“死了。”

“爱。”玛柏儿想着说。

“你是说——”他在迟疑了。

“这是邓波儿小姐对我说的。我说：‘怎么杀害她的？’她说：‘爱，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件事。’”“我明白了。”亚契达说：“我明白了——我想我明白了。”

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“个性的分裂。”他叹口气。“你知道，吉克尔和海德不是假的了。（斯蒂文生故事里的吉克尔医生和海德先生，他发明出一种药物，能使他自己变成一个刻毒和凶暴的人物，在药效过后又恢复原形。）他们并不象斯蒂文生所创造的那样。密契尔必定是神经错乱了。他有了双重人格。我对医药上的事，一窍不通，也没有心理分析上的经验。

可是我知道，他一定有双重的身份。一种是善良的、令人喜爱的孩子，这也是他动人的地方，是他寻求幸福的愿望。可是，他的第二种个性——也许是受到某些人心理上畸形的影响，他变成一种不是杀害敌人，而是杀害自己心爱者的人。因为他便杀害了维妮黛。

他可能不知道，自己杀害了她，也说不出为了什么要杀她。在这世界上，我们有许多可怕的事情，心理上的怪癖，精神上的病症，或头脑的畸形。我的一个教区里，就有一个很不幸的例子。有两个靠养老金生活，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她们到什么地方去做礼拜，总是形影不离。似乎看起来是很幸福的人。然而有一天，她们中的一个，杀害了另一个。

她对她教区里的牧师忏悔说：‘我杀了路易莎；我在她眼睛里，看到了恶魔。’人们问她为什么呢？怎么会发生的？她答不出。可是总有一天，会真相大白的。医生们会发现或知道一些遗传基因上的畸形——某些腺体分泌过多或不足。”

“所以你认为，事情发生的原因就是这样？”玛柏儿说。

“是的，我是这么认为。当时尸体一直没有找到，维妮黛也就被宣布说失踪了。她离开了家，人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”“那么，一定发生了一——”

“当然是遇到了麻烦——”

“在发现了尸体后，警方终于抓到了密契尔？”

“那时，他是警方最先请来帮忙的人。在维妮黛失踪之前，有人看到他同她在一起，坐在车子里。他们完全肯定，他就是他们要找的人。他是头一名嫌疑犯，他们对他从没停止过怀疑。而认识维妮黛的其他几个年轻男人，也受到了盘问，可是每个人都有不在现场证明，或是缺少证据。警方一直都

怀疑密契尔，最后找到了尸体，她是被勒毙的，头部和脸部被打得稀烂。他做这些攻击时，一定失去了理智。就好象是海德先生的复现。”

亚契达接着说了下去，他语调低而悲伤。“即使现在，有时候我还是觉得，这可能是旁的什么年轻人，一个心理真正失常的人，把她杀害的。虽然没有人知道，但或许是某个陌生人，也许是住在附近，她所认识的人。或是她偶尔遇见的人，搭上他的车子，然后——”他在摇头。

“我以为，可能真有这种事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密契尔给法院的印象不佳，”他说：“在法庭上，他一直说蠢话，乱撒谎，谎称他车子在什么地方；又叫他的朋友们，给他错误的不在场证明，他慌乱了。一点没说到他要结婚的事。我认为他的法律顾问，和他的意见对立。她可能逼着他娶她，而他并不想娶她。唉！这已是陈年往事了。详细的情形我也记不得。但证据显然对他不利。这么些年来，玛柏儿小姐，你不知道，我是一个很悲伤和不愉快的人。我曾做出错误的判断，使得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孩子因而死亡。我没有注意到她脱离家庭后会有危险。可是她为什么不到我那儿把她对密契尔的恐惧，向我诉说呢？而且密契尔为什么要杀她呢？或许因为他知道，她快要有孩子了？或是由于他和别的女孩子爱上了，不再想娶维妮黛了？但我实在不相信，为了一些莫知晓的原因，她会突然的怕他了，并认为他有危险，断然地同他决裂，而因此惹起他的愤怒、残暴和凶杀的欲望？我真的弄不明白。”

“你不明白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不过你仍旧明白和相信一件事情，是吗？”

“你说相信，这怎么说呢？你是从宗教观点上说的么？”

“啊，不是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说的不是这意思。我是说，你或许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心，觉得那两个人彼此相爱，有意想结合。可是，发生了某些事情，受到了阻止。某些事情使她死了。而你仍旧相信，若没有阻拦，他们那天会到你那里举行婚礼？”

“你说得对。是的，我仍旧相信，他们是两个相爱的人，而且无论对方行为如何，他们都想厮守终生。她真的爱他，却因为她所做的事而促使死神降临。”

“你必须继续相信下去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因为，我也认为是这样呢。”

“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不过我认为，邓波儿小姐真的知道，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她说了一个可怕的字：‘爱’。我想，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她意思是说，因为爱的事件，促使维妮黛自杀了。这可能是因为她发现了一些有关密契尔的事情，使她烦恼和起了反感。可是我不认为她会因此而自杀。”

“不，”他说：“不可能是这样的。自杀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头脸打烂的。”

“可怕！”玛柏儿说：“真可怕！没有人可能对所爱的人这么做的。即使是为了爱而不得不杀人，也不可能如此。如果他杀害了她，他不可能那么做的。他或许会将她勒死，但不会把她的头脸损坏的。”她喃喃的说：“爱，爱，一个多可怕的字眼啊。”

第十九章 离别

第二天早上，游览车停在金波尔旅馆前面。玛柏儿下了车，和她的朋友

们话别。她发现尼斯莱波透太太的样子很慷慨。

“真的，现在的女孩子们，”她说：“没有活力，没有持久力。”

玛柏儿质问似地望着她。

“我是说，裘纳，我的侄女。”

“啊，天啊！她不舒服吗？”

“呃，她说她身体不舒服。头晕、喉痛又有点发烧，我看那全是胡说。”

“啊，我真难过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可以帮忙吗？例如说照顾她什么的？”

“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不会去管她的。”波透太太说：“她的生病，完全是借口。”

玛柏儿不解地望着她。

“女孩子们这么笨，总是轻易坠入爱河。”

“是派拉兹吗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啊，你已注意到了吗？是啊，他们要好得简直到了结婚的地步。无论怎样，我不喜欢他。这些长头发的学生，总是成群结队的，到处谈情。而且他们相爱怎么不正当的对我说，还装糊涂？我真不喜欢他们的行为。这次旅行我付了一切的费用，结果竟只落得孤孤零零的一个人。”

“我认为，好象她照顾你照顾得蛮周到呢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呃，可是这几天就不一样了，女孩子们不知道，人们一到中年时，就需要有人扶助了。他们似乎有种荒唐想法，想去游览一些山或纪念碑，或步行七、八里远的路。”

“如果她喉痛和体温升高——”

“你知道，只要游览车一驶走，她的喉痛就好了，体温也下降了。”波透太太说：

“哦，天啊，我们现在要上车了。哦，再见，玛柏儿小姐，真高兴认识你。真遗憾你不跟我们一起去。”

“我自己也很遗憾呢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可是，波透太太，我不象你这么年轻，有活力。”

我真的觉得——呃，经过过去几天的波折，和旁的一切事情后，我真的需要做一次日夜二十四小时的憩息了。”

“呃，但愿将来我们还能见面。”

她们握握手。波透太太爬进了车子。

玛柏儿肩头后面有一个声音说：“祝旅途愉快，一路平安。”

她转过身见到了派拉兹，他露齿微笑。

“你是在对波透太太说的吗？”

“不错，还有谁？”

“听说裘纳有点不舒服，她现在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”

派拉兹再度对玛柏儿露齿微笑。

“她会没事的，”他说：“只要车子一开走。”

“啊，真的！”玛柏儿说：“你是说——”

“是的，”派拉兹说：“裘纳受够了，让她那个姑妈，呼之既来，挥之既去的使唤着。”

“那么你也不搭那游览车啦？”

“不搭了。我要在此地住几天，到处看一下，做些游览。别这么不高兴，玛柏儿小姐。”

你不是真的那样不高兴吧！是吗？”

“呃，”玛柏儿扇扇眼睛说：“在我年轻时，我就懂得这类事情了。当然，借口也许不同，我想我们难得有机会逃避事情的呢。”

上校和华克太太走过来，同玛柏儿热烈地握手。

“我真高兴认识了你，你告诉了我不少有关园艺方面的常识呢！”上校说：“我相信，再过几天，我们的情绪就都会恢复正常的了。唉！邓波儿小姐真是太倒霉了，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一件事。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件意外事故，验尸官好象也这么以为呢！”

“这似乎是很古怪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没有人能证明是否有人在那山顶上，推动石块和大圆石，如果真有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这么轻松的了。”

“当然他们该受到谴责的，”华克上校说：“你看他们快活得一声不响。呃！我该走了，再见。”

他们一个一个地上了车。玛柏儿转过身。看到温斯德对这辆驶走的车子，挥动着手。

桑德朋太太走出来，对玛柏儿说了声再见，走上车，玛柏儿挽着温斯德的手臂。

“我需要你，”她说：“我们可以到什么地方去谈谈吗？”

“我们那天坐的地方怎样？”

“这里附近有处很舒适的走廊呢。”

他们转过旅馆角落。车子发出几下欢呼的喇叭声，驶走了。

“你知道，我真希望，”温斯德说：“你不要留下来。我宁愿看到你安全的坐在车子里。”他严厉地望着她：“为什么你要留在此地呢？你真的觉得不舒服吗？”

“象我这个年纪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可以用这做借口，很自然，没有人会疑心的。”

“我觉得，我应该留在此地照顾你。”

“不，”玛柏儿说；“不必这么做。你有别的事情要料理呢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他望着她。“你有主意了，或是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我想我知道了，不过我必须证实。有些事情我自己无法做到。我想我可以帮我的忙，因为你可以和我提到的这几个机关联络。”

“你是说苏格兰警场，和女王监狱的狱长吗？”

“是啊。一个一个的，或是他们所有的人。也许你很有办法呢。”

“当然由你吩咐啦！你想要我怎么做呢？”

“首先我想告诉你这个人名地址。”

她掏出一本记事本，撕下一页，递给他。

“这是什么？啊，真的，出名的慈善机关，是吗？”

“我相信，是较好的一个。他们做了不少好事。你帮我寄些衣裳给他们，”玛柏儿说：

“例如，孩子们和女人们的衣裳、上装、套头衣服，和其他的这种衣物。”

“呃，你想要我捐献衣物吗？”

“不是，这是对慈善机关的请求。有点和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关系。”

“在哪一方面？”

“我想要你去打听一下，两天前从此地寄出去的一件包裹，邮局寄出的。”

“谁寄的呢？是你吗？”

“不是我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不过我要为这件事负责任。”

“这怎么说？”

“这是说，”玛柏儿露出点微笑说：“我走进此地这所邮局，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解说，呃，象我这样的老太婆，我很笨的请了人，替我拿包裹去邮寄，写错了人名地址。

我为这件事很烦恼，这位女局员很和善的说，她想起了这包裹，上面不象我说的人名、地址。实际上是我刚给你的这人名、地址。我解释，我很笨，写错了。有时候我寄物件，总是搞错了。我说，现在想改正，已太晚了。因为这件包裹，早已寄出去了。我说，一点也不要紧。我会写封信，给这慈善机关，说明写错了。他们会很客气的把这包裹，转寄到这所慈善机关，我意思是说要收到它。”

“这真曲折。”

“呃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是啊！可真曲折。我希望你去处理这件事。我们需要知道，那件包裹里是什么！我相信你可以有办法的。”

“这包裹里会有什么东西，可表明是谁寄去的吗？”

“我倒宁愿没有。也许会有一张纸片说，什么朋友寄的，或是有个虚构的人名、地址，象什么太太呀的，如果真去打听，必定没有那样的人住在那里。”

“啊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”

“也许可能有的。顶靠不住的。不过，可能会有张纸片说：是安瑟亚勃那贝司谷脱小姐寄的呢。”

“是她——”

“她拿了包裹到邮局去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请她拿去的吗？”

“啊，没有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没有请任何人帮我邮寄任何物件。起初我看到这包裹，是在安瑟亚，走过金波尔旅馆花园时候，她拿了包裹，那时候我正和你坐着在谈话。”

“可是你到邮局去，声称那是你的包裹？”

“不错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完全是我的胡说。不过邮局那女局员很关心。你要知道，我想打听的是，这包裹到底要寄到什么地方。”

“你想打听出，有没有这样一个包裹寄出去，是不是由一个勃那贝司谷脱寄出的，尤其是这位安瑟亚小姐？”

“我知道是安瑟亚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因为我们已看到了她。”

“呃？”他从她手里接下纸张。“不错，我可以帮忙打听。你认为这件包裹会有什么线索吗？”

“我认为里面的东西，可能很重要。”

“你想保守秘密，是不是？”温斯德说。

“也不完全是秘密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是我唯一可能打听的事情。我实在不敢断言，除非我能确定。”

“还有什么别的事吗？”

“我想——我想不论谁负责这些事情，必须提高警觉，可能有第二具尸体被发现。”

“你是说，第二具尸体和我们说的这件特别罪案有关系吗？十年前发生的一件罪案？”

“是的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事实上，我完全相信。”

“另一具尸体。谁的尸体？”

“呃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到目前止，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。”

“知道这具尸体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啊，是啊！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几乎敢断言那尸体被藏在什么地方。不过在我告诉你之前，必须要有更多的时间呢。”

“怎样的一具尸体？男人？还是女人？男孩子？还是女孩子？”

“有另一个女孩子失踪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一个叫诺娜勃洛德的女孩子。她从此不见了踪影，再也没被人见到过。我认为她的尸体，可能在一处特别的地方。”

温斯德望着她。

“你知道，你愈说，我愈不想让你单独留在此地，”他说：“充满着所有这些想法——可能做某些笨事——”他停住了话。

“这也全是胡说八道——”玛柏儿说。

“不，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但你知道得太多了一可能危险的。我想，我要留在此地照料你。”

“不，你不要留在此地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你必须去伦敦处理其他事情。”

“你说得好象懂得不少呢，玛柏儿小姐。”

“我想，现在我真的懂得不少了。但我不敢确定。”

“是的，如果你确定了，那也许会成为你确定的最后一件事情！我们不想要第三具尸体——你的尸体。”

“啊，我并不希望有那样的情形发生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也许有危险的，你知道，如果你任何的想法没错的话。你有没有怀疑过谁？”

“我想我对一个人，已有相当的了解了。我必须查出一——必须留在此地。你有一次问我，是否我感觉到了邪恶的气氛。呃，那气氛就在此地，一点不错——一种邪恶的气氛，危险的气氛——非常不愉快的气氛，让人恐惧。我必须对这事尽些力量。但象我一个老太婆，做不了什么的啊。”

温斯德低声在数：“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四——”

“你在数什么？”玛柏儿在问。

“那辆游览车里的人数。大概你对他们没有兴趣，因为你已让他们走掉了，而你却留在此地。”

“为什么我要对他们有兴趣呢？”

“因为你说，拉菲尔先生为了一个特别的原因，邀请你搭这辆游览车，和做这次观光旅行，以及到这幢古老的庄园。那么，好极了。邓波儿小姐的死，和那辆游览车里的什么人有关系了。你留在此地，和这幢古老的庄园有关系了。”

“你所说的不完全对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两件事之间有连带的关系。我想有什么人会告诉我许多事情的。”

“你想能够使任何人告诉你许多事情吗？”

“我想也许能够的。如果你不马上动身，你要错过火车了。”

“当心你自己吧！”温斯德说。

“我说当心你自己吧！”

休息室的门打了开来，有两个人走出来——柯克小姐和巴诺小姐。

“你们好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我以为你们已搭游览车走了呢。”

“呃，我们在最后一刻，改变了主意。”柯克小姐高兴地说：“你知道，我们刚发现靠近此地，有些很有趣的散步场所，和一、两处我极想游览的地方。有处很不寻常的喷泉教堂，离此只四、五里远，搭当地公车就可到达那儿。你要知道，不止是庄园和花园。

我对教堂的建筑，也很感兴趣呢。”

“我也一样，”巴诺小姐说：“还有芬莱公园，那是离此地不远的一处非常上乘的园艺设计。我们真的认为，在此地多留一、两天，可能很好玩。”

“你们住在此地的金波尔旅馆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运气很好，找到了一间很舒适的双人房——真的比过去两天住的都要好得多了。”

“你会错过火车了。”玛柏儿再说了一遍。

“我希望，”温斯德说：“你——”

“我会没事的，”玛柏儿催促着说：“这样一个好人。”他转过屋子的一边不见了。

“他真的很关心我——我的年纪足可以当他的伯叔祖母或是什么的呢。”

“我倒不觉得你的年纪有那么大。”柯克小姐说：“我们要去游览格洛夫的圣马汀时，或者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。”

“你真好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可是今天我的体力还不够去游览呢。如果有什么有趣的地方要参观，也许改天吧！”

“呃，那么我们必须丢下你啦。”

玛柏儿对她们两人微笑，走进了旅馆。

第二十章 玛柏儿打定了主意

玛柏儿在餐厅里吃过了午餐，走到阳台上喝咖啡。她刚在啜饮第二杯时，有个瘦长个子的人，大步跨上石阶，走到她前面，有点喘不过气的说话，她看见那是安瑟亚。

“啊，玛柏儿小姐，我们刚听说你没坐游览车离开。我们认为，你要继续去旅行呢。

知道你要留下来，所以，克劳蒂和拉维尼嘱我到此地来，我们很希望能说服你回到那幢古老的庄园，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相信，住到那里会令你更舒适。此地总是有这么多人熙攘往来，特别是在周末。因此我们非常高兴——真的非常高兴——如果你能回到我们那里的话。”

“啊，你真好。”玛柏儿说：“真好，可是我相信——我是说，你知道，那只有两天的游览，我原想搭车子走的，我是说经过了两天之后，如果不是为了这次非常悲惨的意外事故——呃，我真的觉得无法再继续游览了。我想必须至少，呃，至少歇一个晚上。”

“我是说如果你到我们那里去，会更舒适的，我们会尽力使你满意。”

“啊，这没有问题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和你们住在一起，真感到愉快。是啊！我真的好关心。这么一幢美丽庄园。你们这里的一切，全是这么美好，你知道，你们的瓷器，玻璃器皿和家具。住在人们家里，而不是住在旅馆里，这么的令人愉快。”

“那我们一起走吧。我真高兴你要和我一起回去。我可以帮你收拾行李。”

“啊，呃，你真好。”

她们到她住的房间，安瑟亚有点慌慌张张的，在收拾玛柏儿的行李。玛柏儿有她自己折叠衣物的一贯做法，不得不咬着嘴唇，脸上保持满意样子。她想，真的，安瑟亚是无法把任何衣物，折叠得恰到好处。

安瑟亚请了旅馆里的一名服务员，替她提着手提皮箱，转过角落，走到街上，到这幢古老庄园。玛柏儿给了他小费，说了一些感谢和高兴的话，到那三个姊妹那里。

“这三个姊妹，”她在想：“我又和她们在一起了。”她坐在客厅里，闭上一会儿眼睛，呼吸得有点急促。上气不接下气的。她觉得在她这样年纪，这是不足为怪的。她等到安瑟亚和那个旅馆的服务员放好后，松了一口气。她闭上眼睛，想着再又住进了这幢古老庄园，会有怎样的感觉，有什么邪恶的事情吗？不，不会有象这么多令人不愉快的邪恶的。这么多的不愉快，和这么多的恐惧。

她再睁开眼睛，望着房间里的另两个人。格勒尼太太刚从厨房走进来，端了一只午茶盘子。她样子好象始终没变——愉快，没有特别的感情或情绪。或者几乎没有，或者她习惯了一种紧张和艰难的生活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觉？有了保留，不让人知道她内心的感觉？

她望望她，再望望克劳蒂。象她以前认为的，她象希腊神话里的克莱脱纳的样子。

她自然没有谋杀她的丈夫了，因为她从没有结婚，哪来的丈夫给谋杀呢！而且她似乎也不可能谋杀这个女孩子，她说极疼爱那个女孩子。玛柏儿完全确信，这是真的。她以前曾见到当说到维妮黛死的时候，克劳蒂的眼睛里，怎样噙满了泪水。

安瑟亚怎样呢？她拿了那只硬纸匣到邮局去。她曾带玛柏儿来。安瑟亚——她非常怀疑安瑟亚。浮躁的人？在她这年纪太浮躁了。眼睛对你瞟来瞟去。似乎从肩膀上，看到旁人可能看不到的事情。玛柏儿在想，她吓怕了。给什么事情吓怕了。她害怕些什么？也许她害怕回到某些她可能度过她一生余年的场所？害怕她那两个姊妹对她的感觉，对她随意留下是不聪明的？那两个姊妹对她们的妹妹可能做的事或说的话，不太信赖？

此地有某种气氛了。她在啜饮最后一杯茶时，想知道柯克小姐和巴诺小姐在做些什么。

她们去参观那所教堂了吗？或是所有那些谈话，全是毫无意义的废话？这真是怪事。

她们到圣玛丽梅德来看她，以便在游览车上能确实地认出她。可是她们却不承认以前曾见过或遇到过她。

事情进行下去，就很困难了。一会儿格勒尼太太把茶盘端走了，安瑟亚走进花园，只剩下玛柏儿和克劳蒂。

“我想你认识亚契达的，是吗？”她问。

“啊，是的，”克劳蒂说：“他昨天在教堂做追思礼拜。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哦，不认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不过他到金波尔和我谈过话。我想，他是到医院去，探望邓波儿小姐的死亡事件的吧！他想知道，是不是邓波儿小姐有什么话要交代他。我猜想，她是想看他。我告诉他说，我的确到过那里，也很想做点什么，可是却除了坐在可怜邓波儿小姐的床旁外，一点办法也

没有。她失去了知觉，你知道，我没办法帮助她。”

“她没有说——对发生的事情，做任何的解释吗？”克劳蒂说。

她没什么兴趣的在问。玛柏儿想知道，是不是她比表现出的更感兴趣。总之她不认为是这样。她认为克劳蒂心里不停的在想一些全然不同的事情。

“你认为那是一件意外事故吗？”玛柏儿问：“或是你认为波透太太的侄女，说到看见有人推动圆石头的话里，有些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？”

“呃，我想象如果那两个人这么说，他们一定是看到了。”

“不错。他们两个人全这么说呢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虽然说得不怎么一样。”

克劳蒂奇怪地望着她。

“你好象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呢？”

“呃，事情是这么的奇怪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未必是这样的事情，除非——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呃，我只是想知道。”玛柏儿说。

格勒尼太太又走进房间。

“你只是想知道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我们说到的这件意外事故。”克劳蒂说。

“谁——”

“他们说好象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呢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此地好象有种阴霾，”克劳蒂忽然说：“我们在此地，从没有克服。自从维妮黛死了，已有不少年，留下的阴霾，仍没有驱散掉。”她望着玛柏儿。

“你也认为如此么？”

“感觉到此地有种阴霾吗？”

“呃，我是个陌生人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对你和你的妹妹们不一样。你们住在此地，认识这个死了的女孩子。我猜想，她正象亚契达说的，是个很可爱和漂亮的女孩子。”

“她确是个可爱的女孩子，也是个亲爱的女孩子。”克劳蒂说。

“我希望我能更知道她一点呢。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当然那时候，我还住在国外。

外子和我有一次渡假回家，我见过她。但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伦敦。我们并不常在此地。”

安瑟亚从花园走进来，手里拿了一大束百合花。

“送葬的花，”她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，是吗？就会把它们插进一只大花瓶里面。这束送葬的花。”她忽然大笑，带着点怪异又神经质的痴笑。

“安瑟亚，”克劳蒂说：“别这么说。你这么做，是不——不对的。”

“我把它们放到水里去。”安瑟亚高兴地说。走出房间。

“真的，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安瑟亚！我不认为她——”

“她越变越不象话了。”克劳蒂说。

玛柏儿采取不听不闻姿态。她捡起一只小搪瓷匣子，赞赏地望着里面。

“现在她可能把花瓶打破了。”格勒尼太太说。

她走出了房间。

“你担心你的妹妹吗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呃，是啊，她心理有点不平衡。她是最小的一个，是有点娇弱的女孩子。我认为，她最近的确越变越不象话了。她对任何事全然不关心，但会突

然愚蠢的发作神经病——神经质大笑，我们不想，呃，送她到任何地方去，或是，你知道，她需要接受治疗，但我不认为，她要离开家。毕竟这是她的家。虽然有时候，照顾她很困难。”

“有时候，所有的生活全是困难的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拉维尼常说要离开这儿，”克劳蒂说：“再住到国外去。我想是到塔米拉去。她和她先生常在那里，生活得很愉快。她现在和我们一起住了，已有好多年，她似乎渴望离开，去做旅行。有时候我想——她并不喜欢和安瑟亚住在同一幢庄园里呢。”

“啊，天呀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是的，当惹起了这些麻烦时，我已听说过象这样的情形了。”

“她害怕安瑟亚，”克劳蒂说：“的确怕她。真的，我一直对她说，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
“有时候安瑟亚只是有点蠢。你知道，有种古怪想法，说些怪异的话。但我并不认为，她有何可怕——呃，我是说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说。做出任何危险、奇怪，或不快的事情。”

“从没有任何那样的麻烦吗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哦，没有。从没有过任何事情。有时候她神经忽然发作，突然对人们生出厌恶。”

“你知道，她很嫉妒。很嫉妒许多的事——呃，对各种不同的人大惊小怪。我说不出。有时候我认为，我们最好把这幢庄园卖掉，一起离开的好。”

“这对你是太不幸了，是吗？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认为我可以明白的。对住在此地的你，回想起过去的事情，一定是很痛苦的。”

“你明白了，是吗？不错，我能明白的。一个人免不了的。当一个人心里回想到那个亲爱又可爱的女孩子，象是我的一个女儿时。不论怎么说，她是最要好朋友的女儿。”

“她也非常聪明。她是个第一流的美术家。她在美术训练和设计方面，自有她独到的地方。”

“我真为她感到骄傲。然后，多出了这一个卑鄙、心理变态、令人苦恼的男孩子。”

“你是说拉菲尔先生的儿子，密契尔吗？”

“不错。如果他不到此地来就好了。事情就出在他到此地来。那时候他父亲写信来告诉我们他可能来探望我们，并在这儿住些时候。或许他很有吸引力，可是，从另一方面看，他又是一个可恶、常犯错、有过多次不良记录的人。他坐过两次牢，和女孩子们胡搞。我从没想到维妮黛也——唉！她对他着了迷，简直什么都不顾了。她坚持说，他发生的一切事情，都不是他的过失。你知道女孩子们的心理，即使大家都反对他，她还是认为他是世上最好的男孩。”

“在恋爱中，她们是不太理智的，这我有同感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我——我打算叫他离开这庄园。我对他说，不要再到此地来了。可是，我的话是白说了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她偷偷溜出庄园到外面会他。他常在约好的地点，用车子接她出去玩，到夜深了，才送她回家。有一两次，甚至隔夜之后她才回来。我想尽法子阻止他们，可是，他们都不听。虽然，我并不希望他们会听我的，可是维妮黛竟会充耳不闻。”

“她打算嫁他了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哦，我不认为他们的感情有那么深厚了。而且，我不以为密契尔曾想过要娶维妮黛。”

“我真替你难过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你一定吃了不少的苦。”

“是啊。最遭的是去认尸。那是在不久以后——她在此地失踪以后。当然，我们认为，她和他跑掉了，我们不久得到了他们的消息。我知道警方好象看得有点严重。他们请密契尔到警局，帮助他们调查，他的说辞和当地人的说法不一样。

最后他们发现了她尸体被抛置在离开此地约三十里远的一个水沟里。我必须去太平间认尸。情景真可怕，充满了残暴的痕迹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勒死她还不够吗？用她的围巾勒死她。我——我无法再多说了。我受不了，受不了。”

眼泪如雨般的淌下她的脸颊。

“我真替你难过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真难过。”

“我相信你是的。”克劳蒂突然望着她。“甚至你不知道最坏的事。”

“在哪一方面？”

“我说不出一关于安瑟亚，我不知该怎么形容。”

“你这怎么说？”

“那时候，她是这么古怪。她——她好嫉妒。突然好象反对维妮黛——望着她，好象在恨她。有时候我在想——或者我在想——啊，不，回想真是可怕的一件事，你无法想到，你自己的妹妹——她一度攻击什么人。你知道，她向来总是胡乱发怒。我想知道，是不是可能——啊，我必须不说这种事情。不要再想这类事情了。请忘记我说的话，我只是胡猜，其他的什么也没有。可——可是，呃，安瑟亚不太正常，这是事实，我必须面对它。当她小时候，有一次，我们养了一只鸚鵡——会说话的鸚鵡，她扭断了它的脖子，从此我的感觉就变了。我觉得，我无法信任她了。我再没感觉到信任。再没感觉到——啊，天啊，我也变得神经质了。”

“忘了吧，别想这些事情了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不。我永远忘不了一维妮黛死了一死得那样的可怕。无论如何，别的女孩子们终于安全了。密契尔被判终身监禁，现在仍在牢里。他们不放他出来，对任何别人，做任何事情。虽然为何他们没能判决是一些心理上的病症——减轻责任——他们目前需要的一件事情。他必须到勃诺摩去。我相信，他不会对他做的任何事情负责。”

她站起身，走进房间。格勒尼太太回转来，在门口看到她姊姊走过。

“你必须不用注意她，”她说：“为了几年前，那件可怕的事情，克劳蒂从没完全复原过。她非常爱维妮黛。”

“她似乎在担心你的另一个妹妹呢。”

“安瑟亚么？安瑟亚没一点事情。她——她——呃，你知道，她只是有点——神经兮兮的。”

容易对事情激动，有时候，有怪异的幻想，想象。不过我认为，没有任何必要要这么担心克劳蒂。天啊，谁走过那个窗口了？”

连连说道歉的两个身影，突然出现在法国式窗子前。

“啊，真对不起。”巴诺小姐说：“我们不请自入了，我们在想是不是可以找到玛柏儿小姐。听说她到这儿来了。我想知道——啊！玛柏儿小姐，原来你真的来了，今天下午我们没有去那所教堂！他们为了整理内部，暂时把教

堂关闭。所以我想，今天我们不游览了，明天再继续吧！喔！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们到此地来。刚刚我按了前门的铃，好象没有声音呢。”

“门铃有点失灵了，有时不会响，蛮讨厌的。你们要不要坐会儿，和我们聊聊。我还以为你们搭游览车走了呢。”格勒尼太太说。

“没有。我们想在此地多待一会儿，游览一下附近的名胜。如果来到此地，随随便便的就搭车回去，真会有点一呃，有点可惜的。”

“喝些葡萄酒吧。”格勒尼太太说。

她走了出去，回来的时候，安瑟亚和她一起。我现在安静多了，手里拿了酒杯和一大瓶酒。

“我真想知道，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这件事真正发生的原因是什么。也不知道警方是怎么想的，盘问已暂时停止了。”

“我知道我不该这么说的，”巴诺小姐说：“可是那石头怎会那么凑巧的就击中了邓波儿小姐，引起了严重的脑震荡。那大圆石头，玛柏儿小姐，你认为那大圆石头是自己滚下的呢，还是有人推下的。”

“啊，”柯克小姐说：“当然不会有谁真的想把那大圆石推下的吧！我想，一定是附近有什么无赖们，或一些年轻外国人、学生们的恶作剧。可是，我又怀疑，是不是——”

“你是说，是不是我们游客中的什么人干的？”

“哦，我——我没这么说啊。”柯克小姐答。

“当然，我们不应当有那种想法的。可是，这件事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如果警方认为这不是意外事故，那么这事情，一定是什么人做的了。邓波儿小姐只不过是到此地游览的一个人。这件事不象住在当地的人做的。所以这事情又要扯到我们旅行团的那些伙伴们了，你认为呢？玛柏儿小姐。”

玛柏儿微微地笑了一下。

“哦，当然。”

“当然，我说的话可能不太正确，可是有时候，事情的发生会让人意想不到呢！”

“你的意见如何？玛柏儿小姐。我很有兴趣知道呢。”克劳蒂说。

“呃，事情发生和演变常会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。”

“卡斯派先生，”柯克小姐说：“一开头我就不喜欢他，尤其他望着我的那副样子，真恶心。我想他可能和什么侦探有些关系。或许他是到此地来，寻找什么秘密的呢。”

“我不认为，我们在此地有什么秘密的事。”格勒尼太太说。

“当然我们没有什么秘密。”安瑟亚说：“也许有什么人在跟踪邓波儿，因为她可能是个罪犯。”

“完全胡说八道。”克劳蒂说：“她是个女校长，从一所著名学府退休的女校长，是一个学识丰富的学者。这样的人，怎会有人要想尽法子跟踪她呢？”

“啊！她可能做过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坏事啊！”

“我相信，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玛柏儿小姐好象知道些什么哟！”

“呃！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是认为，唯一可能的人好象是，呃，天啊，真难说。我是说，某人的影响不时的涌进我的脑子里，有合乎逻辑的可能性。但我不认为，事情真是如此。因为我相信，她们两个全是好人，但又没有旁的人有这么大的嫌疑性。”

“你说的到底是谁呢！我真想知道。”

“呃！我现在还不能透露。不过，我的猜想可能太狂妄了。”

“你认为谁可能推下那大圆石头呢？谁可能是裘纳和派拉兹看到的人？”

“哦，我认为是一—也许是他们并没看到任何的人。”

“我不太明白了，”安瑟亚说：“他们怎么会没看到任何人？”

“呃，也许全是他们捏造出来的呢。”

“可是他们确实说过看到什么人的呢！”

“哦，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的。”

“你是说这只是一个玩笑，是他们编造出来的？”

“我认为，现在的年轻人常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你知道，好象随意的把什么东西放到马的眼睛里，或去毁坏公家机关的窗子，对人们袭击，扔石头等等。年轻人常会做这类事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是说，裘纳和派拉兹，可能推下那大圆石头吗？”

“哦，他们显然是唯一在场的人，是不是？”玛柏儿说。

“妙！”克劳蒂说：“我从没想到过呢。但是一—不错，我明白你说的话了。当然，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怎样的个性。我没有和他们一起旅行过。我当然不清楚的。”

“他们是非常好的人。”玛柏儿说：“而且，我认为裘纳是个很有能力的女孩子。”

“有能力做出任何事情吗？”安瑟亚问。

“安瑟亚。”克劳蒂说：“别多嘴。”

“不错。非常有能力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毕竟，如果你想做象杀害人这种事，你就得要有能力的，想法子不让旁的人看到或什么的。”

“他们一定全有份。”巴诺小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哦，是啊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他们有份，他们全在说同样的话。他们明明是嫌疑犯。”

这就是我能说的了。他们不让旁的人看到。旁的一些人，全在下面的小径上。他们可能走上小山顶，推动这大圆石头。或是他们当初并没有真正要杀害邓波儿小姐的意思。他们可能只是想恶作剧一番，在他们推动那大圆石头而闯了祸之后，他们捏造了谎话，说看到什么人站在那地方。穿了什么奇装异服，听起来煞有介事的。呃，我不想胡乱猜测，但我已思考过了。”

“在我看起来，这倒是很有趣的想法呢。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你认为怎样？克劳蒂？”

“我认为有这种可能的。”

“哦，”柯克小姐说，她站起身。“我们现在要回金波儿去啦。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？”

玛柏儿小姐？”

“哦，不啦。”玛柏儿说；“我想我忘了告诉你了。司谷脱小姐们很热心的邀请我回到此地，再住上一、两晚呢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我相信，这对你很有益处的，此地安静多了，不象在金波儿，吵闹得似乎有点过分。”

“你们不来和我们同喝些咖啡吗？”克劳蒂说：“今晚天气颇暖和！很遗憾，我们饭菜不多，无法请你们共进晚餐了。不过，如果你们能留下同我们

喝杯咖啡的话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柯克小姐说：“我们一定留下。”

第二十一章 夜半三点

柯克小姐和巴诺小姐在八点四十分时，匆匆地赶到了。一个身穿有饰带的羊毛衣，另一个穿了橄榄绿的时装。用晚餐的时候，安瑟亚曾对玛柏儿问到这两位女士的事情。

“她们好象很有趣。”她说：“不想走了。”

“哦，我却不这么想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认为这很平常。况且平常她们做事都很有条理的。”

“这怎么说呢？”格勒尼太太说。

“哦，我认为她们常会假设各种状况，并有一套应付它们的方法。”

“你是说，她们有办法查出事实的真相的。”安瑟亚很有兴趣的问。

“我想，你该不会暗示可怜的邓波儿小姐是被人谋杀的吧！”格勒尼太太说。

“当然是被人谋杀的了。我想知道的是，谁要谋杀她呢？我认为可能是她学校里的一些学生，她们痛恨她，当她是仇家。”安瑟亚说。

“你认为‘恨’能经过那么久的时间而不消失吗？”玛柏儿问。

“哦，我认为是这样的。常常有些人恨一个人，恨上好几年的呢。”

“不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认为‘恨’是会消失的。它不象爱有那么持久的强大力量。”

“你认为，可能是柯克小姐或巴诺小姐，或她们两个人干的么？”

“为什么应当是她们呢？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真是的，安瑟亚！在我看起来，她们两个是老好人呢。”

“我认为，她们两人有点神秘，”安瑟亚说：“你呢？克劳蒂？”

“我想，也许你没说错。”克劳蒂说：“在我看起来，她们是有点不大自然——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。”

“我认为她们有些邪气。”安瑟亚说。

“你总是胡思乱想。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无论怎样，是她们曾走过下面的小径，是不是？你看到她们在那儿了，是吗？”她问玛柏儿。

“我并没有特别的注意她们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事实上，我并没有机会看到她们。”

“你意思是说——”

“玛柏儿小姐没在那地方呢。”克劳蒂说：“那时她正在我们的庄园里。”

“哦，我几乎忘了。”

“这真是个晴朗宁静的好日子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真高兴。明天早上，我想到花园那边堆起的土墩上看看那些盛开的白色花朵。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它们正要开花，现在一定全都怒放了。以后回想起来，我一定会认为这是我此次游览的一大收获。”

“但我恨它们，”安瑟亚说：“我真想把它们铲个精光，再建一所温室。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，我就会做到的。”

“我们别再谈这件事了。”克劳蒂说：“我不喜欢有人碰它们，再在上面建一所温室，这对我们没什么用处。想要等它结葡萄，还得等上好几年呢。”

“别说啦。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我们别再争吵了。到客厅里去吧！客人快要来喝咖啡了。”

客人们说到就到。克劳蒂捧了咖啡壶，上面放着咖啡杯，她一一端给她们。然后端到玛柏儿跟前。柯克小姐朝前面佝着身子。

“哦，请原谅我，玛柏儿小姐，真的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会喝。这咖啡很浓，如果你在这时候喝了它，你晚上会睡不着的。”

“哦，你真认为会这样吗？”玛柏儿说：“平常晚上我很习惯喝咖啡。”

“不错，可是这咖啡非常的浓烈。我劝你不要喝吧！”

玛柏儿望着她。柯克小姐脸色非常认真。她漂亮，但样子不太自然的头发，遮住一只眼睛，露出来的另一只眼睛霎了一下。

“呃！”玛柏儿点点头：“也许你说得对。食物方面你是专家。”

“哦，是啊，我做过许多这方面的研究。也曾受过护理训练。”

“的确。”玛柏儿轻轻地推开杯子。“我想没有这女孩子的照片吧！”她问：“维妮黛汉脱，或不不论她叫什么名字？亚契达说过她，他似乎非常喜爱她。”

“我想是的。他喜爱所有年轻的人。”克劳蒂说。

她站起身，走过房间，打开写字桌，拿出一张照片，递给玛柏儿看。

“这就是维妮黛。”她说。

“好漂亮，”玛柏儿说：“真的，长得很漂亮，可怜的孩子。”

“现在的社会真可怕，”安瑟亚说：“女孩子们随便的答应男孩子的约会，做长辈的也不管管他们。”

“现今她们需要自己照顾自己了。”克劳蒂说：“可是她们不知道怎么做，上帝保佑她们！”

她伸出手，从玛柏儿手上取回照片。当她这么做时，袖管碰到了咖啡杯，把杯子一下摔到地上了。

“哦，天啊！”玛柏儿说：“这是我的错吗？是我碰到你肩膀了？”

“啊，不是。”克劳蒂说：“是我的袖子碰倒的。如果你不喜欢喝咖啡的话，也许你喜欢喝点热牛奶吧？”

“好极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临睡前喝杯热牛奶，的确会让人觉得舒服，使人睡个好觉。”

又闲聊了一会之后，柯克小姐和巴诺小姐走掉了——有点小题大做的，一个人先走掉，然后另一个人走掉，再又转回来收拾一些她们忘了的物品——围巾、手提皮包和手帕。

“没事找事情。”她们走了后，安瑟亚说。

“说不出怎的，”格勒尼太太说：“我同意克劳蒂说的话，那两个女的，似乎并不老实。”

“是啊！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同意你的话。她们不太老实。我对她们好奇怪。我是说，奇怪为什么她们要来做这次旅行，她们是不是真正玩得很开心？”

“你对这些事情，有了答案吗？”克劳蒂问。

“我想，”玛柏儿叹了口气，“我对许多事情，已找到答案了。”

“我希望你能在其中寻到乐趣呢。”克劳蒂说。

“我真开心，脱离了那个旅行团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喔！我认为我实在不应当这么开心的。”

“不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克劳蒂从厨房端来了一杯热牛奶，陪同玛柏儿到她的卧室。

“还有什么别的事，要我效劳的吗？”她问：“我随时听候吩咐。”

“没有了，谢谢你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需要的东西全有了，你们三姊妹真好，这么热心的款待我。”

“呃，我们接到拉菲尔先生的信，深怕招待得不周呢。他是个处处设想周到的人。”

“是啊！”玛柏儿说：“他每件事都会设想得很周到，他有一副好头脑。”

“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个有声望的金融家呢。”

“不管是不是金融家，他考虑到了许多事情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唉，我要去睡了。再见。”

“明早要我把早餐送上来吗？你是否喜欢在床上吃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论如何，我不想麻烦你。我宁愿到楼下来吃。也许喝一杯茶很不错的。”

不过我想到花园去。特别想看看长满白色花朵的那处土墩，这么好看和一片欣欣向荣——”

“再见，”克劳蒂说：“希望你睡个好觉。”

这幢古老庄园大厅里，楼梯底下那只老祖父时代的大钟，响了两下。庄园里的所有时钟，不是同一时间敲响的，有几只钟一声也没想过。一幢庄园里挂满了古老时钟，要保持整齐划一，并非是件容易的事。在一楼楼梯踏步地方的那只钟，轻轻地响了三下。

这时门缝间，透出了一丝光线。

玛柏儿从床上坐起身，手指摸到床头灯开关。房门轻轻被打开。现在外面没有光亮了。

轻微脚步声，走过门口，进了房里。玛柏儿打开了灯。

“啊，是你。克劳蒂小姐。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？”

“我想来看看，你需要些什么。”克劳蒂说。

玛柏儿望着她，她穿了一件紫长睡袍。她在想，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。头发半遮住她的额头，一个悲惨的，戏剧性女人。玛柏儿又想到了希腊戏剧里的克莱脱纳。

“你真的没有什么需要的事情吗？”

“哦，真的没有，谢谢你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怕我不想喝牛奶了呢。”

“哦，天啊，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认为，这对我会有什么益处。”玛柏儿说。

克劳蒂站在床脚那头，望着她。

“你知道，对我并没益处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是这么认为吗？”克劳蒂的声调变得生硬起来了。

“我想你懂的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想，整个晚上你已经知道了。或者在这以前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”

“不懂？”她口气里带了一点讽刺。

“我怕现在牛奶已冷了。我拿走吧，给你弄点热的。”

克劳蒂伸出手，拿床旁的杯子。

“别麻烦啦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即使你拿来，我也不会喝。”

“我真的不懂你说什么。真的。”克劳蒂边说着，边望着她。“你是个多么奇怪的人啊！为什么你要说这种话呢！你是谁？”

玛柏儿拉下她头上的粉红色头巾，这是她在西印度曾戴过的那一条。

“我有一个名字叫‘复仇的女神’。”她说。

“复仇的女神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想你懂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。有时候，复仇的女神被耽误了，但终于来了。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我在说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她被你杀害了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我杀害了谁？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说这女孩子，维妮黛。”

“为什么我要杀害她呢？”

“因为你爱她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当然我爱她罗。我疼爱她，她也爱我。”

“不久前，有人对我说过，爱是个很可怕的字眼。真是个可怕的字。你太爱维妮黛了。”

她等于是你在这世界上的一切。她一心一意的爱你，直到另一种不同的爱，进入她的生活。她爱上一个男孩子，一个年轻人。他既不是一个很适合，被人认为够标准的人，也不是一个有良好记录的人。可是她爱他，他也一样爱她。她想逃避另一种生活——想逃避和你在一起的爱的束缚。她想过一种正常女人的生活。想同她喜欢的这男孩子永远在一起，她想和他结婚，过正常幸福的婚姻生活。”

克劳蒂在移动脚步，到了一张椅子前坐，向玛柏儿瞪着眼，呆坐着。

“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呢。”

“是啊，我知道得不少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没说错。我也不否认。其实我否不否认，无关紧要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无关紧要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明白那时的我是怎样的痛苦吗？”

“不错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能够想象得到。”

“你想象到精神上的极端痛苦，想象到你将丧失在这世界上，你最喜爱的人吗？把她送给一个卑鄙、败坏，有过失的男人。不值得我那个漂亮、可爱的女孩子爱的一个男人。

我不得不阻止他们。”

“不错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所以你就等你的女孩儿一走掉，就把她杀害。为了爱她，你竟把她杀了。”

“你认为我会做那样的事情吗？我会勒死我心爱的女孩子吗？我会打烂她的头和脸部吗？除非他是个狠毒、败坏的男人，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”

“不，你不会做的，你爱她，你不可能那样做的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呃，那么你明白了。你是在胡说八道。”

“你没有对她那么做。脸部被打坏的那个女孩子，不是你心爱的这个女孩子。维妮黛仍还在此地，是不是？她是在此地的花园里。我可没认为，你会勒死她的。我认为，你是给她喝了一杯咖啡，或牛奶，给她吃下了过多没有痛苦的安眠药。然后当她死了，你把她抱进花园，搬开坍塌的温室砖块，在那里替她挖了一处地下坟墓，把砖块盖到上面。

然后在那上面覆上泥土，种上了荞麦属植物。它们后来开了花，年年开得又大又茂盛。

维妮黛便和你永留在此地了。你从没有放她走掉过。”

“你这笨蛋！疯了的老笨蛋！你认为说了这些话，就能脱身吗？”

“我认为能脱身呢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我还不能完全相信呢。你是个强壮女人，比我强壮多了。”

“我真高兴听到你的夸奖。”

“你不会感到什么良心不安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你知道，一个人不会做出一件凶杀案，就此罢手的。我已注意到，在我生活中，我所观察到的罪犯。你杀害了两个女孩子，是不是？杀害了你心爱的女孩子，又杀害了另一个。”

“我杀害了一个愚蠢的小浪女。一个小淫妇，诺娜勃洛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凭我对你的了解，我并不认为，你会狠心得勒死和打烂你心爱女孩子的头部。但巧的是，另一个女孩子，在那时候也不见了踪影。这女孩子尸体从没被人发现。因此我认为，尸体是被人发现了，只是他们不知道，这尸体不是诺娜。因为她穿了维妮黛的衣裳，最先去认尸的人，认为她就是维妮黛。这个去认尸的人，比任何人更熟识她。而你是不得已才去认尸的，说这被发现的尸体，就是维妮黛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

“因为你要那个使维妮黛离开你的男孩子，也就是维妮黛爱上的那男孩子，受到谋杀罪的判决。所以你把尸体穿上维妮黛的衣裳，把维妮黛的皮包，一、两封信件、一个链手、小十字架项链摆在旁边，并把尸体的脸部毁了形。你想让大家有个错觉，认为那尸体就是维妮黛。”

在一星期前，你又犯下了第三件谋杀。杀害了邓波儿小姐。你之所以杀害她，是因为她到此地来，你害怕维妮黛可能曾写信给她，或告诉了她。你认为，如果邓波儿小姐和亚契达见了面，他们会将彼此知道的事情，拿出来讨论。你必须防止这种情形发生。

你是个很有力气的女人，能把那大圆石头，推下小山腹。想推动那大圆石的确需要一些力气的。”

“力气大得足能对付你了。”克劳蒂说。

“我并不认为，你有机会这么做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你这个卑鄙、老朽的老太婆！你想怎样？”

“是啊，我老啦！没力气。可是，我是个维护正义和公理的使者。”

“谁能阻止我呢？我就要你的命了！”克劳蒂大笑。

“我想，我的守护神会保护我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去你的守护神吧！”克劳蒂狞笑。

她向床前挪动过来了。

“也许有两名守护神呢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拉菲尔先生做事一向很慷慨的。”

玛柏儿的一只手，滑到枕头下面，再伸出来。手里多了一只哨子。她把哨子放在唇边，发出的声音真让人心惊胆跳，这时候，几乎不约而同的，发生了两件事：房门被打开了，克劳蒂转过身，看到巴诺小姐，赫然站在门口；在同一时候，那口大衣橱的门，也应声敞开，柯克小姐走了出来。她们两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，和她们在晚上早些时那种随和的社交举止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。

“两名守护神。”玛柏儿愉快地说：“拉菲尔先生当替我感到骄傲呢！”

第二十二章 她的故事

“什么时候你发觉到的，”温斯德教授问玛柏儿：“那两个女的是拉菲尔先生雇请的私家侦探，是保护你的人？”

他在椅子上朝前佝着身子，思虑地望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她笔直的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他们是在伦敦的一处大厦里，在场的还有四个旁的人。

一个是公共检查处检查长；一个是苏格兰警场的助理督察劳埃德爵士；一个是曼斯栋监狱狱长麦克乃爵士；第四个是内政部部长。

“直到最后那天晚上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才确定。柯克小姐曾到圣玛丽梅德来过，但我一直认为，她不象她所说的那样，是一个有园艺知识的人，去那里是要帮一个友人的忙，做花园中的工作的。所以我在想，她真正目的何在。她是想认清我的面孔，显然这是她到那里的唯一目的。当我在那辆游览车上认出她时，我不得不判断，她是不是随着那旅行团体，担任守护的角色，或是可能被我称做为另一方雇请来的敌人。

就在那最后一天晚上，当柯克小姐阻止我，用清晰的警告，低声叫我不不要喝那杯克劳蒂端到我面前的咖啡时，我才完全确定她的身份。她警告得很聪明。后来，我同她们告别时，她们中的一个人，用双手握紧我的手，非常友好和亲切地握住我的手。把一件东西，塞进我手里。我过后察看，才知道是一只哨子。在我上床时，我把它放在枕头下。

我拿了那幢庄园女主人替我倒的那杯热牛奶，小心地不露行色，带着一副友好的样子，同她说声再见，回到我住的房里。”

“你没有喝下那杯牛奶吗？”

“自然没有喝了。”玛柏儿说：“你想，我会喝吗？”

“哦，对不起，”温斯德说：“你没有锁上房门，这倒令我吃惊了。”

“那么做是完全不对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是要克劳蒂走进来。想听听她说的话，或看看她会做出的事情。我几乎可以确定，她一定会走进来的。当到了恰当的时候，务必要使她确信，我已喝下了那杯牛奶，失去知觉的睡着了，要她推测我不会再醒转来。”

“是你帮助把柯克小姐，躲藏到衣橱里的吗？”

“不是我。当她突然从衣橱里走出来，也使我吓一大跳呢！”玛柏儿想着说：“我猜想，就在我走过那走廊，在浴室里的时候，她溜进了那里面的。”

“那时候，你已知道她们已在这幢庄园里了？”

“我想，她们把那哨子塞给我时，必定会呆在附近什么地方的。我不认为，这幢庄园是难以接近的。没装上百叶窗、警铃，或任何那样的设备。她们中一个人可以借口回转身来，拿遗忘了的手皮包和围巾。另一个人可能已想办法，把一扇窗子插销拉开了。

我想，她们一离开时，又即刻转身回到这幢庄园。等庄园里的人，全去睡了再跳进屋来。”

“你真冒了一次大危险，玛柏儿小姐。”

“我希望已尽了我最大力量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没有经历过惊心动魄的危险，一个人是无法通过生命的历程的。”

“喔！你要我打听的寄到那个慈善机关的包裹事情，已完全做到了。包裹里面是一件崭新，色彩鲜艳的男用圆领套头毛衣，上面是红黑夹杂的格子

纹。怪令人注目的。你对这做何想法呢？”

“哦，这再明白也没有了。派拉兹和裘纳的说词，已证明了确实有这么一个人。事情似乎可以确定，这件色彩鲜艳衣裳，是故意要让人看到的，所以这点很重要，衣裳不会被藏匿，或藏在私人的衣物里面。衣裳必须尽可能消灭。要处理这样的事情，只有一种做法，既安全又可靠，就是经由平常的邮局，将衣裳很轻易地寄给慈善机关。想想看，替失了业的母亲们，收集这些冬天的衣裳，或不不论用什么慈善机关的名称，发现是一件几乎全新的套头毛衣时，该多么高兴吧！我想找出的，就是这包裹寄去的人名、地址。”

“你便去邮局问他们了？”内政部部长有点震惊地望着她。“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呢？”

“当然，我做得很委婉。我故意装得有点慌张，解释我如何写错了人名、地址，他们能不能告诉我，这包裹是不是我的一个亲切女主人，带到那里寄出的？那个好心的女局员，她尽了大力，才查出那不是我想寄去的人名、地址。她告诉了我，她说记下的那个人名、地址。她没有怀疑我的做法，以为我这老太婆有点昏头昏脑，上了年纪，非常关心我的破衣裳包裹寄去的地方。”

“唉！”温斯德说：“我认为你不但是复仇者，也是个好演员呢。玛柏儿小姐，在什么时候，你首先发觉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？”

“一打头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发现事情一片模糊，那时，我还在责怪拉菲尔先生，没有将事情说清楚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不这么做，是很聪明的。真的，他做得对极了。”

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为何他是这样伟大的一个金融家，这么会赚钱。他把计划安排得那么完美，每一次恰给了我足够的资料，好象在暗中指示我一样。先是我那两个守护神，小心地注意我是怎样一个人。然后我被招待参加观光旅行，和这些人在同一辆车子上。”

“如果我可以这样问的话，你首先怀疑到了旅行中的哪个人了？”

“只是怀疑。”

“没有邪恶感？”

“唉，你记得的。没有，我不认为，有任何确定的邪恶气氛。没有人告诉我在那里谁是我的联络人，可是，她使她自己和我认识了。”

“邓波儿小姐吗？”

“是的。这象探照灯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在黑暗里照亮了一切。因为在那时——我还一片黑暗里呢。有某些事情，必须合乎逻辑，我是说，由于拉菲尔先生的暗示。必定有一个牺牲者，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凶手。是的，因为那是拉菲尔先生和我自己之间存在着的唯一联系。当年在西印度群岛，曾发生过一件谋杀案。他和我两人牵连到里面，他知道我，扯进了那件事情里面。所以不可能是任何别的犯罪形式。也不可能是件偶发性的犯罪。这件事情好象指点出，有两名牺牲者。一定有个人被杀害了，显然有一个不公正的牺牲者——受到犯罪指控的一名牺牲者，其实他或她并没有犯罪。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，直到我同邓波儿小姐谈过话后，我才了解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她非常的热情，也非常的有抑制力。她是我和拉菲尔先生之间的第一个连接的环。她说到认识的一个女孩子，这女孩子曾一度 and 拉菲尔先生的儿子订婚。然后在这里现出了我必须知道的第一道曙光。她也告诉我，这女孩子后来并没嫁给他。我问她为什么。她说：因为她死了。然后我又问她，她怎

么会死？是谁杀害她的。她很有力量和抑制的说——我现在仿佛还能听到她清晰的声音，象一口大钟的深沉声响——她说是‘爱’。过后她又说：爱是世界上可怕的一个字眼。但在那时，我还不太明白，她说话的意思。事实上，我最初的想法是，这女孩子由于不幸的爱情事件而自杀了。这是常会发生的事，常常演变成了悲剧。这就是那时候我所知道的大部分事情。事实上，邓波儿小姐参加的这次旅行，原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旅行。她告诉我说，她正要去‘朝山进香’。她要到某个地方去，或到某个人那里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，这人会是谁。后来我终于知道了。”

“是亚契达吗？”

“不错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但从那时候起，我觉得这名主要人物——这幕戏剧里的主要角色——并不在这次旅行里面。不是属于那辆游览车旅行团中的人员。我怀疑了一段时间，也怀疑了某些人。最后怀疑了裘纳小姐和派拉兹先生。”

“为什么一定要怀疑他们两人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年轻，”玛柏儿说：“年轻人常和自杀、强暴、莫名的嫉妒和悲惨爱情脱离不了关系。一个男的杀害他的女朋友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是的，我心里曾这样想的，但我一再思考后，觉得他们不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没有感到邪恶、失望和悲惨的阴影。”

后来我利用这种想法，当作是一种指引，在那最后一次，我在那幢古老庄园里，我们喝白葡萄酒的时候。我说出，在邓波儿小姐死亡这件事上，他们可能最容易被人认为是嫌疑犯。如果我再见到他们时，我会对他们深深表示歉意。为了利用他们，当作是有用的人物，而分散了我对真正想法的集中力。”

“第二件事就是邓波儿小姐的死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玛柏儿说：“第二件事情是，我到达这幢古老庄园，在他们好客和盛情下，我受到她们亲切的安排。所以我知道，我必须住在那里，因为在那里，我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。真对不起，我扯得太远了。你们会听得不耐烦的。”

“再说下去，”温斯德说：“可能你不知道，你谈的事情，特别使我有兴趣。因为它和我已知道，或见到的事情，有这么多的关联。把你的想法，再继续说下去吧！”

“是啊，再说下去。”麦克乃说。

“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是不太合乎逻辑的一种推论。我根据的是一种情感上，或心理上的敏感反应。呃，我只可称它做气氛。”

“是的。”温斯德说：“那幢古老庄园里有一种气氛，遍布着这样的气氛，在花园、森林、公共场所或一幢别墅里面。”

“那三个姊妹。当我走进那幢古老庄园里的时候，那就是我想到和感觉到的气氛。”

我受到格勒尼太太，这么亲切的接待。那三个姊妹中，有些什么事情，象不吉祥地涌进我的心里。使我联想到一部文学小说里的三个姊妹，在马克白灌木荒地上的那三个女巫。

在我看起来，那里好象有种悲伤、根深蒂固般不愉快的气氛，还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，和一种挣扎不息的不同气氛。这我只能解释是一种正常的气氛。”

“你最后说的话，使我感兴趣了。” 稳斯德说。

“我想，这是因为格勒尼太太的缘故。当那辆游览车抵达时，是她跑来迎接我，对我说出邀请的。她完全是个正常和愉快的女人。她是一个寡妇，不很幸福，我说她不很幸福，和悲伤或深切的不愉快，一点没关系。她带我一同回去，和另两个姊妹见面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替我端送早点的那个女佣人，告诉我，过去发生的一件悲剧。她说有一个女孩子，被她的男朋友杀害了，还有别的几个住在邻近的女孩子，受到强暴和性的攻击，而做了牺牲者。我不得不做了第二次的评估。我不再考虑到那辆游览车里的人了，那和我私人的查访没有关系。我在想，在什么地方，仍旧有一名凶手。我不得不问自己，是不是可能在那幢我接受邀请去的庄园里，有名凶手躲藏着呢。那三个奇怪的三姊妹。

那三个看起来象是幸福，又象是不幸福，被痛苦怀抱着的可怕的人，她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克劳蒂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是个高大、漂亮、健壮，有个性的女人。

就象邓波儿小姐有个性一样。我感觉到，至少需要对那三个姊妹，结次总帐了。象希腊神话里的那三个命运女神。谁可能是凶手？是怎样的一个凶手呢？她是怎样杀人的？那时候我感觉到，象瘴气一样，一种气氛，在缓慢地涌现，我认为，除了邪恶外，没有任何别的了。那三个姊妹里，可能有一个是邪恶的。她们确实是住在发生过邪恶事情的一种气氛里，而遗留下了的邪恶阴影，仍在威胁着她们。克劳蒂是三姊妹中最大的一个，也是我首先怀疑的人。她的感情浓烈。任谁看到她，都会不由自主地认为，她是希腊神话里的克莱脱纳。我最近常受到很慷慨的招待，去观赏希腊戏剧，在离开我住家不远，有一所出名的男孩学校，正在演出那出戏剧。

我对在阿格梅隆中，特别扮演克莱脱纳的这个男孩子的演出，印象特别深刻。一出够出色的演出。在我看来，克劳蒂就好象是能够冷静地计划，乘丈夫在沐浴时把他杀害的一个女人。”

温斯德忍住了大笑。玛柏儿说得好严肃，她对他眨了一眼。

“是啊，听起来有点好笑，可是，我能肯定，她就是那样的人，扮演的就是那个角色。

不幸得很，她没有结婚，因此她没丈夫可杀，然后我想到了格勒尼太太。她似乎是个好心、强健和快乐的女人。天啊，有些人杀了人，还不是可以装得若无其事，象往日般的迷人。有许多凶手，全是快乐和高兴的男人们。这会使人大大感惊讶。他们是那种受尊敬的凶手——他们会因功利的动机而杀人——不带任何感情，只想达到目的。我并不认为，这很有可能，如果有这样的事，我会大感意外，可是我不能忽视格勒尼太太，她曾有个丈夫，是个寡妇，守了几年的寡，我觉得她有可能的。然后我想到那个么妹，安瑟亚，她有不安静的个性——在我看起来似乎很轻率、浮躁，总之，我认为，她在某种感情下，有种恐惧。她对某些事情怕透了。呃，这可能符合的。如果她犯下某种罪行，但心里一直怕那件事会死灰复燃，重新触到伤口；或其他事情和邓波儿小姐的事情有关系；她可能害怕过去的犯罪，会重演或遭侦破。她有好奇心的样子望着你，然后从一个人肩头上，锐利地望来望去，好象看到有某个使她害怕的什么人站在她后面。所以她也是个可疑的人物，一个心理上有缺陷的凶手。当然这些只不过是猜想而已，不过真有这种可能性。我在游览车上呆过，也在这庄园里住过，这幢庄园的气氛是我从没有感到过的。

第二天我和安瑟亚走进花园。在那条长满杂草的小径一端，有一处以前倒塌的一间温室形成的土墩，由于战争结束后，没加修理和缺少园丁人手，形成了废墟。破破落落的，砖头、泥土、草皮乱成一堆，野草丛生着，隐蔽和遮没了这幢花园里的丑陋建筑。上面长满了一种会开花、生长快速的灌木，是一种令人觉得有点可怕的植物。不过它的白色花朵，看起来很美丽可爱。那时我和安瑟亚站在那里，她对倒塌了的这间温室，似乎非常不快乐。她提起过去在花园里曾种过的各种植物，好象她最记得的事情就是这座花园，她自小时候起，就住在那里了。她渴望有足够的钱，能清除这处土墩，铲平这块地方，重建一间温室，象以前一样，种上欧洲种的葡萄和桃子。她感觉到的，是怀念过去的一种怀乡病。比这还甚，让我再度感觉到恐怖气氛的事，这个土墩有某些事情，令她吓怕了。那时我还不知，会是什么事情。然后，第二件事情发生了，那就是邓波儿小姐的死亡。正如裘纳和派拉兹所说的，这件事只有一个可能。那不是一件意外事件，而是一件故意的谋杀。”

“我想是从那时候起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终于有了个结论。因为在同一个时候我听到了拉菲尔先生的儿子的整个故事。这个犯了过失的孩子，是一名前科犯，做了很多坏事，可是没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可能是凶手。一切证据对他不利。任何人都会猜测，是他杀害了这女孩子，我现在已知道她叫维妮黛汉脱。可是亚契达在这件事上，好象戴上最后一顶王冠。他认识那两个年轻人。他们到他那里，说要结婚，他便自己担起责任，决定让他们结婚。他认为，这也许不是一件聪明的婚姻，但却被事实证明是正当的一件婚姻，他们两人彼此相爱。这个女孩子爱这男孩子，象他叫做的真实的爱—象她名字一样真实的爱。而他认为，那个男孩子，虽然因性方面的事，声明狼籍，确实是真正在爱这女孩子，多方面对她一片真心，尽力想矫正他一些邪恶的癖性。亚契达却不抱乐观。

我想，他并不相信，这会是一件完全幸福的婚姻。他的想法是，象他叫做是一件必须的婚姻—必须的是，因为如果你爱得过头，你就须付出代价，即使这代价令人失望，和相当令人不愉快。但有一件事，我完全确定：被毁损的头部和脸部，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爱这女孩子的男孩子做的事。这不是一件性攻击事件。在这件爱情事件里，爱的根苗是软弱的。我准备同意亚契达的话。不过我也明白，我得到了真正线索，那是邓波儿小姐告诉我的。她说，维妮黛的死因是‘爱’—最令人可怕的字眼。”

“这已很清楚了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想，我已知道了有若干时候了。就是这件小事情不符合，但现在符合了。符合了邓波儿小姐所说的话，维妮黛死的原因。她最初说了这个字，‘爱’，然后说：‘爱’可能是最可怕的字眼。那时，就很清楚且完全的说明了一克劳蒂对这女孩子，具有压制性的爱。这女孩子对她英雄式崇拜的爱，对她的依赖，然后当她长大一点的时候，她有了正常的直觉。她需要爱，需要自由自在的爱，需要结婚，生孩子。需要她爱的这男孩子。她知道他不可靠，知道人们说他是坏蛋，可是，这动摇不了任何女孩子对一个男孩子的爱意。不，年轻女孩子常常喜欢坏蛋，她们同坏蛋爱上了，完全确信能够改变他们。她们体贴人意，爱情始终不渝，可靠的丈夫们得到了收获，在我年轻时候，一个女孩子会变成‘他们的姊妹’，这从没有完全令他们满意。

维妮黛爱上了密契尔，密契尔准备展开一页新的生活，要娶这女孩子，真的不再希望爱旁的女孩子。所以他们计划结婚。我想，维妮黛曾写信给邓

波儿小姐，告诉她说，她将和密契尔结婚。这是秘密安排的，因为我认为，维妮黛的确体会到，她做的事，不会被克劳蒂允许的；而她心中真想逃避掉她过去深深爱着的人，因为那样的爱，不是正常的爱。当然，克劳蒂是想设法子阻止他们了。所以，象旁的年轻人一样，他们私奔了。

他们不需要飞去格瑞那格林，他们已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。因此她向亚契达诉苦，她的老朋友，亚契达牧师便替他们安排好了婚礼的日子，时间、地点，可能甚至她秘密地带了一些婚礼时穿的衣裳。没有疑问的，他们在某个地点会晤。他们必须分别的到这会晤地点。我在想，密契尔到了那里，可是她没有来。他等候她，然后想知道，为什么她没有来，我认为，也许会传送给给他一个消息，或甚至寄给他一封信。克劳蒂可能用假冒的笔法，说她改变了主意。这便全完蛋了，她走掉了一段时间，以便事过境迁。我说不出。

但我不认为，他曾想到，或做梦也没想到这真正的原因——为什么她没有来，为什么她连信也没写给他。他当时并没认为她是故意的、无情或几乎是疯狂的，也许是破坏性的。

克劳蒂不想失去她心爱的女孩子，不想让维妮黛走掉，不想让维妮黛跑到她痛恨和厌恶的那名年轻人那里。她用她自己的做法，保有了维妮黛。但我不相信的是一她会把这女孩子勒死，再毁损了她的头脸。我不认为，她不可能忍心这样做。她把那间坍塌的温室的砖头，再重新布置过，堆上泥土和草皮。这女孩子可能已喝下过多的安眠药。一杯毒药——即使不是毒药。她在那花园里埋掉这女孩子，堆好砖头，泥土，和草皮——”

“不会引起另两个妹妹的猜疑吗？”

“那时候，格勒尼太太并不住在那里，她还和她的丈夫住在国外呢。不过安瑟亚在那里。我在想，安瑟亚并不清楚事情的经过。我说不出，她首先怀疑到死亡，但她知道，克劳蒂忙着在堆起一处土墩，用开了花的灌木植物种在上面，把那里形成一个美丽的地方。我在想，也许后来她有点清楚了。然后克劳蒂接受了邪恶，做出了邪恶的事，向邪恶低了头，对她下一步做的事，便没有一点疑惧了。她对做出的计划很欣赏。她对一个羞涩、有性感的乡下小女孩，是有相当影响力的，这小女孩不时向她乞讨施舍。这对她而言是容易的事。安排好那一天，带了这女孩去野餐，或是跑去老远地方做一次旅行。

她预先选上了这地点。把她勒死，毁损了她的头脸，把她埋在翻过的泥土、树页和树枝下面。她做了任何这样的事情，有谁会怀疑到是她呢？她把维妮黛的手皮包放到那里，一小串维妮黛常戴的项链，还可能替她穿上维妮黛的衣裳。她希望这件犯罪，不会在短时间内被人发觉。在这时候，她散布出谣言，说诺娜，被人看到在密契尔的车子里，同密契尔在一起。可能也是她散布谣言，说维妮黛毁了约，因为他对这女孩子不忠诚。

她可能说了任何的话，我想她说的每一句话，她全感到高兴，一个可怜的丧魂落魄的人。”

“你为什么说：可怜丧魂落魄的人呢？玛柏儿小姐？”

“因为我认为，会有谁受到的任何痛苦，象克劳蒂自始至终所受到的那样深切——到现在有十年了一——始终生活在悲伤里。她不得不活下去。她保有了维妮黛，保有了她在那幢古老庄园的花园里，永远在那里保有了她。她起初并没有体会到那有何意义——她万般渴望这女孩子，再能活过来。我不认为，她曾悔恨过。甚至有那种安慰。她只是受尽苦痛，年复一年的不断受尽苦

痛。现在我才明白了邓波儿小姐的话——也许比她自己更明白。‘爱’是一件令人非常可怕的事情。邪恶的活着，是最可能的事情。克劳蒂不得一天一天的活下去，一年一年的活下去。安瑟亚却怕起来了。她对克劳蒂所做的事，知道得更清楚了，她认为，克劳蒂发觉到她已知道了。她害怕克劳蒂可能做出的事。克劳蒂叫她拿了那只包裹到邮局去。她对我说到安瑟亚，说她有精神病，如果她受到困扰或嫉妒，可能会做出任何事情。我在想，是的，那会在不久的将来，对安瑟亚可能发生的事情，由于犯罪的心理，发生一次安排好的自杀——”

“而你还对那个女人感到难过吗？”麦克乃在问。“恶性的邪恶象癌症——一种恶性的肿瘤。带来了痛苦的受罪。”

“当然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我想，你能说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？”温斯德问：“在你的守护神带走了你离开后？”

“你是说克劳蒂吗？她拿起我的那杯牛奶。当柯克小姐领我走出房间时，她还端着那杯牛奶呢。我猜想她——她喝了下去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知道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吗？”

“我没想到。不，不是在那时候。我认为，如果我想到的话，我可能会知道的了。”

“没有人能够阻止她。她喝得这么快，也没有人知道，那杯牛奶里放了有毒药呢。”

“因此她喝下去了。”

“这使你吃惊了？”

“不，这对她来说，似乎做得非常的自然，人们不会多么奇怪的。这一次是她想要逃避了——逃避她活下去的所有事情。就象维妮黛想逃避，在那里过的生活一样。很奇怪，是不是？——报还一报？”

“你说的样子，比那个死了的女孩子，还难过呢。”

“不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种难过不同。我对维妮黛难过，因为她丧失了所有一切，她这么快就要做到的事情——一种有男人爱的生活，热爱和献身给这个她看中的男人，她真心想爱的人。她丧失了所有一切，再也无法收回。而克劳蒂却必须受尽悲伤、凄惨、恐惧和日渐形成和感染到的邪恶。克劳蒂必须和所有这些人一同生活下去。悲伤、受挫折的爱——她再无法得到的爱。她必须和两个在怀疑和害怕她的妹妹，必须和她保有在那花园里的这女孩子，一起生活下去。”

“你是说维妮黛吗？”

“是的。被埋葬在花园，克劳蒂准备好的那座坟墓里的女孩子。我在想，克劳蒂知道，她在那地方。可能有时候，当她到那里去摘一小枝花时，甚至想能看到她，或认为有时候会看到她呢。她一定感觉到很接近维妮黛。对她来说，没有比这更糟的了，是不是？”

第二十三章 尾声

“那个老太太，真叫我不寒而栗。”麦克乃对玛柏儿道别过后，对劳埃德这么说。

“她这么善良——又这么无情。”劳埃德说。

温斯德扶着玛柏儿，走到他车子前，然后转过头说了最后几句话。

“你认为她怎么样？埃德蒙？”

“我遇到过的最令人可怕的女人。”他说。

“无情吗？”温斯德问。

“不，不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不过，呃，她是一位很坚强的女士。”

“复仇的女神。”温斯德想着说。

“那两位女士啊，”另一个说：“就是照护她的那两个女安全人员，对那晚她做的事，做了很精彩的描述。她们很轻易地进入那幢庄园，躲在楼下一间小房间，等到每个人上楼去。然后一个走进卧室，躲进衣橱。另一个留在房间外面监视。在卧室里的那个说，当她打开衣橱门走出时，这个老太太，脖子上正围了一条粉红色绒毛围巾，坐在床上，脸上一无表情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好象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老师一样。她们说，她这么做，简直叫她们大吃一惊。”

“脖子上围了一条粉红色绒毛围巾。”温斯德说：“是啊，我的确记得——”

“你记得什么？”

“拉菲尔老先生。他曾大笑地对我说起她。他说有一件事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就是有一个他从没见过的，最有趣又慌张的老太太，在西印度群岛时，大步走进他卧室，脖子上围了一条粉红色绒毛围巾，叫他立刻起身，想些办法去阻止一件谋杀案发生。他说：你到底做什么呢？她说：她是复仇的女神。他说：那情景真是妙极了，我喜欢那种调调儿。”温斯德笑着说：“他很欣赏那样的情调呢。”

“密契尔，”温斯德说：“我帮你介绍一下这位玛柏儿小姐吧，她为了你花去好多心力呢。”

这名三十二岁的年轻人，带点怀疑的样子，望着这位白发苍苍，不太强健的老太太。

“哦，”他说：“我已听说过了。我非常非常的感激您。”

他望着温斯德。

“他们决定放我走了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就要会释放了，你就会是一个自由人了。”

“哦，”密契尔的表情显得很困惑。

“我想，他们正在办那些释放手续。”玛柏儿恳切地说。

她望着他，好象在追忆十几年前的事情一样。密契尔仍旧十分吸引人，虽然他好象很紧张。但是，他曾有过非常动人的日子。在那段时光里，他过得很快乐，也有迷人的魅力。现在虽然已失去了。但过段时间，也许会恢复的。很薄的唇，吸引人的一双眼睛，直望着你。也许对说起谎来，很有帮助的。会教你深信不疑。非常象谁呢？一时她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了。是裘拉若比坚吧。那时，他在葛勃尼公司有个好工作。他在歌唱队担任男中音，声音悦耳动听，是女孩子喜爱的那种人。

“哦，”密契尔说：“你真好，我相信你一定遭到很多困难。”

“我很开心。”玛柏儿说：“呃，我真高兴见到你。我希望你的未来美好光明。目前我们的环境或许有点恶劣，不过你可能可以找到什么工作，并且做得很开心。”

“是的，谢谢你。非常的谢谢。我——我真的实在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”

他的声调似乎仍欠稳定。

“你不需要感谢我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你必须感谢你的父亲。”

“父亲？他大概不会这么关心我吧。”

“令尊去世时，决心要使你得到法律上的正义和公平的判决。”

“正义和公平的判决。”密契尔在沉思了。

“是的，你父亲认为，最重要的是得到正义和公平的判决。他自己一向是个非常正义和公平的人。在他写给我的信里，他曾引用一段文章指示我：‘让正义象流水般源源不绝，公理象青山般绵绵常存。’”“啊，是莎士比亚的诗吗？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是，这句话出自圣经。大家都知道的。”

玛柏儿拆开她带来的包裹。

“她们把这个送给我，”她说：“她们以为由于我的帮助而查出了事情的真相，也许应当由我保存。但我以为，你才是真正有资格保存它的人。或许你并不想保存它——”

她把维妮黛的照片递给他，那是在古老庄园客厅里，克劳蒂给她看的那张。

他拿在手里，专心地注视着。忽然他脸色变了，皱纹松弛了，再又皱紧。玛柏儿默然的注视着他。沉默了一阵子，温斯德也同时在注视，他们两个，玛柏儿和密契尔。

他忽然在想，这临到了紧要关头，到了可能影响到整个新生活的一刻。

密契尔叹了一口气，伸出手，把照片交还给玛柏儿。

“对，你没说错，我不想保存。过去的那段时光全过去了。她已消逝，我再也无法拥有她。现在我能做的，就是重新振作，勇往向前。你——”他踌躇着，望着她：

“你明白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明白。我在想，你说得对。祝你好运，现在是你开始重新生活的时候了。”

他说声再见，走了出去。

“呃，他不是一个很热情的年轻人。为了你替他做的事，他应该特别感激你才对。”温斯德说。

“哦，不必那么客气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不希望他这么做。这样会使他更为难。你知道，当一个人需要重新开始生活，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每件事情，以及做所有的事情时，这是非常为难的。我在想，他可能有所成就的。他并不是个狠毒的人，最重要的是这点。我完全明白，为什么那个女孩子那么爱他了——”

“呃，也许这一次，他走对了路呢。”

“谁能确定呢？”玛柏儿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他是否有能力帮助和驾驭自己，除非——但最要紧的是，希望他会再遇上一位合适他的女孩子。”

“我喜欢你的是，”温斯德说：“你令人愉快的现实想法。”

“她就快来了。”勃洛尼对区斯透说。

“是啊，这整件事全出人意料之外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“我起先无法相信，”勃洛尼说：“你知道，当可怜的老拉菲尔临死时，我想，他年纪老了，在和我们开玩笑呢。”铃声响起来。区斯透拿起电话。

“哦，她来啦，是吗？请她进来吧。”他说：“这是我一生所听到，最怪

异的一件事情，要一位老太太到乡下去忙个不停，打听她自己搞不清楚的事情。你知道，警方认为那个女人的自杀，不只是一件凶案，而是三件呢。如这位老太太说的，维妮黛的尸体被埋在花园里的土墩下面。她不是被勒死的，头和脸也没有毁损。”

“我在奇怪，这为老太太，她自己倒能安全归来。”勃洛尼说：“她年纪实在老得连自己也没法照顾呢。”

“好象有两个女侦探在保护她呢。”

“什么，两个女侦探吗？”

“是啊，听说是这样。”

玛柏儿被领到他们的办公室。

“恭喜你，玛柏儿小姐。”勃洛尼说，站起身迎接她。

“太好了，你做得真棒！”区斯透边说，边和她握着手。

玛柏儿镇静地坐在办公桌的另一边。

“我在信里已对你们说过了，”她说：“我已完成了拉菲尔交给我的这件任务了。”

“我想，我终于侥幸地做到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知道。我们已听说了。是的，你做得真棒！玛柏儿小姐，我们祝贺你。”

“起先我担心，”玛柏儿说：“不能够做到呢。看起来似乎困难重重，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。”

“是啊！的确是这样。对我来说，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。我不懂，你怎么做到的，玛柏儿小姐。”

“哦，”玛柏儿说：“这就是圣经说的：坚忍恩惠。是不是？使事情有了转机？”

“现在要说到存在我们这边的那笔钱了。我们随时听你的指示。你是要我们存到你的银行帐户里去呢？还是想用这笔钱去投资？这是一笔巨款呢。”

“总计两万镑。”玛柏儿说：“是的，这的确是一笔大钱。”

“如果你要我们介绍见见我们的经纪人，他们可以告诉你一些投资方面的做法呢。”

“啊，我不想做任何的投资。”

“当然这要——”

“象我这种年纪，不必再存钱了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相信，拉菲尔先生也希望我利用这笔钱，尽兴地享受一番。没有多少人有这么个机会，可以享受人生的乐趣呢！”

“呃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”勃洛尼说：“那么你是要我们把这笔钱，存进你银行帐户里去么？”

“请存进圣玛丽梅德，高街一三二号，密德顿银行我的帐户里去。”玛柏儿说。

“我想，存进你的定期存款帐户里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她说：“存到我的活期存款帐户里吧！”

“你不认为——”

“我坚持。”玛柏儿说：“请存进我的活期存款帐户里去吧！”

他站起身握手。

“如果有疑问，你可以请教你的银行经理。人们常有不时之需呢！”

她同他们两人，一一又握了手。

“真谢谢你们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告诉我需要的消息。”

“你真要把这笔钱，存进你的活期存款帐户里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玛柏儿说：“我想用这笔钱去找寻一些生活上的乐趣。”

她走到门口，回头望望，发出大笑。就在这时，区斯透出生了一个模糊印象：

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在乡下的一处花园舞会里，和教区里的牧师握着手。一会儿他体会到，这正是他自己年轻时的回忆。可是一时，玛柏儿小姐使他忽然想起，那个特别的女孩子，要去享受她自己生活上的乐趣了。

“拉菲尔先生会赞美我的做法的。”玛柏儿说。

她走了出去。

“复仇的女神。”勃洛尼说：“拉菲尔就是这么称呼她的。我从没见到谁这么象复仇的女神了，你呢？”

区斯透摇头。

“这一定又是拉菲尔老先生的另一个小小的玩笑了。”勃洛尼说。

全文完

